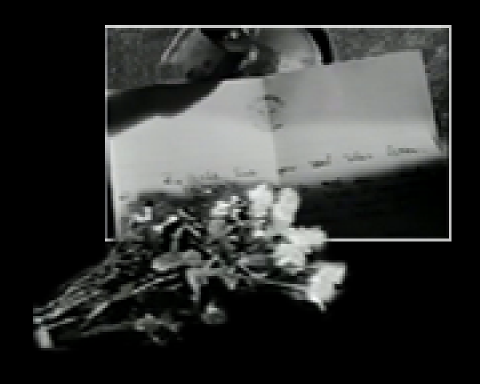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Letter From An Unknown Woman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奥地利 茨威格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奥地利 茨威格（著）

林皖牧 译

前　　言

斯·茨威格于一八八一年在奥匈帝国的首都维也纳出生。茨威格的家庭比较富有，童年时很幸福，也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他从小就对文学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当时的维也纳是欧洲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茨威格生长于世纪之交，随着新世纪的来临，在维也纳的文学领域出现了“青年维也纳”这一流派，这一群体的年轻人是当时新思潮的代表，他们要让奥地利的文学面貌一新，使其在整个欧洲享有一席之地。茨威格在这样的环境影响下，很早就开始了文学创作，并且取得了成功。十九岁上大学时，他就将其中学时代的两百多首诗歌中的五十余首结集为《银弦集》出版。《出游》是他于一九〇二年发表的第一部小说，但他意识到自己的文学底子还不够扎实，便通过翻译外国作家的作品，来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并通过翻译作品与世界上许多著名的作家和诗人相识并成为朋友，他把他们及他们的作品介绍到德国，对世界文学艺术在德国的传播做出了贡献。

茨威格的职业作家生涯始于大学毕业的一九〇四年，他已发表了大量作品，包括第一部小说集《艾利卡·埃瓦尔德的恋爱》、第二部诗集《昔日的花环》、第一部诗剧《泰西特斯》、独幕剧《变换不休的喜剧演员》、悲剧《海滨住宅》等，这些作品都受到了读者好评，同时也为他日后的创作奠定了基础。一九一二年他的第二本小说集《初次经历》发表时，带来了很大影响，茨威格从此便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茨威格的生活和创作都有了变化，他开始出于一个艺术家的责任感从事文学创作，发表了戏剧

《耶利米》、小说《枷锁》等。茨威格在战争中有所失，也有所得，他开始以全新的眼光来审视眼前的这个世界，同时也进入了他创作的全盛期，完成了著名的作家传记《世界建筑师》以及其他一些人物传记。他善于描写人物的心灵，使读者能透视人物的心理。他的第二部小说集《热带癫狂症患者》及第三部小说集《情感的迷惘》都带有明显的精神分析的特点，这很显然是受了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

到了三十年代，德国纳粹夺取了政权，犹太作家茨威格很快就成为一个流亡者，一直在外漂泊，历尽了艰辛，但他一直尽自己的所能去帮助别的流亡者，特别是他的同行。这一时期他的作品内容和主题大多以史寓今，宏扬人道和自由，鞭挞政治和精神上的残酷统治。在当时他的作品现实意义非常强烈。除此之外，他还完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心灵的焦躁》和他的最后一部中篇小说《象棋的故事》，这两部小说都被搬上了银幕。

可是，茨威格的《象棋的故事》和他的自传《昨天的世界》还没有出版，他就与妻子一起自杀，离开了这个世界，《巴尔扎克》和《蒙田传》尚未完成。

茨威格一生著作颇丰，有十二部传记、九部散文集、七部戏剧、六本小说集以及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未完成）和一部自传，为德国的文学繁荣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他的文学创作享有世界地位。在世界各地都有许多喜爱茨威格作品的读者。茨威格的作品先后被翻译成约四十种文字，对世界文学的发展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九九八六月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R 是有名的小说作家，他离开维也纳去山上休养了三天，今天一大早就回来了。在车站他买了一张报纸，一看日期，忽然意识到今天就是他的生日。是他四十一岁的生日。这特殊的日子使他并不觉得兴奋，也没感到失落。他随手翻了几张报纸，便叫了辆车回家了。仆人转告他，有两个人曾在他不在时拜访过他，还有几个电话找他，并把这三天内收到的信放在托盘中端出来交给他。他漫不经心地翻了翻，找出几封自己感兴趣的落款人的来信看起来，里面有一封厚厚的信件，封面上的字迹他从没见过，于是把它挑出来放在一旁。待他安逸地在安乐椅上躺下，手端一杯茶，点上一支雪茄烟，把报纸和几份印刷小册子翻过之后，才重新把那封厚信拿起来。

这笔迹龙飞凤舞，十分潦草，出自一个陌生的女人之手。大概有二十多页，它不像一封信，倒像是份手稿。他不由得又捏了一下信封，惟恐里面还附加有什么东西。但什么也没有，信纸上、信封上也见不到寄出人的地址和签名落款。“真怪”他手中拿着信思忖着。信的开头称呼是这样写的：“你，与我素昧平生的你！”他盯着这称谓，呆住了：这是指他吗？亦或是寄信人假想的主人公？！他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开始大声念起来：

昨天，我的孩子离开了人世，这是个柔弱的小生命，为了救他，我和死神抗争了整整三个昼夜。他患了流行性感冒，发着高烧。我连续四十个小时都守在他的床边。把冷水泡过的毛巾敷在他滚烫的前额上，不分昼夜地用双手紧握着他那颤抖着的小手。坚持到第三天晚上时，我崩溃了，眼皮沉重得实在睁不开，迷迷糊糊地闭上了眼睛。在硬板凳上，我坐着睡了三四个小时，死

神就在这时夺走了孩子的生命。此时这个可爱又可怜的孩子就这样躺着，在他自己的小床上，仍然如他刚离开人世时那样躺着；但是他那黑亮的眼睛，那双透着灵气的眼睛却永远闭上了，他身穿白衬衫，双手叠交着放在上面，四支蜡烛在床的四角上静静地燃烧着。我一动不动，也不敢去看，因为烛光晃动时，在他脸颊和紧闭的双唇间留下跃动的光影，仿佛是他面颊在动一般，这使他看起来仍然活着，可能会醒来，还会用他银铃般的声音和我说些幼稚而甜美的话。但是他死了，我清楚，我不想再看床上的他，害怕萌生希望后又不得不面对令人失望的现实。我明白，我清楚自己的孩子已去了，就在昨天，而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我惟有你，惟有你一人了，关于我的情况，你却一点也不了解。此时，你可能正纵情娱乐，与他人花天酒地，或者与人缠绵缱绻。而我，如今只有你，与我素昧平生的你，我执迷不悟地深爱着的你。

我点燃屋中的第五根蜡烛放在桌子上，我要写信给你。我不能独自一人坐在我死去的孩子身边，不能不对你诉说我的真情。在这令人恐惧的时刻，除了你，我该向谁去诉说呢？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你都是我的全部！现在，我的头很重，太阳穴跳动得厉害，像只槌子在敲打着，全身都疼痛着。可能我所说的你不能全部明白，或许你并不知道我。我感到自己生病了，也许也是患上了流感，现在它正四处蔓延着。与我孩子一同离开这人世，也许是件好事，能快点结束我的余生。有的时候我眼前发黑，使我担心自己可能无法将这封信写完，但是，我要打起精神，尽全力对你倾诉一番，仅此一回，我亲爱的人，素昧平生的你。

我想告诉你所有的一切，和你一个人单独聊聊，第一次就向你尽情倾诉。我要让你知道我的整个人生，我是属于你的，但你却一无所知。但是我感到病魔胁迫我的身体，使我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也许我的生命快结束了吧，现在我告诉你我所有的秘密，你也用不着回复我。如果我还有生的希望，我会撕毁这封信，依旧沉默，就像以前那样把它深藏在心底。因此当你收到这封信

时，你应该知道这已是一个不在人世的女人的来信，她向你倾吐她的一生，属于你的她的一生——从记事起直到生命的尽头。她并不奢求爱情，也不需要安慰和怜惜，她作为一个死去的人，已没有什么要求了。但现在我惟一需要的就是向你倾吐一切，让你接受并相信这颗在痛苦中煎熬的心灵发出的声音。这是我对你的惟一要求，请你相信一个人在自己的惟一的儿子死去时，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我的人生始于初识你的那一天，我所讲述的人生也就从这时开始。在这以前我过着落寞而混乱的生活。就像一个充斥霉味的地下室，满是蛛网与灰尘，我早就忘记了所有在那儿生活过的人和发生过的事。我十三岁那年，你出现了，你现在住的房子也就是当年我曾住过的地方。如今你仍在这房中，拿着我的信，仿佛把握着最后鲜活的气息。我和你同住一层楼，刚好与你对门。你准是忘了我们了，忘了那个正在发育中的弱小的孩子和清贫地过着苦日子的会计师的遗孀——我们很少出门，过着平静而寒酸的小市民的生活，忍受着贫困。你可能从未听说过我们的姓名，而且我们的房门上也没有门牌。我们没有人找，也没有人打听。一晃已是十五六年过去了，一些事情说起来太陈旧了。但，哦不，你可是一无所知的，我的爱。然而我，啊，想起每一件往事都令我热血沸腾，我听说你的第一次，见到你的第一天，不，仅是一刻，那一切对我而言都是记忆犹新，仿佛就发生在今天。我怎能忘记呢？！因为这世界对我来说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的。别急，我亲爱的，我会告诉你一切，从头慢慢说起，我请求你耐心听我说十五分钟，别感到倦怠，要知道我一辈子都在爱你，却始终没有倦怠的感觉啊！

在你搬来以前，住在这所房子里的人是丑陋而凶恶的，时常吵架。他们的日子穷困而贫弱，但却厌恶同样贫困的邻居，当然也包括我们，只因我们不愿意与他们一样染上破产的无产阶级的粗鲁和蛮横。这家的女人总是挨打，男人醉酒回家，不是摔椅

子就是砸盘子，叮叮当当的，半夜里也会把我们闹醒。有一次这个男人醉醺醺地回来，把女人打得头破血流，女人披头散发地往楼上跑，男的在后面破口大骂，大家看不下去，出来警告着要去找警察，事情才平息下来。我们与这一家人从来就没有来往，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家的孩子交谈，因此，那些孩子常趁机报复我。如果在大街上被他们遇见，我就免不了被他们骂上几句，有一次他们用硬雪球打我，头被打破了，鲜血淋漓。全楼的住家自然而然都不喜欢这家人，厌恶他们。突然有一天出事了——可能因为男子偷窃被抓走了，那女人不得不打点稀稀落落的行李迁走，大家这才缓了一口气。出租房间的告示张贴到楼道口的墙上，几天后被撕下来了。很快从清洁工嘴里听说，一位单身的作家先生要搬进来住在这间屋子里。这是我第一次听说你的名字。

原来的房客把屋子弄得脏兮兮的，几天后，整理房间的油漆工、粉刷工、清洁工、裱糊匠纷至沓来，一时敲敲打打，又是拖地，又是刷墙，好不热闹，我母亲很高兴，她说又脏又不让人安宁的对门一家终于搬走了。在你搬来之前，一个矮小的老仆人负责一切搬家工作，他头发都白了，表情很严肃，直到你搬来，我也没见过你。这个管事仆人认真地布置一切，神情有些傲慢，口气上却总是轻言细语的，这使我们颇为触动。首先，作为一个管家仆人，在我们这所位于郊区的房子里是很稀罕的；其次，他客气地对待所有的人，却并不降低自己的身份而将自己看做一个普通的仆人，与人交谈也极有分寸，绝不像一般仆人那样天南地北说个没完。他见我母亲的第一天就像对待一位太太一样，彬彬有礼地向她问候，即使对我这个黄毛丫头，也是温和而庄重的。每次说到你，他总是以一种崇敬的神情，怀着特殊的尊重，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显然，你和他之间的关系已远非主人与仆人。因此，这个善良的老约翰，我是很喜欢他的！可我对他还存有一点妒嫉——因为他可以总在你身边服侍你。

我要把所有的都对你说，包括那些琐碎的小事，即便说起来

令人可笑。但是，亲爱的，因为你应该知道当你第一次出现在我面前时，是怎样地吸引了我这个又羞涩又胆小的孩子。当你还未搬进来时，你是如此神秘，仿佛笼罩着圣洁而奇异的光环。住在我们这幢楼的所有居民，在狭小而贫乏的生活天地中总是会对新奇的事儿感到好奇，他们也都急切地盼望你的到来。我从学校回家的那天下午，看见了停在楼前的搬家具的车，我的好奇心猛得一下增强了。搬运的人将大宗的笨重家具都抬了上去，只剩一些轻便的小件了。我在门口好奇地看着这一切，惊讶不已，我从来没有见过你拥有的这些东西：如印度的神像，意大利的雕塑，各种色彩的绘画作品，当然更多的是你的书。这些书很好看，我以前甚至都没见过。仆人在书堆里把书一本一本地挑出来，用小棍和掸子将上面的灰尘轻轻拂去。我好奇地围着这堆书轻手轻脚地走着，你的仆人没有让我走开，也没有赞同我继续呆在书的旁边；因此虽然我很想去触摸一下那些书的柔软的封面，但我什么也不敢碰。我只能忐忑地呆在一边，辨认一些书名，有的是法语的，也有英文的，但好些书的文字我不认得。如果不是母亲唤我进去，我想自己可能会一连看上好几个小时的。

我整个晚上都在想你，我无法克制自己，要知道此时我连你的面都未见到呀。我有十几本心爱的书，虽然只是用硬纸板装帧的，而且价格便宜，但我仍然一读再读。那时我在想书的主人究竟什么样呢？他有那么多漂亮的藏书，而且饱读各种书籍，懂那么多语言。这可是一个有学问而且很富裕的人啊。一想到这些书，心中难免萌生出对你的崇敬之情，仿佛你绝非凡人。我想像着你的样子：一个戴眼镜的老人，有着花白的长胡子，比我们的地理老师更慈祥，更温柔，更英俊——为什么肯定你一定很英俊呢？我也不知道，何况我那时认定你是一位老者呢。在我还不认识你的这个夜晚，我梦见了你，这是第一次。

你第二天搬进来了，但我却始终看不见你，这更让我好奇了。终于，两天后，我见到你了，出乎我的意料，你居然完全不同，

哪里是我孩子般想像中的老人形象。我昨天梦见的长者，那个慈爱而温和的戴眼镜的人变成了现在的你。岁月轮回，不知不觉中改变了许多，但你却和当初我见到你时一样。你穿着运动服，是那种迷人的浅灰色的，总是孩子气地上楼，一步就是两级台阶，而且那么轻快。你手中拿着一顶帽子，我看到你那神采奕奕的表情时，几乎愣住了。你的脸在那一头光亮秀发的衬托下是那么英俊潇洒，没错，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你是既年轻又俊朗，既挺拔又朝气蓬勃的。这真是令人惊奇。在一秒钟里，我就感觉到你的超凡脱俗，而且大家都同时意识到你身上存在的双重性格，一方面作为年轻人，你纵情享乐、放任自流；而另一方面你又是一个有责任心、学识修养都很不错的学者。这是大家后来都出乎意料从你那儿感受到的，而我早在无意中察觉了。即你的生活具有两面性，一面是光明的，世人皆知的；而另一面是阴暗而隐蔽的，没人可以知道，除了你。因此这可说是你一生中最隐蔽的秘密，而我，一个十三岁的深深被你吸引着的女孩却在第一眼见到你时便发现了。

亲爱的，现在你该了解，对一个孩子来说，那时的你是多么神奇而有诱惑力啊，仿佛谜一般！一个作家，因为扬名于一个大千世界，难免使大家对他心怀敬畏，但此刻才发现原来他不过是一个漂亮帅气的二十五岁的年轻人而已，而且是像孩子一般无忧无虑的！于是从这天开始，在我这狭小的玩乐天地里——这幢楼中，你成为我惟一感兴趣的对象，你可以想像得到。我开始窥视，观察你的生活，那么倔强而任性，紧紧盯着你，哦，这便是十三岁女孩的执拗。我悄悄观察你的一切，你的起居习惯以及前来拜访你的人，我知道得越来越多，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对你的好奇心，反而越来越强了，因为拜访你的人真是三教九流，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显然你的性格是双重的。有时是年轻人——你的一帮生活拮据的大学同学，你与他们谈笑风生，无拘无束。有时是些坐车来的太太，有一次那个著名的剧院经理兼指挥家来了，以前

我只是远远地以崇敬地眼光望着站在乐谱架前的他。在商校上学的女孩子们也到你这儿来过，她们常常有些不好意思地迅速钻进你屋中。总之，来这儿的人以女人居多。一天早晨，我去上学时，看见一个头上戴着面纱的夫人从你房里走出，在这方面，我还没有什么其它的想法，也没觉得这有什么特别，那时我才十三岁啊，不过是有些痴狂地打探你的消息，观察你的行踪而已。在孩子心中，她还不知道这好奇心正是源于一种爱情的萌发。

然而，亲爱的，我永远都记得爱上你的那天那时那刻，这爱是如此完全而持久，如今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那天我和女同学散完步后站在门口聊天，这时一辆车开过来停下了，你在车内似乎焦急地马上要冲出来进屋去——这种神情令我心动——你跳下车踏板，匆匆向门走去。我本能地强迫自己替你把门打开，是那样的不由自主，正好我挡住了你的去路，俩人差一点碰到一起。你冲我一笑，我只能说那是一种充满温情的微笑，因为刹那时，我看见你温柔而多情的目光，随后便是一句非常轻柔而亲密地道谢："谢谢小姐！"

这就是事情的经过，我亲爱的；就在我感受到你那多情的、温柔的目光时，我就是你的了。事后不久我就发现你对身边的女人，或路过的，或售货小姐，或门口的侍女，你都是以那种有魅力的摄人的目光含情脉脉地诱惑着她们。而这种目光是你与生俱来的。我还知道其实你并不是有意要以这种目光表达你对她们的爱意，而是因为对所有的女人，你都热情相待，于是你看她们的目光中难免有着热情和温柔了。然而，对此我毫无认识，只因我才十三岁啊，我只感到内心燃烧着烈焰。我自认为你的温情都是给我一个人的，仅仅我一人，在未成年的少女心中，那一刹那使她感觉自己仿佛成为一个女人，一个永远属于你的女人。

"他是谁？"我的同学问。我哪里愿意立刻回答她。我不能告诉她你的名字，在这一刻，在这永恒的一秒钟里，我心中你的名字是圣洁的、高贵的，这是我的秘密，应该藏在心中。"啊，一位住

在我们楼里的先生。”我吞吞吐吐，极不自然地说。“那你见到他望着你时，脸为什么变红了呢？”我的女同学的反问像一个使坏的爱探知秘密的孩子，言语中有恶意的冷嘲热讽。我一下子有一种秘密被人揭穿的感觉，血一直冲上额头，感觉到脸上火辣辣的。狼狈的我不由得变得粗鲁起来。“蠢姑娘！”我生气地说。真想把她勒死才好。可是她却大笑起来，她的讥讽味更强了，等我感到自己气得泪都涌出来了，就丢下她，一个人向楼上跑去。

就在这一时刻，我陷入情网之中。像你这样被娇宠的男人，一定听过许多女人说类似的话，但是没有一个女人会像我一样，那么执着地、全身心地都投入到对你的爱中。我坚信我的爱是纯真而永恒的，这是一种属于孩子的偷偷培养的爱情，有些卑微、娇弱，但与成年人的具有挑逗意味的欲望性爱情来比，这种爱情是虚无缥缈却炙热浓烈的，世界上有什么能与之相比呢？集中自己全部热情的只有孤独的孩子，不像其他人可以到社交场合宣泄自己的感情，在虚情假意的搂抱亲昵中发泄殆尽。关于爱情的事，他们读过也听说过许多，知道爱情是每个人注定都要经历的。于是他们视爱情如玩具，爱情仿佛又如男孩们抽过的第一支雪茄，是值得他们去炫耀一番的。但是我这个丝毫没有人生阅历的人，既没人指引我，也没人劝告我，甚至连一个可以倾吐的对象也没有，我就这样傻傻地陷进去了，仿佛命运的陷阱，跌入深不见底的山谷之中。你在我心中疯狂地生长着，在我梦中扮作知心人。因为自我父亲早逝后，母亲只能依靠养老金生活，怯懦的她整日都是忧郁而愁苦的，又胆小怕事，是那样连绿叶下落都怕砸在头上的人，我很难与她交流；而我的女同学们，她们行为不端，又爱嘲弄我心中神圣的热情，使人感到厌恶——因此，我小心积累如一团乱麻的所有激情，细细整理浓缩，将为你跳动奔涌而出的心都寄托在你的身上。你在我心中——该如何说才恰当呢？无论怎样的比喻都是恰如其分的，因为你就是我的所有，你就是我的呼吸与生命。在我的生命中，凡与你有关的才有意义，

连这世界也因为你而万物复苏。你完全改变了我的人生。以前在学校里我学习马虎,成绩一般,如今忽然跃到第一。我每天晚上读书直至夜深,因为你喜欢书,我也能读近千本;后来因为得知你是喜欢音乐的,我又开始投入地学习钢琴演奏,态度之坚定,劲头之旺盛令母亲都倍感震惊。为了讨你喜欢,我将衣服洗得一干二净,严整地缝好,以显出我的干练;然而我常穿的一条旧学生裙是母亲的一件便服改的,在左侧还有一个方块补钉,我觉得很不好看。害怕你看见这补钉,从而轻视我,以致我上楼时,紧紧地用书包遮掩住那块补钉,担心被你看见而全身吓得打哆嗦。可是你却再也没有,差不多是再也没瞧我一眼,所以这样的担心是多么傻啊!

还是谈我自己吧,整日里我什么事也干不了,除了守候着你,观察你的一举一动。通过我们家门上的那个黄铜窥视小孔,我可以看到对面——你的家门。这个小圆孔——哦,亲爱的,别笑话我,对那时的所作所为我一点也不感到惭愧,就是今天,今天我也依然如此,因为通过这个小圆孔,我看到了整个世界。它是我的眼睛。在那几年里,几个月中,我一连好几个下午就坐在那里,坐在前厅里等候着你的出现,为了怕母亲生疑心,我手中还拿了一本书。我的心就像琴弦,直等着你一出现,紧紧绷着的它便会流畅地奏起乐来。为了你,每时每刻我都紧张兮兮的,时而又激动万分,但是你对我的反映却一点也没注意到,仿佛对待你兜里面上紧了发条的怀表,一点也没异样的感觉。而它却暗地里计算着你的时间,数着你的日程,以察觉不到的心跳跟踪着你,也许在它几百上万秒的匆匆嘀嗒行程中,你不过偶尔匆匆地瞅上一眼罢了。你的一切我都了解,你的每一个习惯,每一条领带,甚至每一件衣服,我都一清二楚,而且在很短的时间中我可以辨认你的一些朋友了,我把他们分成两类:喜欢的和厌恶的。从十三岁直到十六岁,我的生活中每一个小时都有你的存在。哦,我有多少数不清的可笑举动啊!你触过的门把手我去吻,你

扔掉的一支香烟头躺在门口，我去捡。因为它们都是你的手、你的唇碰过的，在我心中，它们也便是神圣的。夜晚时分，有无数次我找借口去楼下的小巷中，要看看你那亮着灯的屋子。因为即便不能看到你，我也能清晰地感觉到你的存在。而每当你离开几个星期时，我便仿佛失去了生命，机械地毫无意义地活着，因此每次看见温和的老约翰帮你提着黄色旅行包时，我便会害怕得连心脏都停止跳动。我愁绪满怀，无所事事，闲极无聊，但我还得时刻防备着母亲，害怕她从我红肿的泪眼中看出我内心的失落。

我清楚，如今我讲给你听的这些可笑的情感波折尽是些孩子做的傻事。我应该为此而感到不好意思，但我并不觉得羞愧，因为这种天真的爱情是纯洁而炽烈的，是无与伦比的。我能够花上好几个小时、好几天的时间对你诉说当时与你生活在一起的情景，但你却不知道我有怎样的一副容颜，因为每次在楼梯上遇到你，又无法避开时，我总会埋下头从你身边迅速逃走，为的是怕看见你那无法抗拒的目光，就好像某一个人为了避免被火烧着而跃入水中一样。我能够花上好几个小时、好几天时间向你诉说那些你久违的岁月，重新将过去的生活展现于你眼前，可是我不想让你感到疲惫，更不想让你受到折磨。我要讲给你听我童年经历的最最难忘的美好事情，然而这事实上只是一件区区小事而已，但在一个孩子的心中，它却是最重要的。因此，我恳求你别笑话我。那天你出去了，准是周日，你的仆人将你那沉重的地毯清扫干净后，正打算拖进已打开的门里去。他十分吃力，他可真是一个好人啊。我一时冲动，大胆走上前去问他是否要人帮忙。他吃了一惊，却仍然接受了我的帮助，这样我看见了你屋内的全部模样：那是你的王国，你经常用的书桌，上面有一个水晶的蓝色花瓶，插有几朵鲜花，还有你的柜子、书、画——我不知该说什么，只能说当时我对这一切是多么景仰和崇拜啊！因为你那忠实的仆人约翰是不会允许我看得细致入微的，因此对你的生活环境我只不过是匆匆一瞥而已，但就是这偷偷的一瞥，却将这所有

的气息全部吸纳入我的身心之中，提供给我做梦的养分，这样无论是睡是醒，我都能无止境地梦见你。

这短暂的一分钟便是我童年最美好的一刻。我把这一刻发生的事告诉你是为了让你能够感受到一个为你存在、为你殒落的生命，即便你并不认识她。除了这个最美好的时刻，我还要告诉你最最恐惧时刻的事情，而且这两个时刻还是紧紧伴随的。我刚才告诉你——因为你，我忘掉了其他，我对任何人都不注意，包括我的母亲。我没觉察到一个年纪较大的因斯布鲁克的商人常到我家来，而且每次都很晚才离开，他是我母亲的远亲。对，这反而使我很愉快，因为他带母亲出去看戏时，我就能独自在家中想你、等候着你，这无疑是我最大的，也是惟一的幸福！一天，母亲严肃地叫我去她房中，说要和我郑重地谈些事情。我只听见自己怦怦乱跳的心，脸色煞白：她察觉出什么了吗？还是发现了什么迹象？马上闪入我脑中的便是你这个秘密，我和世界以此相连的秘密。可是母亲却有些害羞起来，她轻轻地吻了我（平时她是从不这样做的），让我在沙发上紧靠着她坐下，开始支支吾吾，不好意思地说她的亲戚是个单身汉，请求她嫁给他，而她，为了我的缘故，决定接受他的求婚。我的内心突然涌出一股热的血流：我什么也没想，惟一的便是你，我只想到了你。“我们还住这里，是吗？”我艰难地挤出这句话来。“不，斐迪南在因斯布鲁克有一座相当漂亮的别墅，我们应搬过去。”我什么也听不进去了。只感到两眼一黑。后来才知道我那时是晕过去了；继父等在门后，我听见母亲正悄悄与他说着什么，我忽然张开双臂，身子往后一靠便像铅块一样重重地摔到地上。以后几天发生的事，对一个不能自己说了算的孩子来说，是无法向你描绘当时与已定的主意相违抗的经历的：即便此时，一想到这事，我写信的手都难免颤抖着。我不能让他们知道我的秘密，因此，我的抵抗也只能像孩子般耍脾气了，我故意和他们过不去，存心闹别扭。这样再也没有人来与我谈了，什么事情都背着我进行着。等我上学不在家时，

他们搬运行李；回家后，我总能发现少了一些东西，或是搬，或是卖。看着我们日益零落的屋子，我感觉自己的生活也零乱起来。有一次中午我回家吃饭，搬运工正在打包，东西都搬走了。只有收拾好的箱子和我与母亲的两张行军床还摆在这空荡荡的屋子里，在这里，我们只能睡最后一夜了，明天就要动身前往因斯布鲁克。

在这里的最后一天，我突然清楚地意识到：身边没有你，我是活不下去的。除了你，没有什么人能使我解脱。在那毫无退路的时候，我心里想什么，能不能头脑清晰地考虑问题，我永远无法弄清楚，但是我蓦地站起身，身穿着学生制服，向对门你的家走去——这时母亲不在家。不，我哪里是走过去的，我的腿发直，全身不住颤抖着，有一种力量像磁铁一样，把我吸引到你的门前。我已说过我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伏在你的脚下，恳请你接受我做个女奴，做你的仆人。对这个十五岁女孩的如痴如狂的热忱你可能会感到可笑，可是，亲爱的，如果你知道，那时我是怎样站在冷清的楼道中，身子因为害怕而僵直，但是却被一种无形的力量驱使向前；我又怎样将胳膊，我那发抖的胳膊费力地从身上伸出来，抬高——这是一场抗争，虽只持续了难以忍受的几秒钟，可是却是永远不可忘记的——我用手按了你门上的电铃。如果你知道了发生的这些，你是不会感到有趣的。那铃声如此刺耳，现在仍然在我耳畔萦绕着，之后，便是可怕的沉静，于是一切都停止了，包括我的心脏，我的血液——我只是留神地听着，你是否来给我开门。

可是你没有，没有谁来开门。显而易见，那天下午你出门了，约翰也可能外出给你办事了；于是我趔趄地返回空寂的屋中，看着这凄凉的情景，我一头栽倒在花呢子的旅行被上，我已毫无力气了，耳边还有那刺耳铃声的阵阵鸣响。短短四步的距离已耗尽了我所有气力，就像在冰天雪地中跋涉了好长时间一样。即便我已身心俱乏，但这将我引向你的力量，这迫切想与你见面、交谈

的信念依旧在熊熊燃烧着，没有熄灭。我对你起誓，我心中没有丝毫情欲的概念。我那时还不理解，我没有其他想法，心里只有你；只想见你一面，仅此一面，紧紧地拥抱着你。接下来的一整夜，亲爱的，我都在守候着你，这是多么漫长而难捱的一整夜啊！母亲一上床睡下，我就轻手轻脚走到前厅中，侧身倾听你回来的脚步声。一整夜我就这样等着你，这一天的夜晚，空气多么冰凉啊！我全身发疼，四肢无力，但屋中连能坐下的椅子也没有，于是我只好躺在冰冷的地板上，忍受从门缝下吹进来的彻骨寒风。我的衣服很薄，又没有披毛毯，这冰冷的地板使我的骨头都冻得生疼；我却是不想温暖，害怕身上一暖便会睡着，从而听不见你的脚步声了。我的双脚冷得抽筋，两个胳膊颤抖着紧紧抱在一起，我蜷缩着，这真难以忍受啊！我不得不反复起身，这黑漆漆的夜晚，真把人冻得要命。可是我等着，等着，等待你，仿佛等候着我的命运。

终于，楼下出现了开门声，接着便是上楼的脚步声，这时可能已经是凌晨两点多钟了。立刻，寒冷从我身上纷纷撤退，暖流充斥我的心间，我慢慢地开门，准备冲出去然后跪在你脚下……啊，我这个傻丫头，当时真不知自己会做出什么事来。脚步声近了，烛光在楼梯上闪动。我握着门把的手哆嗦着。你真的回来了吗？

是，是你，我亲爱的，但不仅你一人。传入我耳中的是一阵挑逗般的窃笑，你的轻言细语和拖在地上的绸衣服发出的窸窣声，你还带回一个女人。

这一夜我是如何度过的，我不知道。第二天清晨八点，他们将我拉往因斯布鲁克，我反抗的力气是一点也没有了。

昨天夜晚，我的孩子离开人世了——假如我真的要继续生活，我又会是独自一人了。明天，一些陌生的、又黑又壮的蠢男人们会抬一口棺材来，安放我惟一的、也是令人怜惜的孩子。可能

朋友们也会送花圈来，可是鲜花放在棺材上能有什么作用呢？他们会对我说几句劝慰的话；可是，他们什么也帮不了我。我清楚自此以后我又是孤苦伶仃的一个人了。拥挤人群中的孤独感受是最可怕的。这一点我早就有所体验了，从十六岁到十八岁，我像个犯人一样被囚禁在因斯布鲁克，我在家中苦熬了两个年头，这是漫长而看不到希望的日子，那时我就有了一种被遗弃的体会了。继父性格温和，虽然言语不多，但待我不错；母亲也总是满足我的一切需求，仿佛是为了挽救她无意间对我犯下的过失。年轻人在我四周讨我欢心，但我对此一律坚定地回绝了。没有你的日子，我将自己藏在一个阴暗而孤寂的世界中，拒绝心满意足的美好生活，与自己进行斗争。我不穿他们给我买的新衣服，我不愿去看戏、听音乐会，也拒绝与大家做一次轻松愉快的郊游。亲爱的，你可能不相信，我在这里住了两年，但我认得的城中街道不足十条，因为平时我是连小胡同也不去的。我伤心，不能见到你，我只要伤心为伴，逼迫自己过一种清心寡欲的生活，并自以为满足。而且，我对你怀有一种强烈的感情，愿意永远为你而活着，其他一切事情是无法让我的热情有所偏离。我一个人在家中，就是想你，坐在那儿什么也不干，往往一连好几个小时，甚至一整天翻来覆去地重温有关你的丁点回忆，就像在剧院里。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诸如每次看到你，每次等你……都像电影一样在我心中一幕幕闪现。往日的每分每秒在我脑中都回复了无数次，所以那些逝去的童年时光，每一分钟对我来说都是火热而清新的，它们清晰可见，就像昨天才发生一样。

那时，我在你身上投入了我所有的精力。我买了所有你写的书；要是哪天报上刊登了你的名字，那一天对我来说就像节日一般。你的书，我读得不厌其烦，反反复复，真可谓铭刻于心，你信吗？我能流利地背出来你书中的每一行文字。今天，十三年后的今天，如果半夜里被人唤醒，念给我听你书中的一段文字，我还可以接着往下念，仿佛在梦中。对我而言，你的每一句话都是我

的福音和祷文。世界因为有你才存在;在翻看维也纳报纸的广告时,我就只想哪些音乐会和首演是你感兴趣的呢;我远离你,却在每一个时辰用心来陪伴你。临近黄昏,我想你去了剧场,正坐下来。我梦见过无数次这种场景,只因为我有一次曾经在音乐会上看到你,但仅此而已。

但是,我说这些有什么用呢,一个被抛弃的孩子,自己折磨自己,她拥有疯狂而凄美的热情,说这些干什么?而且告诉的是一个对此一无所知、毫无感觉的人,有什么用呢?那时的我还的确是个孩子。我十七八岁时,开始有街头的男孩注意我,但对他们我是十分恼怒的。这种被勾引的行为让我感觉像犯了法一样。因为一想到不是和你,而是与其他人恋爱简直是荒唐可笑,而且,对我来说这也是从没听说过的,令人难以接受的。如今,我对你的感情仍像以前那么执着,随着身体的成熟,欲望的萌生,我的激情更具有女性味的欲望了。当初按你门铃时,还只是个什么也不懂的女孩子,什么欲望都没有,但现在将自己献给你,委身于你便成了我惟一的愿望了。

周围的人认为我害羞,性格腼腆(我死守着自己的秘密,一个字也不透露)。可是,坚定如钢的意志却在我心中生长着。我要回到维也纳去,这是我所有的想法——回到你的身边。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我作了很大的努力。我的这个心愿在常人看来,可能是荒唐而不可理喻的。我的继父有一点钱,而且待我像亲生女儿一样。我却执意要自力更生,自己挣钱,终于,目的达到了。我找到维也纳的亲戚,成为一家服装店的职员。

终于,在一个雾气蒙蒙的秋日里,我终于到了维也纳!这里是没有必要让我再告诉你一到维也纳,我的第一段路程的去向。在火车站,我存好行李包,便跑上一辆电车,直奔你的住处——这电车是如此迟缓,每一站停下时,我就非常焦急。你的灯还亮着,穿透窗户、直逼我的眼,我的整个心灵在欢快地歌唱。这座喧闹的都市,曾经那样陌生而毫无意义,现在忽然焕发出活力,我

也重新获得了生命，因为我感到了你的存在，就在我身边，你是我永远的梦想所在。其实即便你我之间有千山万水相隔，甚至在我喜悦的目光中，你离我仅一层透明的玻璃，对你来说，我一样是遥远，这一点我却并没有意识到。我抬着头，仰望这楼房，这灯光，这儿有你，这儿便是我的世界。我为了这一刻，已经梦了两年了，如今终于让我得到了。这个夜晚云雾相随，漫长而柔和，我站在你的窗前，直到灯熄灭后很久才离开，去找住处。

从此，每晚我都这样站在你的楼前。我店里的活儿很累，一直要干到六点钟，虽然如此，但我喜欢，因为这繁杂的工作可以减轻我内心的躁动，也就少些痛苦了。卷帘铁门在我身后哐当一落，我便直冲向心中的目标。我只想遇见你一次，看你一眼，用我的目光遥遥地观望你，抚摸你的脸，这就是我惟一盼望的。一个星期后，我正仰望你的窗户，没想到在这一刹那，你从马路那边横穿过来，这时，我看见了你。忽然，我又变回去了，成为那个十三岁的小女孩。我脸马上热辣辣的；内心强烈地想迎接你的目光，但下意识却反其道而行，仿佛什么人在追赶我一样，我低下了头，打你旁边迅速地溜过去了。这种女学生般的羞怯回避令事后的我感到惭愧，因为现在想见你、找到你是我明确的目的所在。在充满渴望的岁月终于熬过去之后，我盼望你认出我，注意到我并能够爱上我。

可是，好长时间你没有注意过我，即便每晚我都站在胡同里，承受着纷纷大雪，或刺骨寒风，我也照来不误。我时常是等了好几个小时见不到你人，有时候等了好长时间，才看见你和朋友从屋里走出来，有两次和你一起的是女人。看到陌生的女人紧挽着你的手臂时，我的心会忽地震颤起来，萌生了一种成人的观念，在我被摧残的灵魂深处，感受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全新的感情。我在孩童时便知道女人是你的频繁拜访者，所以对此我并不感到惊奇，但现在我的肉体却感到痛苦起来，内心的情弦紧绷着，愤恨你与另一个女人平白无故的肉体亲密关系，而这，正是

自己所盼望得到的，这种孩子似的自尊使我一天都没再到你的楼前去（今天，这种自尊心依旧还有），因此，因为反抗和怨恨使那个夜晚格外空虚和可怕。第二天晚上，我放下身价，又卑微地等在你楼前，我等待着，就像等待着自己的命运，它整个地等候在你关闭的生活之外。

你在一天晚上终于注意到我了。我见你从远处走过来，提醒自己坚定意愿，别再从你身边逃开。刚好路边停了一辆卸货的车，马路显得更狭窄了，你只能贴着我走过去。你游离不定的眼光无意地看了我一眼，我凝神捕捉住它，刹那时，昔日重现，你的眼光旋即变成那种蛊惑人心的脉脉含情的目光，这种摄人魂魄的紧紧钩住人的目光使我不由得一震。我那女孩子的意识是被这种目光唤醒的，如今又使我首次成为女人，恋爱中的女人。你凝视我的目光虽只有一两秒之久，而我却难以将目光从你那儿移开，看着你随后与我擦身而过。我的心激烈地跳动着；我有意将脚步放慢了，在一种难以抗拒的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回过头来，却见到你也停住了脚步。正回望我。你的神情看起来是好奇而对我有兴趣的，我马上意识到你没认出我来。

你没有认出我，那时没有，永远也不会，你不会认出我的。亲爱的，那一时我的失望真是难以向你描绘——那时，你认不出我便成为我难以逃脱的命运，这是第一次遭遇，而且它将贯穿我的一生，直到我离开人世；你想不起来了，永远不会认出我来。这种失望我该如何告诉你呢！因为我在因斯布鲁克的两年时间里，什么都没有做，只是想你，想像着我们首次相逢于维也纳的情景，依据自己不同的心情，做着或美丽或可怕的梦。我在梦中想到过各种情况——如果可以这样说。心情不好时，我会想到你会瞧不起我，将我拒之门外，因为我太不顾廉耻，太低微，太卑贱。我在狂热的幻想中经历了你各种各样的反映：冷漠、气愤、残酷，但是这种反映，这最令人感到可怕的反映，却是在我最抑郁、最缺乏自信时都不曾设想到的：你完全一点儿也没有意识到我的存在。

今天，你使我懂得了，我懂了——在男人眼中，从少女的脸到女人的脸，其中的变化一定是复杂的，因为脸一般来说就像一面镜子，有时热情，有时纯真浪漫，可能有时又变得疲惫，形象在镜子中是很容易消逝的，因此，对男人来说，忘掉一个女人的外貌是很容易的，只因在这面镜子里，年龄是逐渐随光与影消逝的，而女人的脸又很容易随着服饰而变，一会儿变成这样，一会儿又变成那样。只有任其自然的女子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但是那时我还是个少女，还不能理解你的健忘，只是因为时刻都疯狂地惦记着你，便产生一个幻觉，认为你也同样在想我，等我；要是我知道，你心中没有我的存在，一丝一毫也没想到过我，我活着是一点儿意义也没有的！在你目光的暗示下，我终于清醒了，它向我表明你对我毫无印象，你我生活间的那一点儿记忆，你完全是荡然无存的。看着这种眼光，我如梦方醒，第一次落入现实，同时也预知了自己的命运。

那时，你还没认出我。两天后，我们又一次见面了，你开始带着亲近的眼光扫视我，这时，你依然没有看出曾经因爱你而唤醒的那个十三岁的女孩，你只知道面前这个十七八岁的美丽女子，就是两天前与你面对面相遇的人。你带着一丝温柔的微笑，善意而吃惊地看着我。再一次，你从我身边擦身而过，旋即脚步便慢下来。我惊喜得全身都颤抖起来，祈祷你能过来打招呼。我感到自己第一次生机勃勃——为了你；我的脚步也慢下来，没有跑开去。我没有转身，忽然感觉到你就在我身后，我想这次我可以第一次听到你的声音了，那一定是可爱的谈话声。我为这样的企盼几乎全身都瘫软下来，我惟恐自己停下，心里仿佛有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的，这时你来到我身边。你用自己特有的洒脱轻松的神色与我交流，仿佛碰见老朋友一样——噢！你对我这个人没有印象，你也从来对我的生活没有感觉！——与我谈话时，你神情如此自若而充满魅力，以致我也居然可以回答你的问话了。我们一同走向一条胡同，这时你征求我的意见：能否与你一块儿去吃

饭。我说:“可以”。我怎么能回绝你呢?

我们在一家小餐馆中一起吃饭——你还记得这家餐馆的地方吗?啊,不会了,你肯定把它与其他的混在一起了,因为我在你心中能算什么呢?我仅仅是成千上万女人中的一员,你的诸多风流韵事中的一个而已。我有什么能让你回想起我呢?我很少说话,因为在你身边默默地听你说是我倍感幸福的事情。我不愿为一个问题或一句蠢话而让一秒钟白白溜走。我永远不会忘记这时刻,我心中满载着对你的崇敬和感激,你举止文雅稳重,亲切自然,彬彬有礼,而无一点儿粗蛮的行为,讨好似的谄媚,从这一瞬间,你就让我感到如遇知己,洁身自好,即使并没打算提早将身心都奉献给你,单单这,我已完全战胜了自我。噢,但你不知道,我痴痴地等你五年,而你也没让我感觉失望,你完全让我的心快乐得飞起来!

夜已深,我们起身离座。走到餐馆门口,你问我是不是要急着回家,是不是还有时间。我如何能欺瞒你,不让你知道我愿意听从你的意愿呢?我说,我有空。之后,你有一点儿迟疑地问道我愿不愿意去你那儿坐一坐聊一聊。“行啊”我不由得马上答应下来,但我马上发现:对我如此爽快的答复,你感到有些不知所措或者有些愉快,反正是有点儿意外吧。今天我理解了你当初惊讶的感觉;我清楚,即使一个女人急切地想献身于他人,但她们一般总会不承认自己的这种想法,还要做出一副害怕吃惊或者很气愤的模样,一是要让男人求了又求,说出一大堆谎言,发一大堆誓言,作出各种承诺后,才平静下来。我清楚,如此爽快地答应邀请的可能只有以感情为生的妓女或者单纯幼稚的女孩子。可是你怎么能够想得到:这件事在我心中却是几千个昼夜积累的情感迸发出的相思和脱口而出的心愿啊。总而言之,你当时很惊讶,我让你开始对我有兴趣了。我发现,当我们并肩而行时,你边说边从侧面以一种惊奇的神情观察我。在这个美丽而温顺的姑娘身上,你感觉到了某种非同寻常的东西,你的感觉在观察人

性时通常都是很神奇的，十拿九稳的正确，它感觉到了一个秘密。这样，你突然好奇起来，我发现你想探知这个秘密，问一些拐弯抹角的问题。但是我绕开了：与其告诉你我的秘密，还不如让我看起来像个傻女子一样。

我们到楼上你屋中。如果我告诉你这楼道，这梯子对我的意味，亲爱的，对不起，你是不会明白的。那时，我心中充满了各种说不明道不清的情感，是沉醉，是痴狂，是致命的痛苦，啊！这是何等的幸福啊！如今一想到当时的情景，我还禁不住满心哀伤，但我已经没有可流的眼泪了。你想想，我的所有热情都倾注在那里的每一件东西上，这些是我所有的童年寄托，是我梦寐以求的憧憬：那大门，是我在那儿等你上千次的；那楼梯，是我倾听你脚步声的地方，也是第一次看见你的地方；那门孔，因为它，见到你时就让我忘乎所以；铺在你门口的地毯，我曾经跪在上面；那开门的钥匙声，它的出现总会让潜伏着的我突然从那阴暗的地方猛地冲出来。这几米大的空间容纳了我的童年，寄托了我所有的热情，这里有我的生命。但是，如今，仿佛狂风暴雨的来临，命运突然而至，因为一切，所有的一切都如梦想一样实现了：我与你走在一起，我与你在房中走着，这是你的，也是我们的。你想一想——这毫无情趣的话，但我不清楚换一个词该怎么说——直到你家门口，这全都成为现实，即使现实的世界总是沉闷而普通的，但从那儿开始，孩子梦想的仙境，以及阿拉丁[1]王国便拉开了帷幕；你想想，亲爱的，你可能可以预料——但仅仅是预感，不可能完全明白，曾经千百次急切关注的房门，现在我就如此轻易地走了进去。在这如白驹过隙的一瞬间里，我生活中改变了什么，你不会完全知道。

那晚，我一整夜都呆在你身边。但你没有意识到，从没有一

---

[1] 阿拉丁：《一千零一夜》中的人物。经巫师点拨，他从井中获得一盏神灯，可以唤来神灵满足自己的要求。他依靠神灯娶了公主，而巫师想方设法也无法得到。

个男人在这之前接触过我，甚至紧紧贴着我的也没有，更不用说看过我身体的了。可是，亲爱的，你又如何能想得到呢，因为我克服了自己因害羞而导致的不好意思，完全顺从于你，仅仅是为了不让你猜到我对你的爱情。如果你猜想到了，一定会让你震惊的——因为你害怕影响了他人的命运而使你不能过随心所欲，快乐不羁的轻松生活。你仿佛是采花粉的蜜蜂，喜欢在所有女人身上释放爱情，但却不愿付出什么代价。如果我如今要告诉你，献身于你时的我还是个处女，那么，亲爱的，我请求你不要误解了我！你没有存心引诱我，欺骗我或者勾引我，我没有怨你，因为是我，是我一心一意地想靠近你，献身于你的拥抱中的，我陷入的是自己的命运。永远，我也不会责怪你的，相反，我会永远对你心存感激，因为那一夜是欢乐喜悦的，让我沉浸在无法超越的如神仙般的幸福之中。那晚，在你身边，睁眼时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头上怎么没有闪烁的群星呢？我真的认为自己是在天上呢——是的，我始终不曾后悔，从没为那一刻而遗憾过，亲爱的。我还记得睡觉时你的呼吸，紧挨着你时，我感到自己与你是那样近，我在黑夜中流泪了，是幸福的眼泪。

第二天，很早我便赶着要走。我必须去店里，而且也希望赶在仆人来之前离开，不要让他碰见。我穿好了衣服站在你面前时，你搂抱住我，长时间地端详我；难道某种缥缈的回忆在你心头荡生，或者你仅仅发现我奕奕的美丽容貌呢？随后你吻了我。我在你怀中轻轻地挣扎着，想离开。这时你说："带几朵花走吧？"我答应了。于是你从书桌上的一个蓝水晶花瓶中拿出四朵白色的玫瑰递给我。（我认识这花瓶，我年幼时曾经偷偷看过一眼。）这几朵玫瑰被我亲吻了好几天呢。

我们预定了又一个会面的夜晚。我如约前来，这同样是个美好的一晚。你还恩赐给我第三个。以后你对我说你要远行——噢，这旅行是我年幼时就痛恨的！——你允诺一回来就马上告知我。我不想让你知道我的名字——只留给你一个流动信箱的

地址。我默默地守着自己的秘密。你又给了几朵作为临别信物的玫瑰——是临别的纪念物。

两个月里，我天天都去问……唉，罢了，我干嘛向你描述这种期待中的极端痛苦和绝望呢？我不怪你，我爱你，爱的就是这样的你：情感丰富，善于遗忘，一见钟情，用心不专。你——我的爱人，就是这样，仅仅是这样，过去如此，现在也仍然这样。你很快就回来了，我是根据你窗户内透出的亮灯而判断出来的，你没写信给我。在我告别这人世时，我也没有得到你的只言片语，但我却将整个生命都奉献给你了。我等候着，纵使绝望，也依旧等着。你没有告知我，也没一行字写给我……没写一行字……

昨天，我孩子去世了——他也是你的孩子啊。亲爱的，这孩子是我们如胶似漆的三个夜晚中的精华，是你的孩子，我可以对此发誓。我正通向地狱之门，人快死时，是不会说谎的，我所说的句句是真。我对你发誓他是我俩的孩子，因为从我献身于你那一刻直到孩子出生，从没有一个男人贴近过我的身体。自从与你紧紧相拥之后，我觉得自己的身子是神圣的，这给过你的身子，怎么能另给人呢？你是我的所有，而其他人仅仅是在人生道路上与我擦肩而过罢了。亲爱的，他是属于我们的，创造他的是忠诚不二的爱情和你那随心所欲，自由散漫的潜意识里的温柔情愫。他是我们的孩子，我们惟一的儿子。也许你会被吓着，或者仅仅是有些惊讶，你一定会问，一定要问我为什么在如此长的岁月中，不告诉你这孩子的事，而直到如今，他睡在这里，在这黑暗中沉睡时才和你——我亲爱的人谈及他，而他这时却即将去了，而且永远不再返回了，永远也回不来了！但是，关于这孩子的事，我又能如何告诉你呢？我与你萍水相逢，我情我愿地与你共度了三个夜晚，渴望对你倾吐衷肠，对这样一个顺从的陌生女人，你永远也不会相信的，永远不会相信仅仅与你萍水相逢的陌生女人的，你不会相信她的忠贞不渝，何况你自己也是不忠贞的情人，所以你是完全会否定他是你的骨肉的！即便我说得有道理，难辨真

伪，你也会暗中生疑：因为我有钱，所以你将另一次风流债留下的孩子塞到我这儿来。这样，因为你的猜疑，我们之间就会产生阴沉而隐隐猜忌的影子。我不愿意这样。而且，我了解你，十分地了解，胜于你对自己的了解。我知道，生性只喜欢轻松浪漫的爱情，偏爱游戏快乐的你，如果如此突然地成为父亲，成为必须为一个生命负责的人，你只会感到尴尬和为难。只能呼吸自由清新空气的你一定会认为我仿佛拴住了你一样。因为我对你形成束缚，你准会憎恨我的——对，我清楚，即便你意识清醒，但仍会为此而憎恨我。也许你认为我是一个包袱只有几个小时，或者仅仅几分钟，但，我要维护自己的尊严，而且让你在你一生中任何时候想到我时，都不会有顾虑。与其让你背上思想包袱，还不如我自己对一切负责，成为一个独特的女人——与你所有钟情的女人相比，让你想到她时会永远心存感激和爱怜。但是，你当然从没有想念过我，你将我忘得一干二净了。

我亲爱的，我不怪你，是的，我不怪你。假如一些痛苦从我笔下流露出来，那也希望你宽恕我，原谅我——我的孩子——我俩的孩子死了，如今在摇曳的烛光中，他静静地躺着；我对上帝挥拳，咒骂他是凶手，我心里乱极了，神志也不清楚。对我倾吐出的哀愁和埋怨，请你别放在心上，原谅我吧！我知道你本质上是乐于帮助他人的，是善良的，无论什么人，即使萍水相逢，只要有求于你，你就会给他们以帮助。你奇异的恩赐是面向每一个人的，你如此宽容而博大，没有局限，可是，你的恩赐，请原谅我的看法，它是消极的。你需要人家去提示，要别人伸手去索取。你的恩赐需要别人去呼吁，去请求，出于不好意思，出于你的软弱，你帮助他人，而不是由于快乐。请允许我的坦率直言吧，你不是一个能与人同甘苦，共患难的人。像你这样的人，即便再善良，让人开口去求也是很困难的。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有一次从门孔上看到一个乞丐在按你的门铃，你给了一点钱。是在他开口索取时，你便匆忙地塞给他的，而且钱不算少，但你给他钱时，看起来有

些害怕，是神色慌张的，想立即打发他走，以免再看见他的眼睛一样。我永远也忘不掉你帮助人时的神情：局促不安，遮遮掩掩，怕人家表示感激。所以我始终不上门求你。当然我知道，在那时你仍会帮我的，即便你并不能肯定那就是你的孩子，你也会安慰我并给我钱，而且肯定是数目可观，但你仍会隐隐地焦躁不安，希望将这种麻烦事从你身边远远抛开；的确，我想你甚至肯定会说服我去做流产。这事令我想起便恐惧，因为只要是你希望我去干的事，我就会照办的，我怎能回绝你的建议呢？但是，这孩子便是我的所有，他也的确是你的。我认为他就是你，当然不是那个让我无法把握的天马行空的你，而是永远与我生命相联、如今正禁锢在我身体中的我的你了。如今我终于捉住了你，在我的血管中，我感觉到你在生长，你的生命在成长，如果我要，就可以给你哺乳，给你食物，可以温柔地抚摸你，轻轻地吻你。你看，亲爱的，当我得知自己有了你的孩子时，我是多么幸福啊，因此，我对你隐瞒了这件事。因为这样一来，你就再也逃不开了。

当然了，我亲爱的，以后的日子也有不少烦心事，充满了恐惧，而不是像我想像的那种幸福日子。我憎恶他人的卑劣粗俗。我过着艰难的生活。临产前的那段时光，我不能去店里上班了，因为我不想让亲戚发现我有了孩子而把此事告诉给我的家人。我不愿意向母亲开口要钱，就卖掉了身边的一些首饰，勉强应付分娩前的那段时光。但是就在孩子出生前一个星期，一个洗衣女工偷走了我柜子中所剩的几个克朗，我不得不进了一家妇产医院。那里都是一些身无分文、被人遗弃的女子，不到走投无路时，是没人愿意被抛到这贫困的社会残渣中间的。这孩子，就是在这里出生的，是你的孩子。那儿简直让人无法生活：陌生、冷漠，一切都是这样，躺在这里的人互相之间都是冷漠的，彼此都非常孤寂，却互相厌恶，大家都是因为贫穷和痛苦而到这种沉闷，充满呻吟和呼喊，弥漫着血腥气的地方来的。在那里我尝尽了穷人必须忍受的轻视以及身心上的羞辱：我被妓女、病人包围着，她们

常常捉弄相同命运的人;年轻的医生们敷衍了事,脸上总是一副讥讽的坏笑,他们掀开你的被单,说是检查身体,实则在你身上乱摸,而你却无力反抗;女护士们自私贪婪;这一切我不得不忍受——噢,在那儿,他们用目光将你的耻辱心钉在十字架上,任意用恶言恶语来抽打你。这里,没有什么东西是你的,除了床前写着你名字的木牌,而躺在床上的只不过是被赏玩和研究的对象——一块痉挛的,任凭他们好奇地触摸的肉——噢,那些在家中有温存丈夫相伴的妇女们,她们在生孩子时,是不会体验到这种孤独无助,毫无力气,像个躺在实验桌上的实验品一样的感觉的,她们也不懂得这种滋味!如果现在我在哪本书中看到"地狱"这个词,我依然会不自觉地想到那间产房:拥挤,雾气弥漫中夹杂着呻吟狂呼乱叫声,而这里也是你的耻辱心遭到杀戮的屠宰场,我的罪就是在那里受的。

对不起,请原谅我告诉你一切。但是,我只说这一次,以后永远,永远不再提了。十一年来,关于这些事,我压根儿没说过一句,很快,我将保持沉默,永远的沉默,可是我要喊一次,叫一次:我为这个孩子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啊!这孩子现在已经没有呼吸了,他躺在那儿,我的幸福就是他啊。在他的笑容和声音里,我早已将那些时日抛到了九霄云外,在他的幸福中忘掉了一切;但是,如今这孩子走了,痛苦又趁虚而入,这次,就这次,我不得不将他们从内心倾倒出来。可是,我仍然不怪你,我只怨上帝,是他纵容了痛苦的弥漫。我不怪你,我对你发誓;我从来没有因你而恼怒过。我从不后悔与你相处的夜晚,从不迁怒于我对你的爱情,我一直都是爱你的,始终为你赐给我的那些日子祈祷的,我怎能向上帝控告你呢?即使因为疼痛,我全身都缩成一团时,即使在那些大学生大胆眼光下,我感到羞愧难当时,即便我的灵魂被痛苦撕成碎片时,我都没有向上帝投诉过你。如果为了那些时候,我得再进地狱一次,遭受那些我早已知道的痛苦,那么我仍情愿再进一次,亲爱的,愿意再进去一次,再进去一千次!

昨天，我们的孩子死了——你从没看过他一眼。这个孩子是活泼惹人爱的，他是你的骨肉，却从不曾见过你，没有过匆匆的偶遇，也没有擦身而后时对你的一瞥。我有了这孩子后便藏起来了不见你；自从得到这个孩子以后，我发现自己对你的爱没有以前那么痴了，对你的相思也不感到痛苦了，至少不像以前那样受煎熬了。我不愿将自己一分为二，一份给你，一份给他，因为你太幸运，你的生活与我无关，而这孩子却离不开我，我得养他。我可以吻他，可以抱着他，所以我将所有曾经给过你的感情都倾注在这个孩子身上。因为想你而导致的厄运——魂不守舍的精神状态，终于被我逃开了，完全是因为另外的一个你，是真正属于我的你将我解救出来的——只在很少的时间里，我才会委屈自己的情感，低声下气地再去你的房间。只有一件事我在做：每当你生日时，送你一朵白色的玫瑰，与当初你作为临别纪念赠予我的一样。在这十几年里，你是否在心中问过自己这些花的来历？可能你会想起你赠予过同样玫瑰的女人？我不清楚，也不想知道你的解答。我仅仅是悄悄地给你送去玫瑰，让你对那一时刻有所回忆，一年一次——这对我来说已足够了。

这孩子，你压根儿就没见过，你从没见过我俩可怜的孩子——现在，我埋怨自己，我始终不让你知道他的存在，因为他会得到你的爱的。他，这个小可怜，你从不曾看见过，你从不曾看到他的微笑，当他轻轻张开眼睛，用乌黑聪慧的眼睛——你的眼睛！——给我，给这世界带来光明和愉悦的时候，他的微笑——你从不曾见过啊。他是如此快乐，如此招人喜爱呀：你所有的洒脱性格都在他身上单纯地再现，你才思敏捷而丰富的想像力都在他身上重新展现：一连好几个小时，他可以沉浸在他的玩具之中，如你游戏人生一样，随后他的眉毛便竖起来，规规矩矩地坐着读书。他和你越来越像；你特有的双重个性——既严肃又玩世不恭，已明显的在他体内生成。他和你越像，我就越爱他。他学习的成绩非常不错，说法语时像只小喜鹊，全班数他的作业本最

干净，而且他长得英俊，穿上黑天鹅绒的衣服或者白色的海军服，就显得更帅气了。他无论去哪里，都是最清秀典雅的；我与他在格拉多[1]海滨散步时，女人们都过来摸他那头金发；他在塞默林[2]滑雪橇时，大伙都侧过身来称赞他。他是多么漂亮、稚嫩，多么惹人喜爱啊。他在去年上了德莱茜寄宿中学[3]，当他穿上制服，佩上短剑时，真像十八世纪的王室卫兵——但是，现在他什么也没有了，除了一件衬衫以外。这孩子惹人怜，他嘴唇发白，双手交叉相握地躺在这里。

可能你想问我，我如何能把孩子送到上层的环境中受教育；如何让他也能像上层人那样过灿烂而快乐的生活呢？我亲爱的，在黑暗中，我对你说；我抛却了耻辱心，我要让你知道，可是别吓着你了，亲爱的——我卖淫了。我虽然出卖肉体，但却不像街头的那些妓女一样。我的朋友、情人都很富有：开始是我先找他们，后来便反过来了，因为我长得非常漂亮——你是否注意到呢？我献身的每个男人都喜欢我，他们全都对我表示感谢，都离不开我，都爱上我——只有你除外，只有你排除在外，我亲爱的！

卖淫的事告诉了你，你不会轻视我，对吗？是，我知道，你不会轻视我的，我知道你对这一切都能够理解，你在不久也会理解，因为这都是为了你，为了另一个你的"我"，为了你的孩子我才这样做的。我在妇产医院的那间病房中，就体会到了可怕的贫困。在这个世界上，我知道被糟践、被欺辱的总是穷人，他们是牺牲品。无论怎样，我都不愿意让你活泼、英俊的孩子生活在垃圾成堆的小胡同里，在这样臭气熏天的低俗环境中，我不能让你的孩子在社会的最底层——充满污浊空气的破屋子中成长。你的孩子应该享有世上所有的财富，体验人间所有的快乐，他应能重新获得你的地位，生活在你的社交圈中，我怎么能让满口脏话从

---

① 格拉多：意大利有名的海滨浴场。

② 塞默林：奥地利有名的避暑胜地，又是从事冬季运动的好去处。

③ 德莱茜寄宿中学：维也纳的著名中学，创办于一七四六年，原为贵族学院。

他粉嫩的小嘴中说出，怎么能让有臭味的皱巴巴的衣服披在他那洁净的身体上呢？因为这，仅仅因为这，我亲爱的，我出卖肉体了。这对我而言，不是所谓的牺牲，因为大家普遍认同的所谓名誉和羞耻，对我都是空洞的东西：我的身子非你莫属，但你又不爱我，既然如此，我的身子做些什么都是无所谓的了。没有什么能使我的心灵有丝毫的触动，无论男人的爱抚，还是发自他们内心的真情，即使我也敬重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同情他们的爱情付出没有回报，这使我联想到自己的遭遇，常使我感到深深触动。我认识的所有男人都对我很好，大家都宠着我，尊重我。有位失去妻子的年老的帝国伯爵尤其如此，他为了让德莱茜中学接受这个没有父亲的孩子——你的孩子，到处为此托人求情，他爱我就像爱女儿一样。他曾三四次地向我求婚，如果我答应了这求婚，如今就是伯爵夫人了，也就是在蒂罗尔[1]拥有某座漂亮豪宅的的女主人了，这样我就可以拥有闲适满足的生活，孩子会有一个把他当成宝贝的慈爱父亲，而我也有个文静、高贵而善良的丈夫在身边——无论他如何急切与不厌其烦地求我，我都没有答应，我的拒绝是伤了他的心的。可能我干了件傻事，要不我现在一定在某个地方安宁而从容地生活着，而且你那可爱的孩子也会呆在我的身边，可是——我为什么不对你承认呢？——我不想让婚姻捆绑自己，因为你，我得让自己随时都是自由的。在我的潜意识中，在内心深处仍然在做儿时的旧梦：你可能会把我再唤到你身边，哪怕仅仅一个小时。我放弃了一切，仅仅是为了你而让自己拥有自由，为了在这猜想的一小时中，能一听到召唤，就重新回到你的怀中。我的生命在童年萌生后，就一直等待着，用整个一生等待你的意愿！

果然，这个时刻到了。但是你没有意识到，也不知道，我亲爱的！你在那时也没有认出我来——永远，永远，你永远记不起我！

---

[1] 蒂罗尔：位于奥地利，首府在因斯布鲁克。

以前我经常碰见你，或在剧院，或在音乐会，或者在普拉特的公园中[①]，在大街上，我的心每逢此时都会悸动不安，可是你的目光仅从我身上一扫而过罢了；从外表上，我当然完全变了一个人，从一个害羞的小姑娘成为一个女人，在他们口中我是一个美丽而衣着华贵，身边有一群仰慕者的女人；你如何能想像得到，在你卧室中，昏黄灯光下的羞涩姑娘就是我呢！与我在一起走的先生有时候和你打招呼；你对他回礼，并表示对我的敬意；但是你赞赏的目光却是疏离和客气的，而且从来没有似曾相识的神情。陌生、可怕的陌生。虽然，对此我几乎是司空见惯了，但是我依然还记得有一次，你那陌生的目光使我痛苦难忍，像是被火烧了一样：那是在歌剧院，我和一个朋友一起坐在包厢里，而你就在隔壁的包厢中。序曲开始了，灯随即熄灭，我已看不见你的脸，只觉得你的呼吸近在咫尺，像当年的那个夜晚一样，你离我很近，你的手——依然纤细而娇嫩，撑在隔着我们包厢的带天鹅绒的栏杆上。一种强烈的愿望驱使我想低下头去谦卑地去吻这双陌生而心爱的手，以前这双手曾给予过我多少温情的拥抱啊。音乐在耳边越来越撼人心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一股巨大的魔力迫使我要去用嘴吻你那可爱的双手，我只得强行控制自己的情绪，拳头捏得紧紧的，一本正经地端坐着。在第一幕完之后，我只得求朋友马上离开。因为我已无法忍耐了，你在黑暗中是如此陌生而又如此紧贴着我。

　　可是，这时候到了，又一次出现了，在我毫无生气的生活中，这是最后一次。那几乎正好是一年前，你生日的第二天。真怪，我每时每刻都想着你，每年你的生日就像我的节日一样热闹。年年此时，一大早我就买了一些白玫瑰叫人送给你，来纪念那些被你忘记的日子。下午我带着孩子去戴默尔点心店[②]，晚上则去看

① 普拉特：维也纳的自然公园，规模大，以游乐场著称。
② 戴默尔点心店：一家高级西饼屋，在维也纳。

戏。我要让他从幼时就有一种感觉——这是个特殊的日子，他也应该感觉到，即便他还并不了解这日子的意义。第二天，我和正相好的朋友在一起，他是布吕思一个年轻富有的工厂主。我和他住在一起已经两年了，他视我为掌上明珠。他送给我和孩子很多贵重的礼物，什么都顺从我，虽然他显得有些笨拙，但在我面前很谦逊，他心好，也很可爱，他也像其他人一样想和我结婚，但像对其他人一样，我也无缘无故地回绝了。我们一块儿去参加音乐会，那儿有一帮快乐的朋友，然后大家一同去位于环城马路的饭馆进餐，在一片笑语喧哗之中，我建议去塔巴林舞厅开舞会。我对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舞厅本来就很排斥，也不喜欢在晚上东游西荡，如果平时有人有这种提议，我一向是坚决反对的，可是这次，心中一种魔力，莫名地驱使我突然不由自主地说出了这个建议，在座的朋友一哄而起，大家都纷纷表示赞同——一种难以言表的愿望在我心中萌生，似乎有什么特殊的东西在那儿等候着我。习惯迎合我的朋友们马上动身了。我们一起涌到舞厅，我喝着香槟，体验着一种从未有过的疯狂却又近乎痛楚的情致。我喝酒，也跟着唱一些哀伤而糟糕的歌曲，我想要跳舞，想要欢呼的愿望在心中滋长着，无法抗拒。但是，忽然我感到似乎心上猛地闯进一种异样的东西：或冷冰冰的，或火热的——我尽力使精神振作起来，一本正经地坐端正了：邻桌——你和你的朋友们正用欣赏而神魂颠倒的目光看着我，这是一种屡次将我弄得六神无主的目光。这是十年来，你第一次以你气质中释放出的本能而充满激情的目光看我。我全身颤抖了。手中的酒杯几乎要掉下来。所幸同桌的人谁也没有看到我魂不守舍的样子，它被歌舞升平的笑闹声掩盖了。

你的目光越来越炽热，我不禁全身都滚烫起来。我不清楚你是否完全认出我来，或者还是仅仅把我看成一个女人——陌生的女人，而想着如何获得我？我的双颊滚烫——因为热血上涌的缘故，我与同桌的人讲话，但完全心不在焉：你肯定意识到由于

你的目光，我方寸全乱了，你扬了扬头以对我打招呼，其他人完全没有注意到，你暗示我去前厅呆一会儿。接着你告别朋友，张罗着去付账，你临出去时又暗示了我一下，你会在外面等我。我全身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哆嗦个不停，我无法说话，也难以抑制涌动的热血。就在此刻，刚好一对黑人跳舞，鞋后跟噼噼啪啪直响，不时还怪声怪气地叫着，他们吸引了大家的视线。而我恰好趁机站起身来，对朋友说我立刻就回来，说完就跟随你走出去了。

外面前厅的衣帽间里，你正站着等我。我的出现使你的目光都亮起来。你微笑着，疾步向我走来；我立刻看出来，你没认出我来，认不出以前的那个女孩，那个少女，你再一次以新欢来看待我，把我当做陌生人，想得到我。“占用您一个小时，行吗？”你的问话虽然亲切，但那很有把握的口吻使我感到你将我看成夜晚出来做生意的妓女了。“可以。”我说。这个“可以”与十多年前的昏暗马路上从那少女口中说出的那个词一样，同样是带着颤抖，却明明白白表示接受的词。“那么何时我们能见面？”你问。“随您的意愿，什么时候都行。”在你面前，我的回答并不使我感到羞耻。你望着我，略带惊讶，与当年完全一样狐疑、好奇的神情，那时，你也同样为我的爽快接受而感到惊诧的。“现在您行吗？”你有点儿迟疑地问。“可以，”我说，“咱们走吧。”

我想去衣帽间拿我的大衣。

而我此时想起来，我的存衣单在朋友那儿，我们的衣服是一块儿存放的。如果回去向他们要，得有许多理由才行，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我又不愿意放弃这个与你在一起的时机，这可是我这么多年以来朝思暮想的时刻。因此，我没有犹豫一秒钟，在晚礼服的外面披了一条围巾，便走进雾气迷蒙的沉沉夜色中，我没有去顾及那件大衣，也完全将那个情深意切的好人抛在脑后，虽然这么多年，他是我生活上的依靠，可我却让他在朋友面前丢了许多面子，成为出尽洋相的可笑傻瓜：一个陌生男人的口哨声就将

他多年结交的情妇给弄跑了。对这样一位诚恳的人，我深深感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那么卑鄙无耻，无情无意，我感到自己的可笑、疯狂的行径给一个善良人带去了永远的、难以挽回的精神伤痛，我觉得自己的生活被从中扯成了两半——与我对吻你嘴唇的急切心情，与我对你温柔话语的渴望相比，友谊实在算不上什么，我的存在也算不得什么！我爱你如此执着。如今一切都已成为过去，烟消云散了，此时我能够告诉你了，我坚信，即使我已在床上死去，一旦听到你对我的召唤，我也会马上获得一种动力，起身跟你走的。

有一辆车停在门外，我们开车去你的住处。你的声音，我又一次听到了，在你身边，感到你绵绵的情意，让我沉醉，这种稚气的幸福让我有些不知所措，与往日是截然不同的。如今十多年过去了，我又一次登上了这里的楼梯——不说了，我难以对你描述，在刹那间，一切对我来说都是两方面的，既感到逝去的岁月，又感到现在正经历的时光，而你在这一切中，我的感觉是惟一的。你的屋子几乎没什么变化，除了多几幅画、几本书，有的地方摆了我以前没见过的几件家具外，因此这一切让我感到熟悉而亲切。书桌上有一个插着玫瑰的花瓶，那是我在前一天，你生日时送给你的玫瑰，来纪念一个女人。你已经记不得她了，也认不出来，即使如今她就在你的身边，拉着你的手，吻着你的唇，你也不认得她了。无论怎样，我仍然高兴你养着这些鲜花：让我感到环绕你的还有我内心的一份情意和一缕呼吸。

你搂我入怀。在你那儿，我又度过了一个销魂之夜。然而，当我一丝不挂时，你仍没认出我来。你给我的娴熟的柔情蜜意让我幸福，然而我也意识到：无论对情人，还是妓女，你的热情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你全然不在乎自己大量精力的消耗，恣意纵情享乐。对我这个从夜总会唤来的女人，你在消受她时是如此的温柔多情，文雅亲密，而且还如此的热情豪放。我沉迷在昔日的幸福之中，你特有的性格双重性——性欲激情与精神激情的融通，又

使我对你唯命是从，难以分割了，就像当年那个受同样影响的女孩一样。一个在柔情万种的片刻忘乎所以，肆意暴露自己的男人，在时过境迁之后，却无情无意地将一切抛进一望无涯的茫茫大海，遗忘殆尽的男人，我还没见识过。然而我也忘了自己了：在此刻的黑暗中，贴着你的人究竟是谁？昔日那个情深意切的姑娘就是我吗？是你孩子的母亲，一个陌生的女人吗？哦，在这个风流夜，一切都是那么亲切、熟悉而新奇。我祷告，希望这一夜永不会结束。

可是黎明又见，我们起床很晚，你邀我与你共进早餐。谨慎的侍者早就将茶摆好了，我们边喝边聊。你与我说话时就像知心人那样，态度坦诚而亲切，对任何不方便的问题以及我个人的情况，你绝口不谈，也不打听。我的姓名和住处，你没问；这对你来说仅仅是过眼烟云，毫无价值的东西，忘却的迷雾使那火热的一刻消逝殆尽了。你说，现在你要出门，去北非两三个月；在幸福中的我又发起抖来，因为耳边有一个声音说：完了，完了，早就忘了！我几乎要扑到你的脚下，大声说："带我一起去！"你总会认出我的，终于，终于，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终于还是没有认出我。可是，我在你面前是多么害羞，胆小而又卑下软弱啊。我只有说："太遗憾了。"你笑着看着我，说："你真的觉得可惜吗？"

我这时突然大胆起来。我站起身，长时间地紧紧盯着你，盯着你。然后我说："过去，我爱上一个人，他也总是出门旅行。"我的眼睛盯着你，直视你的瞳孔。"现在，现在他会认得我了！"我全身颤抖，心脏几乎要蹦出来了。但你仍然微笑着安慰我说："会回来的。""是的，"我回答"会回来，然而到那时，也就忘掉一切了。"

我与你说话的样子，肯定有些怪，肯定很有感情。因为你站起来凝视着我，有些惊异，又充满了爱怜。你用手扶着我的双肩。"美好的东西是不会遗忘的，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你说话时，低头看着我，仿佛要把我深深地印到你记忆中一样，我的心中感受着你目光带来的阳光。这目光穿透了我的心，我的生命被它探索

着，追逐着，吸吮着，这时，我以为盲人终于要重见光明了。他会认出我了，他即将认出我了！在这样的想法中，我的整个灵魂沉浸其中，战栗着。

但是，你并没有认出我来。没有，你没有认出我，此刻的我在你心中，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陌生，因为，要不——要不你就完全不会做几分钟之后你做的事情。你吻我，再一次充满激情地吻我。我头发变乱了，我不得不重新梳理它。我站在镜子前，这时，从镜子中，我看到——我简直羞愧难当，几乎倒在地上——我见到你正小心地往我的暖手筒中塞几张大钞。我怎么就没有在这个时刻叫出声，打你一个耳光呢！——我，从童年时代就爱上你的我，是你孩子的母亲，但你却付钱给我，为这一夜！我在你心中，只是一个塔巴林的妓女，仅此而已——你付给我钱！你忘了我还不够，还如此侮辱我！

我立即收拾自己的东西。我要走，要立刻离开。我的心都破碎了。我的帽子搁在书桌上，我伸手去拿时，注意到旁边那插在花瓶中的白玫瑰。这时，一种强烈的，难以抗拒的希望又在我心头萌生：我要再试一次，给你一个想起往事的提示："你的那些白玫瑰，你愿意给我一朵吗？""行啊。"说着，你马上拿了一朵。"但是，这也许是一个女人，爱你的女人送给你的玫瑰吧？"我说。"可能是，"你说，"我不太清楚。别人送花来的，谁送的，我也不知道；正是因为这，我才很喜欢这些花。"我盯着你。"没准儿送你花的女人也是一个被你忘记的人呢！"

你望着我，感到非常惊讶。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你。"想起我吧，在最后关头记起我来吧！"我的目光期待着。可是你亲切的眼睛仍以莫名的微笑看着我。你又一次吻我。但是你还是没认出我来。

我疾步向门口走去，因为我发现自己的眼泪要落下来了，但不能叫你瞧见了。我赶紧向外面跑去，因为太急，差点儿在前屋撞上你的仆人约翰。他连忙抱歉地站到一边，帮我打开房门，好

让我出去，就在这时——在这一秒钟，你在听吗？在这一秒钟里，我正眼含泪水，望着这位面容已老的仆人的瞬间，我看见他眼光一亮。你听到了吗？在这一秒钟里，这位老人，只在我童年时见过我的人，却在这一秒钟里认出我来。我真想为此而跪在他的面前吻他的手。我快速地将那些纸币，你用来惩罚我的纸币从暖手筒中抽出来，全塞给他。他吃惊地望着我，全身颤抖——在这一刹那，他对我的了解胜过你在一生中对我的了解。大家都看重我，宠着我，所有的人都对我好——惟有你，惟有你，惟有你忘了我，只有你一人，只有你始终没有认出我！

我的孩子去世了，我俩的孩子——如今我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人让我去爱了——除了你。可是，你对我来说又是什么人？你，从没认出我的你，从我身边走过时，仿佛是走过一条河，踩在我身上仿佛踏着一块石头，你一直走，走个不停，却让我在期待中消耗时光。以前我认为通过这个孩子，我能将你这个流亡的人给抓住，可是他毕竟是个孩子：他在一夜间便无情地离开我远行了，忘了我，再也回不来了。我又成了一个孤单的人，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孤独。我一无所有，你的东西全没了——再也没有孩子了，一句话，一行字甚至一点回忆也没有了。如果有人对你提及我的姓名，对你而言仍是陌生的，不过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罢了。为什么我不情愿死去，因为我对你而言早死了？为什么我不离你远远的，因为你早就远离了我？不，亲爱的，我并不怪你，我也不愿在你快乐的屋子中扔进去我的悲伤。我不会继续逼迫你的，请不要担心——这时，我的孩子去世了，请原谅，他独自躺在那儿，我不得不让我的灵魂在此刻再申诉一次。我不得不在这一次对你说，我只有这一次，说完我就沉默地退回到我的阴暗生活中去，就像我一直沉默地守候在你身边一样。可是，我只要活着，你就听不到我的诉说了——惟有我死了，你才可能接到一个在她生前爱你胜过一切的女人的遗嘱，可你却一直认不出她；

过去，她始终在期待你，但你却从没有呼唤过她，可能，可能，以后你会呼唤我，而我，因为死了，第一次不能顺从你，因我已听不到你的呼唤了：我没有一张照片留给你，也没有一件纪念物，就像你什么也没给我一样；你永远，永远认不出我了。生前，我的命运如此，死了，也是这样。在我留在人间的最后日子，我不叫你了，我走了，你都还不知道我的姓名和容貌。因为你在远方，感觉不到我的消逝，因此，我死得很轻松。如果你会为我的死而悲伤，我就不会死了。

我难以写下去了……我的头嗡嗡作响……我全身都疼，我发着烧……我想，我应该立即躺下。可能很快就去了，可能命运会怜悯我，不必让我亲眼看着孩子被人抬走……我写不下去了。再见了，亲爱的，永别了，我感激你……无论如何，事情如此这般仍是不错的……我直到最后的呼吸，也要感谢你。我觉得很舒畅：这一切我都告诉你了，如今你该知道，不，你只能感受到，我过去是如此爱你，却没有给你在这爱情中增添一丝负担。使我感到欣慰的是：你不至于对我存有痛苦的怀念。不会影响你美好而愉快生活的一点一滴……，我的死不曾有损于你做任何事……这让我觉得欣慰，你，我亲爱的。

但是谁……如今还有谁能在生日那天给你送白玫瑰呢？哦，花瓶也将空空如也，往日里一年一度围绕在你身边的我的一丝气息，我内心的一份情意，从今以后就消逝得无影无踪了！亲爱的，请你听，我请求你……这是对你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请求了……请你每逢生日时——生日那天很容易让人想起自己——买一些玫瑰养在花瓶中，这可是一件让我愉快的事情。亲爱的，请你这样去做，请你按我说的去做吧，像每年别人为他所爱的亡灵做弥撒一样。我可是不再信任上帝了，因此不要让他人为我做弥撒，我只相信你，只爱你一人，我仅仅想让自己依旧在你心中活着……啊，一年中只要那么一天，偷偷地，偷偷地在你心里依旧活着，就像以前我曾在你身边活着一样……我请求你这

样做，亲爱的，这是我对你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感激你……爱你，爱你……永别了……

他的手颤抖起来，放下信后，仍然久久地沉思着。他的心头泛起了某些回忆，其中有一个邻家的孩子，是一位姑娘，他又记起了一个夜总会的女人，可是，这些回忆都是模糊不清的，好像流水下的石头，飘忽不定，若隐若现。印象翻过来，又退回去，但是难以形成清晰的景象。他感受到了一些无法斩断的情感，但又想不出来。他感觉在梦中似乎见过这所有的形象，经常在沉沉的梦中呈现，但是那只不过是梦而已。

他又看见了那只蓝色的花瓶——在他面前的桌子上。花瓶里什么也没有，在他生日的这天，多少年了，它第一次是空的。他全身打了个寒颤：他仿佛看到一扇无形的门突然打开了，感到一股股冷风，从另一个世界来穿堂而过，直冲到他寂静的房中。他感受到了一种死亡，感受到永恒的爱情：他心中一时间悲喜交集，他想念那个无法看见的女人，无形的、仿佛来自遥远地方的音乐，满怀激情。

夏天的故事

去年八月，我在卡德纳比亚消夏。那个地方不大，位于科莫湖[1]旁，黝黑的树林映衬着洁白的别墅，很是迷人。喧闹的春天，虽然窄小的湖畔挤满了来自贝拉焦和梅拉焦的游客，但是卡德纳比亚依然保持着安宁与幽静。在这一段时间里，小镇四处洋溢着花香，天气晴朗，和风拂面，令人心醉。而这个旅店总是冷冷清清，只有零零落落的几位旅客，他们都惊讶于其他人居然也看上了这个僻静的地方，来此避暑。更奇怪的是，每天清晨起来，大家都发现对方没有离开此地。对于其中一位上了年纪的，举止优雅，非常有涵养的先生，我很是吃惊。表面上看，他是这样一种类型的人，既像极有分寸的英国政客，又像巴黎那些风度翩翩的花花公子。他从未参加过湖上的水面活动，而是成天坐在那儿，出神地盯着空中袅袅飘浮的香烟雾，有时也抬手翻阅一下书刊。连续两个雨天，一个人闷在房间里，非常孤独，而且他待人热诚、容易相处，因此我们初交便立刻亲热地相处起来。虽然我们年纪相差较大，这并未阻碍我们的交往。他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四处飘泊的人，说起他的家乡，是在利弗尼亚[2]，可是他到过法国，然后又转道英国上学读书，他从没有过正式的工作，多年来，居无定所，如同威客人[3] 和嗜好美景的海盗一样，总是急急忙忙、跑马观花地游历各个风景区和名城重镇。对于各种艺术，他都懂一

---

① 科莫湖：位于意大利阿尔卑斯山，方圆一百四十六公里。此地气候宜人，景色秀美，最适于疗养，文中涉及的贝拉焦、梅纳焦等地方，都位于科莫湖畔，是闻名遐迩的旅游休养胜地。

② 利弗尼亚：地名，位于波罗的海地区。

③ 威客人：就是诺尔曼人，公元八至十一世纪，经常在欧洲西海岸一带抢劫北日耳曼航行者。

点，但他厌恶投身艺术甚于厌恶爱情。他能长时间地进行艺术欣赏，但绝不会用一个钟点的功夫来进行艺术创作。他活得很悠闲散漫，无拘无束，也正由于缺乏任何组织的束缚，使得他生命中那些用许多珍贵的阅历凝结而成的人生经验，都伴着他最后喷出的那一口气而飘散了。

一天，吃完晚饭后，正是夕阳西下时，我们相约坐在旅店门前，看着近在咫尺的科莫湖慢慢地由光亮转为黯淡，在这个时刻，我把以上的那些想法告诉了他。“您的想法，或许有一定的道理，虽然对于过去，我是抱着怀疑的态度：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转瞬即逝。谈到诗歌，经过几十年乃至上百年之后也同样如此——烟消云散。可是今天有一段旧事我要讲给您听，我确定它能成为一部精彩小说的素材。请到这边来！我们边走边聊。”他笑着对我说。

就这样，我们走在了湖边那条美丽的小路上，小路上叠映着苍老的柏树以及蓬乱的栗树的影子，树枝倒映在湖面上，湖水轻轻地荡漾着。在湖对岸的贝拉焦此时如雪花一般洁白，又似空中游走的白云，夕阳为它涂上了淡淡的，然而又鲜艳的颜色，位于高耸的，黝黑的山包上的塞贝尼别墅的围墙上，也被染上了钻石一样的光芒。天气有些湿热，然而并不让人觉得气闷，温热的空气，如女子轻柔的手臂一样，轻轻地依靠在树木的影子上，气息中充盈着看不见的芳芬的花香。

一开始，他就说：“首先，应坦率地对你说，去年我在和如今这一样的季节，就来过卡德纳比亚了，并且也下榻在这家旅店里，此前，我没有对您提起过这件事。我曾向您提起过，我一直就不喜欢做曾经做过的事。所以您一定会惊讶于我怎么会在今年来这家旅店旧地重游吧。但是您好好听着吧！上回与这回是一样的孤寂。那位白天钓鱼，傍晚时又将鱼放走，到次日清晨又钓的游客，他是从米兰到这儿的，去年同样也住在这旅店里；还有两位英国来的老夫人，她们去年也住在这里，但是几乎没有人关

注她们那无声无息的生活;另外,还有一位英俊的年轻人陪同一位美丽虚弱的年轻女子,由于他们过度亲密的举止,使我现在还在怀疑她是否是他的夫人。最后,是一家具有显著北部德国特征的人,其中一位发色微黄、骨骼粗壮的年龄较老的妇人,她的举止显得蠢笨而不雅观,她有着一对如老鹰般锐利的眼睛和一张如同用刀子砍过的、尖锐的、喜欢吵闹的嘴巴。和她形影相随的那位妇女,一定是她的妹妹,这个我肯定不会看错,因为她们几乎长得一模一样,只是妹妹的脸庞生得较开阔,松弛些,而且爬满了皱纹。她们姐妹两个整天呆在一块,然而却从没有彼此说过话,只是每时每刻都在编东西,编织她们那无聊的时光,好似那冷酷的命运女神①在编织着这个寂寞空虚、肤浅愚昧的尘世。在她们中间,总有一位年龄在十六岁左右的小姑娘坐着,她一定是其中一位的女儿;是哪一位的女儿,我不太清楚,她那稍显稚嫩的面颊上已经出现了几分成熟女人的温润。她长得不太漂亮,身体太瘦弱,还没有发育完全,另外服饰装扮有点土里土气,可是她那迷惘的神情中蕴含着一种说不出来的令人感动的韵味。她眼睛很大,满溢着恍惚的光彩,然而她的眼睛常常犹豫不定地逃避着他人的注视,眨眨眼就遮盖了眼中的光彩。她同样总是在干着编织的活儿,可是她的手并不怎么灵活,织得较慢,手指还偶尔停住,安静地坐着,用一种如梦般的、全神贯注的眼光盯着湖面。莫名其妙地,我一看到这个场面就好像有一个奇特的东西怪异地揪住了我的心。紧抓住我心的莫非是一个人见到那位面容逐渐萎缩的妈妈和她那正当年轻、生气勃勃的女儿,并发现身体背后的阴影而产生的平庸却是不能回避的思考,是考虑到任何一张脸上都已经不知不觉爬满了皱纹,欢笑中悄悄地透露出了困乏,甜梦里已经无声无息地隐藏着惆怅而引发的遐想吗?还是

① 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中,有三位命运女神,各自负责织生命线,决定生命线的长度以及切断生命线。

在那小女子全身透露出的那种极其热烈、忽然产生、无任何目标的向往，是她们人生中那独一无二的，美妙的一刹那？这一刹那她们的眼睛热诚地凝视着世界，由于她们还未发现在未来的日子里能爱不释手的事物，未发现能依靠的霉烂的物件，就如同水藻缠绕着漂在水上的木棍一样。打量着小女子，远远地看着她那充满幻想的、温润的眼光，看着她对每一只小猫和小狗自然流露的热诚而亢奋的安抚形态，看着她一会儿做这活儿，一会儿做那活，可是任何活儿都干不完的焦虑的表情，我心里涌起了莫名的冲动。其次就是她在晚上，总是烦躁不安地翻阅着旅店图书馆里那几本破破烂烂的书刊或者是她随身带来的两本已经破损的歌德及鲍姆巴赫[1] 诗集的匆促的神情……您为什么发笑呢？"

我对他道了歉："居然将歌德与鲍姆巴赫相提并论了。"

"哦，原来如此！固然这比较滑稽，然而又不滑稽。您应该信服这一点，小女子到了这种年纪，所读的诗不论是优秀还是糟糕，是出自诚挚的情感还是一派胡言，她们都不会在意的。对于她们来说，她们早就陶醉其中了。这位小女子正是这样的情形，她的向往已经盛满了酒杯，让她的眼睛闪闪发光，手指头在桌面上轻轻抖动，走在路上，步子虽然迈得让人惊奇，显得迟缓，可是又显得很轻盈，透露出一种飞奔与害怕的韵致。看起来，她盼望能与别人交谈，倾吐她心中保留的任何事情。然而这里杳无人迹，惟有孤独，惟有毛衣针互相撞击的枯燥的声音，惟有这两位女人阴冷的、猜忌的眼光。一股无比怜惜之情在我心中悄然升起。然而我又不可以走近她，只是由于，第一，此时在一个小姑娘的眼里，年龄较大，显得苍老的人是无任何魅力的，第二，我不喜欢与整个家庭相识，特别是不喜欢与那年龄大的主妇来往，这些就杜绝了我与这位女子交往的所有可能性。接下来我便尝试着

---

① 鲍牡巴赫(1840—1905)：德国"牛眼式玻璃抒情诗"(这是自然主义作家对此派作品的戏称)的标志性作家。

干了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我推测：这位小女子尚未进行单独的生活，涉世不深，也许是首次来到意大利——在德国人眼里，意大利是一个有着富于诗意、充满幻想的爱情国度，被当做那些罗密欧们，那些在黑暗中说着情话，手挽着手，那些佩着闪闪发光的短剑、假面，女孩的伴娘以及浪漫温柔的情书国度，那只是因为英国人莎士比亚起了作用，虽然莎士比亚本人从来没有去过意大利。她肯定是在做着浪漫爱情美梦，可是谁又能猜得透小姑娘的梦呢？这些梦就像悬浮在天边的洁白的云彩，漫无方向地在蓝蓝的天宇中游走。这些似云一般的梦，夕阳西下时常常被抹上炽热的颜色，首先是紫色，一会儿便被燃烧得彤红。她脑袋里填满了种种对意大利的奇思妙想，所以当地的任何事情都不会令她惊讶。这样我就决心为她凭空想像出一位非常神秘的情人。

“就在那天夜晚，我写了一封又失望又恭敬温柔的信，信中有许多奇怪的含蓄的语言，而且没有落款。信中没有向她提任何条件，也没有许下任何诺言，总之，显得既热烈真挚，又极有分寸，如同从诗刊中照搬下来的一封充满罗曼蒂克色彩的情书。我很清楚，她由于内心非常兴奋，因此每日都是第一位用早餐的，所以我就将这封情书藏在餐巾里。第二天清晨，我在花园中远远地打量着她：看到她显然是非常吃惊；她那没有血色的面颊上，腾的一下绯红，甚至连脖子根都红了。她迷惑不解地看了看周围，浑身颤抖，像贼似的飞快地把信藏起来了，然后就心烦意乱，焦虑不安地坐在那里，早餐一点也没吃就走出了餐厅，来到户外那树阴遮蔽的，几乎无人踏足的小道上琢磨那封来历不明的情书去了……您有什么要说的吗？”

就在这时，我无意识地动了一下，所以要向他说明一下。“我认为这是非常莽撞的。难道您从未考虑过，她或许会追根问底——这很容易做到——询问一下餐厅的侍应生，是谁把信放进餐巾里的？或许她不会直接将信递给她母亲吗？”

“您说的这些，我都考虑过的。但是如果您亲眼目睹过这位

小女孩，这位胆小却惹人怜爱的尤物，就是讲话的声音稍大了些也要胆怯地向四周看看，那么您就不会再担心了。有的小姑娘非常羞怯，您能在她面前胡作非为，由于她们没有任何办法，只能自己默默忍受而毫不声张。我喜笑颜开地从背后观察着她，为我设计的这个玩笑产生的功效而窃喜。这时她又走回来了，我顿时觉得血直冲太阳穴，突突地跳：这小女孩换了个模样，步伐也乱了。她心中失去了主张，茫茫然地走过来，脸色彤红，在甜蜜的羞怯中透露出她笨拙的神态。这一天她都如此。她的目光穿过每一扇窗户，好像在窗子里能将这个秘密破译似的；她的视线纠缠于每位经过她身边的路人，有一回突然投射到了我身上，我万分谨慎地躲开了它，以免一眨眼就露出蛛丝马迹；可是就在这一刹那，我觉得她的疑虑像燃烧的熊熊烈焰，这令我十分惊诧，许多年来，我重又体会到，向一位小女孩的眸子里点燃第一朵火苗，这比设计任何玩笑都险恶百倍，都更蛊惑人，更易伤害人。随后，我看见她又坐在那两位德国妇人之中，手指头毫无神气地编着东西，间或飞快地摸一下衣裳。我断定，那封情书一定藏在那儿。我深深地迷恋上了这个把戏。就在那天夜里，我为她抒写了第二封情书，随后又连续几日为她写了信：我自己在这些信件中，感受到了热恋中的小伙子的情感，而且编造出了愈燃愈狂热的爱火，这幻化成一种抓住我不放的神秘莫测的、令人心跳的魔力，成为使我不能自拔的嗜好，如同打猎的人在设计陷阱或者把猎物引诱到他猎枪前来时才能有的那种力量。我获得的功效是无法形容的，甚至是骇人的，如果不是这个玩笑令我这样痴迷的话，我早就考虑结束它了。她的脚步轻盈愉快又凌乱不堪，如同舞蹈一般，她的面颊有点红，显示出一种奇妙的美感；她晚上肯定是失眠了，在盼望着清晨的信件，因为大清早的，她眼圈发乌，瞳仁里跳动着火星。她开始在意自身的服饰容颜了，头发上戴着鲜花，手儿轻轻地触摸着所有物件，表现出万分的温存；她的目光里总带着困惑，这是由于从我信件中涉及的许多生活小事中，

她觉察到写信的人肯定就在她身边，如同飘忽的小精灵艾丽儿[1]，弹着曲儿，在她身边飞来飞去，打探她内心隐藏最深的秘密，且不想让人发现。她是这样的幸福，以至那两位笨拙的妇人也察觉到了这个转变，她们时而用怜爱而惊异的眼光打量她那飞跑而过的身影和如鲜花般怒放的脸庞，随后就用不易觉察的笑容观察着。她的嗓音变得非常悦耳，清脆响亮，并且有点放肆，她的咽喉总是有些震颤，膨胀，好像一不小心就会发出声来歌唱，好像……您又笑什么呀！"

"不，不，求您接着说。我认为您说得很精彩，您极富——很抱歉——天分，您肯定能将这段事情叙述得非常动听，可以与我们的作家媲美。"

"您这当然是客套话，是在含蓄地说我的叙述，就像你们德国的作家一样，也就是说太多情，太细枝末节，枯燥乏味。好吧，我就长话短说！傀儡在前台舞蹈，而我在后台操纵，早就有十分把握。为了消除她对我的所有疑虑——因为有时我觉得她的眼睛跟着我的目光，在暗中观察我——我要使她认为，或许写信的人不住在旅店里，而是住在离这儿不远的某个度假区，天天都是乘着小木舟或汽艇从湖对岸过来的。这以后，只要开过来的船只一停靠鸣笛时，我就看到她托辞躲开妈妈的看守，飞跑过去，站在码头上，屏气凝神，考察着每一位上岸的乘客。有一回——那是在一个昏暗的午后，打量着她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发生了一件怪事。乘客中有一位英俊的小伙子，穿着意大利小伙子十分精致的衣裳，他的眼睛询问似的向这儿巡视着，于是这位小女孩沮丧的、寻求的、渴望的眼光打动了他。小女孩微笑着，脉脉含情，面颊上抹上淡淡的害羞的粉色。小伙子呆住了，打量着她——任何人如果看到他人投射过来的如此热情的、含义丰富的

---

① 艾丽儿：传说由气而生成的小精灵，行止飘忽，常人不可见。一些作家把艾丽儿描绘成变化无常，富有魔力的精灵。在莎士比亚的《暴风雨》，歌德的《浮士德》中，对艾丽儿都进行了描绘。

眼光，这很好解释的——微笑着，跟在她身后。小女孩跑走了，认定小伙子就是那个盼望已久，打探已久的神秘情人；她继续跑着，时而回头瞅瞅，这便是那种既心甘情愿又担惊受怕，既盼望又羞怯的亘古不变的爱情游戏，在这场游戏中，小女孩最后总是很愿意让小伙子赶上她。虽然他认为有些突然，可是显而易见是得到了女孩的暗示，这样小伙子便继续跟在小女孩身后，就在他快要赶上她时，我此时非常担心，认为这下后果不堪设想——恰好此刻两位妇人朝这边走来。小女孩如同受了伤害的小鸟向她们飞跑而去，这边的小伙子就小心翼翼地向后退，可是他们都转头，彼此交换了一下眼神，狂热地汲取着对方的眼光。这件事情向我敲起了警钟，我应该终止这个游戏了，然而它又具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我决心要不计后果地让他们的巧合起作用，在那天夜里，我当即为她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要使她把猜想当成现实。如今我同时操纵着他们俩人，因此这事情就越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次日清晨，小女孩的脸庞被悲伤迷茫的表情所笼罩，我非常诧异。她那飞扬的亮丽神采不见了，面容上有一种使我不知缘由的恼怒的神情。她哭得眼睛都红肿了，眼角还含着泪珠，很明显她心灵受到了极大伤害，非常痛苦。她不言不语也许正是希望能大喊大叫，她愁眉紧锁，眼睛里蕴含着一种悲伤欲绝的无助，与此同时，我却觉得很高兴。我有些害怕。居然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事情，傀儡不受控制了，我指挥她这样做，她却要那样干。我搜肠刮肚，也想不出对策。我开始为这个玩笑感到担心、惊恐了，以至夜幕降临前我都不敢回旅店里，只是因为这样做可以躲开小女孩眼睛里隐藏的那种如泣如诉的哀伤。直到我回到旅店，才真相大白。餐桌上空空如也，那家人已经离开了旅店。她只能离开此地，既然未能和他交谈上一句话。她此时还对那惟一宝贵的一天，惟一宝贵的一刻梦绕魂牵，可是她却不得把这些泄露给她的家人一点点：她美丽的爱情的春梦破灭了，她被别人狠心地拽回

到残酷的现实，拽回到这座偏僻落后的小镇。我早就把这个事件遗忘了，可是我至今还能触摸到她那最终的，哀怨的眼光，觉得好像我进入了她的生命中——谁又能清楚她内心的创痛是多么的严重——极度愤慨、毫无希望，心灵磨难以及最惨重的痛楚蕴含多么骇人的力量啊。”

他默不作声。我们慢慢地走着，夜色也逐渐浓重了。月亮从云彩背后散发出一种令人吃惊的、微微抖动的光彩。树林里仿佛到处都悬挂着星星，闪烁着月光，水面一片银白。我们就这样沉默着往前漫步。随即，与我并肩漫步的朋友忍不住开口说话了：“这就是那件旧事。它算不算一段故事呢？”

“我不敢肯定，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会将这件事情和另外别的事件一起铭记在心。我非常感谢您为我讲述了这件事情。说到它成不成为一段故事，或许它能成为一段引人注目的漂亮的小说开端。正是由于这几位人物前途未卜，他们不能全都把握自身，他们的命运才刚刚开始，并不是他们的命运本身，我认为必须把它从头写到尾。”

“我明白您的构思。您意思是，这位小女孩的命运，她重回那小城市，平庸生活的骇人的悲剧……”

“不，用不了这么繁琐。我丝毫不感兴趣于那位小女孩未来的生活。青年女子不管她们怎么自以为是，全是毫无吸引力的，她们的经历都是那么无聊，那么雷同。至于我们所说的那位小女孩，一抓住机会就会出嫁，成为一位憨厚男子的妻子，在旅店里的奇遇就会永恒地变作她记忆中的最令人心动的部分。所以我毫无兴趣，对这位小女孩未来的生活。”

“这倒有点特别。我不明白您能在那个小伙子身上找到些什么。他那如同刹那间喷涌而出的烈焰的眼光，是任何人在年少时都能发出的，然而有很多人从未发现过这一点，还有的人就在一瞬间把这种眼光遗忘了。人们只有到了年纪大了时才能明白这一点，这种眼光才正是人生能得到的最宝贵、最内在的东西，是

一种最圣洁崇高的青春权利。”

“对那位小伙子，我同样没有兴趣……”

“那是谁呢？”

“我感兴趣的，要把那个人物命运开端续写完的是那位老先生，也就是那位写情书的人。我相信，不管人老到什么程度，如果他尚能编出如此狂热的情书，在幻梦中吮吸爱情，那任何人都不能因此而责罚他，也不会不为之动容。我很想续写这件事是怎样假戏真做，描述他怎样自鸣得意于控制着这种游戏，事实却相反，他反被游戏所控制。他错误地相信，他只是用一个旁观者的眼光来看那位小女孩如鲜花初绽般美丽的容颜，事实上，他的心已被她美丽娇嫩的容颜所抓紧、所打动。但是，所有的东西忽然一下子都从他手中溜跑了，这一刹那他心中涌现出一股如激流般的企求，盼望参与这种游戏和拥有这个傀儡。使我感兴趣的是爱情游戏发生了陡转，将一位老先生心中的欲火燃得如同一位小伙子的欲火一样，而且他们俩都未完全体味到。我想使得老先生发愁且等待。使得他心绪不宁，使得他为了要接近她而追踪到她那儿，可是在最终的一刻又让他临阵脱逃，害怕接近她，使他再次退回到老地方来，心中抱着重新遇见她的愿望，抱着借助上帝，为他安排再次相会的愿望，可是这次相会结果却是非常令人痛楚的。我的故事就按照这个思路去编织，最终故事可能成为……”

“说谎，瞎编乱造，难以置信！”

我大吃一惊，扬起了头，他粗暴地打断了我的叙说，嗓音发涩，喑哑而且瑟瑟发抖，具有恐吓的味道。我从未发现过他如此冲动。那一瞬间我体会出，适时无意揭开了他的伤疤。他匆匆停下来，令我非常难堪。我发现他头上的银丝在散发着光芒。

我想立刻找个其他话题，可是他开始了讲叙，目前他嗓音又恢复了平和、温柔、热情、深沉，又稍带些忧伤，所以愈发觉得动听。“您也许是正确的。这故事当然饶有趣味。我清楚地记得巴

尔扎克把他最感人的小说中的一章称为《黄昏之恋最宝贵》[1]，借这同一标题能衍生出很多故事。然而那些洞悉最隐秘事件的老先生们，他们都乐意描叙本人的优势，而不喜欢揭示自己的缺陷。对于那些不过是如同钟摆永远摇摆的事件，他们却非常恐惧，确实不可理喻。难道您真认为卡沙诺娃[2] 的自传中碰巧‘丢掉’了那些有关他老年生活的记载是一种事故吗？当时，那只公鸡早就变为了戴绿帽子的乌龟，说谎的人变成了受害的人。也许是他认为他的手太重了，心眼太小了。”他朝我挥了下手。此时他的嗓音重归冷静、温和。“晚安！据我所见，也许在夏天的晚上讲叙旧事给小伙子听很不安全，因为它也许会让他们引发很多可笑的念头和产生种种有害无益的梦幻。晚安！”他的步子看起来轻松，但毕竟上了年纪，显得有些沉滞，他走入了夜幕中。天色越来越暗了。前几个温软的傍晚，因为气候湿热，我早就瞌睡重重了，可是此刻，睡意却被血管里汹涌的冲动抛到九霄云外了。每当一个人碰上奇异的事情，或者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如同亲身经历一般体会着陌生人的经历时，经常会产生像我这样的冲动。这样，我就顺着这条安宁漆黑的小路摸索着回到了卡尔洛塔别墅。别墅门前有大理石石梯一直延伸到路下的湖水里，我就势坐在了冰冷的石梯上。多么神秘美丽的夜晚啊！先前，贝拉焦的灯光如同萤火虫一般在附近的林子里明明灭灭，此时却反照于湖面上，令人觉得是那样的远不可及。这些灯光渐渐的，挨个的消失了，世界陷入漆黑的夜色里。湖静静地睡着，平静光滑的湖面仿佛是一块通体漆黑的宝玉，边缘经受着炽焰的焚烧。柔波轻轻荡漾，拍打着石梯，如同洁白的小手在弹奏着钢琴。遥远的苍穹高不可攀，夜空中闪耀着无以数计的小星星。它们闪呀闪呀，安谧幽静，可是时而会有一颗星星突然被抛出飞速转动的钻石转轮，

---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卡沙诺娃(1725—1798)：意大利人，探险家。晚年将本人的旅游，探险经历整理成了自传。

抛入夏夜里,抛入无边的漆黑一团里,抛入深山峡谷中,抛入远方的山岗上或湖水中,不由自主地被神秘之力抛弃了,如同一个生命被抛入了深不可测的命运之谷。

家庭教师

卧室里只剩下了两个小女孩。熄了灯，周围漆黑一片，只有一星微光在两只床之间亮着。她们俩都发出均匀而宁静的呼吸声，仿佛都已睡着了。

“我给你说呀。”突然，那个十二岁的女孩子从床上发出了非常细微的耳语，好像想试探另一个睡觉了没有。

“有什么事呀？”她姐姐问她。她比妹妹大一岁。

“你没睡着，我太高兴了，我有点儿事情，想跟你说。”

另一张床上发出了一阵响声，却没有听到答话。姐姐已经从床上爬起来，坐着准备听下文。在昏暗的灯光中，她的眼睛忽闪忽闪的。

“我跟你说，你坐过来点儿。不过，我要问你一个问题，近来曼恩小姐有点反常，不知你注意到没有？”

“是的，”另外一个女孩沉默了一会儿，回答说，“的确有些反常，不过究竟表现在哪些地方我可说不出来。她没有以前那样苛刻了。接连两天我功课都没做，她也没有批评我，我不清楚出了什么事，但有一点，她不再像以前那样关心我们了。以前，她经常和我们一起做游戏，但她现在不了，常一个人呆坐着。”

“我想，她心事重重，很不快乐，但是她极力不表现出来。如今，她也不再弹琴了。”

俩人的谈话停顿了一会儿，那个大一点儿的女孩接下来继续说：

“你不是说要给我说点儿什么事吗？”

“是呀，不过，你必须保密，不管是妈妈还是你的那个好朋友，你对她们都不能泄露半句。”

“我肯定不会这样的。”她回答说，好像受了污蔑，“有什么就

赶紧说嘛。”

“好的。我们刚上床睡觉不久，突然间，我记起自己还没和曼恩小姐道晚安，于是，我非常耐心地把鞋子穿上，悄无声息地向她住的房子走去。我轻轻地打开她的门，因为我想给她个惊喜，房子里亮着灯，但是并没有看到她的身影，有一阵子我还真以为她不在房子里呢。猛然间，我大吃一惊——有人在哭！我听到了她的哭声，我看见了她，她和着衣服躺在床上，头埋在枕头里。我大惑不解，因为她哭得非常伤心。趁着我还没有被她发觉，我把门轻轻地带上，退了出来。我受了惊吓，几乎寸步难移了，便在门外站了一阵。我还听见她的哭声从门里传出来，于是，我便走了回来。”

有一会儿，两个人都一言不发。后来，当姐姐的叹着气说：

“曼恩小姐，可怜哪！”

“我真的弄不明白她为什么哭，”年纪小一点儿的女孩又接着说，“近段时间，没有什么事情让她不快乐呀，以前，妈妈还挑她的毛病，现在也不找她碴儿啦，我可以保证，我们也没给她添什么乱，究竟有什么事情惹得她哭得那么伤心呢？”

“我想我能猜出来。”那个做姐姐的说。

“既然这样，你快猜猜。”

过了一会儿，只听见姐姐回答：

“她在谈恋爱，我确信。”

“谈恋爱？”那个年纪小点儿的女孩听到这句话，坐起来说，“她在谈恋爱？和谁？”

“你还没有发现吗？”

“你说的是奥德吗？”

“我指的就是他！他爱上了她。三年来，他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他从来没跟我们散过步，直到两三个月以前情形才有了改变。后来，他几乎天天都如此。曼恩小姐还没到这儿来以前，他几乎不理睬咱们，可是现在，他老跟我们有话没话地搭上几句，

每次曼恩小姐领我们出去，不管我们上公园、花园还是别的什么地方，都能碰见他，想必你也发现了吧。”

“这我当然已经发现了，”小女孩答道，“但是，我仅仅只认为……”

她的话音还没有落，另一个声音又响了起来：

“本来，我根本没留意这些事情，可是，后来我确信他就是把我们当做借口。”

接着，俩人都不做声，都陷入了回忆之中，还是那小女孩重新打破了沉默：

“就算如此，她也没有什么必要哭呀？他的确非常爱她。恋爱肯定非常快乐，我老是这么想。”

“我也总这样认为。”那个年纪大点儿的女孩说，带着梦幻般的神情“我简直都搞不懂是怎么回事了。”

她又说了一遍，好像要打瞌睡：

“曼恩小姐，可怜的人！”

她们的晚间卧谈到此结束。

次日早晨，虽然这件事情俩人都未再提起，但她们都知道她们心里想的尽是这件事。虽然她们没有心领神会地对视，但是只要一见到那个家庭教师，她们都不由自主地互相使个眼色。开饭时，她们就把她们的表哥奥德像个不认识的人一样暗中观察。她们暗暗地留意他，不跟他搭腔，她们一心只想弄清楚他和曼恩小姐是不是互相打信号来传递信息。她们只想马上弄清这个大秘密，以至于连玩耍都没有心思了。晚上，有一个问另一个，装着不经意的神情说：

“今天，你有没有发现点儿什么？”

“没有发现。”另一个回答得干脆利落。

说实在的，这个问题，她们都有点儿不敢谈论了。这种状况持续了好几天。表面上那两个女孩子正在安安静静地抄写读书笔记，但是她们觉得马上就可以把天大的秘密揭晓了，不免心里

惴惴不安。

好不容易，那个小女孩在吃晚饭的时候，发现了那个家庭教师对着奥德打了一个非常隐蔽的暗号，奥德还点点头，作为答复。小女孩非常激动，浑身直发抖，她的脚在桌布下面对她姐姐的脚踢了一下。那个大女孩大惑不解，迷惘地看着她，她向她投去一个暗示的眼光。这顿饭还没有吃完，但她们俩都急躁难安。好不容易吃完饭，那个家庭教师对姐妹俩说：

"我头有点儿痛，要到床上睡一个半小时，你们俩自己到书房去，做点儿事情。"

只剩下姐妹俩了，小女孩马上就说：

"等着看吧，奥德肯定会去她房间里的。"

"这是肯定的，"另一个女孩说，"她让咱们呆在这里，还不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为什么不到她的门外偷听呢。"

"不过，也许会有人从那儿经过……"

"还有谁会从那儿过？"

"妈妈呀。"

"这就坏事啦。"那个小点儿的女孩惊慌失措地思考对策。

"这样吧，你在过道上看有没有人过来，由我到门口去听。"

小的那个女孩显然不乐意，嘟着嘴巴说：

"可是，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把所有听到的话都对我说了。"

"这个你尽管放心吧。"

"说到做到哦。"

"当然说到做到！万一听到有人往这儿走，你就咳嗽一下。"

她们俩在过道上站着等着，因为激动心跳得咚咚直响。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呢？传来了脚步声，她们迅速折回了教室。不出所料，来人正是奥德。他一进曼恩小姐的房间，便把门给关上了。那个大点儿的女孩紧跟着走到门边，凑着钥匙孔偷听，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口。小点儿的女孩既羡慕又充满好奇心地

望着她姐姐，最后终于忍不住也蹑手蹑脚走到门口，但是被她姐姐一把推开了，当姐姐的非常生气，给她使了个眼色，示意她到过道那头去看有没有人走过来。这种状态持续了几分钟，但对那个小女孩来说，好像永无尽头，非常漫长。她好像站在燃烧着的木炭上，坐立难安，她非常着急，简直无法再忍耐下去。她姐姐什么都已经听见了，而她呢，为了这，她差点儿就要流泪了。终于她被一点儿响声惊动了，便急忙咳嗽了一声。姐妹们都跑到教室里去了。她们不停地喘气，过了好长一阵，才说得出话来。那个小女孩焦急万分，说：

“现在，把你听到的全都告诉我吧。”

那个大点儿的女孩一副茫然的神情，好像在自言自语地说：

“我确实弄不明白。”

“怎么啦？”

“太奇怪了。”

“到底是什么吗？”小女孩问道，显得有点儿生气。

“非常奇怪，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想他到她房子里去，是想吻她拥抱他，因为我听到她对他说‘我们先别这样，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和你说。’钥匙孔里插着钥匙，所以我完全看不见里面，但里面的声音我却听得一清二楚。‘有什么事情？’奥德问道，他这种说话的声调以前我从来没有听过。他的语调十分惊恐，而你知道平时他说起话来声音响亮，语气轻松愉快。可能她已经觉察出他在故装糊涂，我只听见她这样说：‘你了解得一清二楚，我想。’‘我什么也不清楚。’‘那你躲着我干什么？你几乎一个星期没有和我说一句话。你时时刻刻都在避开我。如今，我们到公园去，你也不再去等候迎接我们了，那两个孩子，现在你也不和她们一起玩了。你自己心里清楚，你这样躲避是什么原因。’过了一会儿，才听到他回答说：‘我马上就要考试了，这你肯定注意到了。我不得不忙于功课，我没有时间和精力考虑别的事情。我无能为力呀。’她开始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用温柔的声音对他说：

‘请你讲句实在话，奥德，你这样对待我，究竟我哪儿做得不好了？我从来没有向你要求过什么，但是有些事情，我们应该开诚布公地谈一谈。你全都知道了，这从你脸上的神情就看得出来，关于……。’”

说话的女孩颤抖得简直快说不出话来，听的那个女孩向她靠近了点儿，问道：

“关于什么事情？”

“‘我们的孩子。’”

“他们俩的孩子？”年纪小点儿的女孩忍不住打断姐姐的话，说，“不可能的事，他们有一个孩子！”

“她就是这么讲的。”

“大概是你没听明白。”

“我听得一清二楚，明明白白，我保证不会听错。更何况他还重复说了一句这样的话：‘我们的孩子！’过了一会儿，她又接着说：‘眼下我们如何是好呢？’正在这个关键时候……”

“啊？”

“我没有再接着听，因为恰好这时你咳嗽了一下。”

小的女孩完全陷入了迷雾之中。

“她绝对不可能已经有了小孩。那么，那个小孩现在在什么地方？”

“我和你一样不知道。”

“可能他被她放在了家里。妈妈肯定不可能让她带个小孩到这里来，她那么忧心忡忡，肯定就是因为这件事。”

“你简直在胡说八道，那个时候，她根本不知道奥德是何许人氏。”

她们俩迷惑不解，思考着这件事。只听那个小点儿的女孩又说：

“只有结了婚的人才会有小孩。她是不可能有小孩的。”

“可能她已经结过婚了吧。”

“不管怎样，奥德并没有和她结婚，你不要傻里傻气了。”

“那是怎么回事呢？”

姐妹俩互相对视着。

“曼恩小姐，可怜的人。”姐妹俩中的一个不无伤感地说。

她们俩说来说去，最后都以这句话结束，仿佛这是一声叹息，里面包含着对曼恩小姐真诚的同情。但这句话每说一次，她们就更加好奇。

“你认为那小孩是男孩还是女孩？”

“这个我哪里知道？”

“我去试试她的口风，这个主意如何？”

“你快住嘴！”

“她待我们太好了，我为什么不能问问她呢？”

“这种事情，他们从来不会对我们说，你去问又有什么用呢？要是正好在他们谈论这种事的当儿我们走了进去，谈话马上就中断了，他们会对我们随便说点儿什么，虽然我现在已经十三岁了，但在他们眼里，我们还是两个小孩子。去问她是没有用的，就算问了，她也不会对我们说实话的。”

“可是，我实在很想弄清楚怎么回事。”

“我肯定也和你一样。”

“奥德装出一副一无所知的样子，这真使我左思右想不知所以然。正如一个小孩子肯定知道自己有个爸爸、有个妈妈，一个人如果有了小孩，不可能不知道呀。”

“他老是喜欢捉弄别人，他还不是故意装糊涂。”

“但他不会在这种事情上捉弄人，至于他拽拽我们的腿脚，逗我们玩，这种事情他倒有可能捉弄一下。”

她们的话马上中断了，因为那个家庭教师走进来了，她们装作努力学习的样子。但是她们马上就发现了她双眼红肿，说话极不自然。她们对她产生了一种新的尊敬之情，安安静静地在那儿坐着。她们心里仍在想：“她那么愁眉不展，因为她有了个小孩。”

这种忧愁仿佛能够传染，不知不觉地姐妹俩也发起愁来了。

一个令她们震惊的消息，在次日用餐时传入了她们的耳朵：奥德要离开这里。他对他的姑夫说，下两个月他要住到外面去，因为他马上就要考试了，有许多事情要做，他住在这里不能够全身心投入，因为有许多事情会分散他的注意力。

听到这个消息，两个女孩心里忐忑不安。她们认为表哥搬出去住，纯粹是在逃避，这是一种软弱的表现，而且他之所以要到外面去住一定是因为他和曼恩小姐前天的谈话。奥德向她们道再见，她们转过身去，对他不理不睬，表现得非常没有礼貌。然而，即便如此，他和曼恩小姐的告别，她们肯定要仔细瞧瞧。她和他握了手，显得很平静自若，可是她的嘴唇在轻轻地颤抖。

这段时间以来，这两个女孩子活像变了个人似的。她们眼神忧郁，极少高兴地笑，她们好像对什么都漠不关心。那些长辈们也不再得到她们的信任了，她们在不断地留心观察，即使一句最普通的话，她们都会猜测，话里可能包含着欺骗的成分。她们像幽灵一样到处走动，时刻观察，她们一心想穿过那张网，从网孔里窥视世界的真面目，然而那张网把她们与真实世界隔开了，所以她们常躲在门外偷听。在她们的童年，她们如此纯洁，充满了信心，对周围一切感到满足，现在这一切已经丧失殆尽。只要父母在她们旁边，不管是什么时候，她们都会装模作样地忙一些非常孩子气的事情，并尽力表现出对这种事情充满热情。她们俩越来越团结一致，以此和大人的世界去抗争。她们会感到自己所知太少，力量太微薄，每当这个时候，她们俩就会互相抚慰对方，互相拥抱有时甚至相拥而泣。其实说不出什么具体的原因，但是她们的生活已进入了一个转折阶段，她们用批评的眼光审视一切。

她们有很多不同的苦恼，但有一件事令她们特别难过。她们在心里暗暗下定决心，尽可能不再为曼恩小姐添乱。她们十分聪明伶俐，凡事都努力按照老师的要求去完成，在学习上，她们互相帮助，在行动上，她们举止文静有礼貌。她们所做的一切，似乎

没有引起那个老师的注意，这才最真使她们伤心难过。她有了很大的改变：她老像在做梦一样，神思恍惚，每当她们对她说话，她才好像猛然间如梦初醒，从远处收回视线，看着她们。她可以一连几个小时坐着一声不吭，想着心事，两个女孩也总尽力不打扰她，走路轻手轻脚，她们以为她一定在想她的孩子了，那孩子又不在她身边。她们的女性意识已经被唤醒，这使她们比以往更加热爱那个女教师了，更何况，最近，她对待她们真是太温和太好了。本来，曼恩小姐性格活泼，不时还老爱唠唠叨叨，显得话太多了，而如今，她变得心事重重了，这一切在她们看来，都是因为她心中隐藏着那个让她不快乐的秘密。虽然她的眼圈老是红红的，但她们从未亲自见她哭过。十分明显，她要把自己的痛苦深埋在心里，她们对此感到非常难过，因为她们没有办法去抚慰她。

有一天，她们看到那个女教师背转身对着窗户外边擦着眼睛，年纪小点儿的那个女孩拉着老师的手，鼓足勇气说：

“曼恩小姐，你很不快乐，是不是我们做错了什么？”

女教师用手理了一下头发，非常温和地看着她说：

“亲爱的，不是的，你们没有什么令我不高兴的。”她吻着那个小女孩的额头说。

两个女孩仍然在不断观察。有一次，有一个女孩在她走进客厅时，听到了一两句大人们未来得及防备的话。一看到她走进来了，她的父母立即转移了话题，但她听到的这几句话足可以让她仔细想一想了。

“不错，我想找她当面谈谈。”她母亲刚才这样说，“我早就怀疑过这件事。”

其实，这个小女孩早已知道是什么事情，但仍旧找她姐姐，听取她的意见：

“你认为会是什么事情？”

全家人吃饭的时候，她们的父母对那女教师瞧来瞧去，并且互相交换眼色，这一切都没有逃过她们的眼睛。吃完饭以后，只

听见她们的母亲对曼恩小姐说道：

“我有事想和你谈一谈，你能到我的房里来一下吗？”

又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吗？很显然，是她们偷听到的那件事被人知道了。她们不由得十分激动，全身直发抖。她们只想马上知道事实，现在大人们还在瞒着她们，她们一点儿也不因为偷听过而感到丝毫羞愧。曼恩小姐前脚走进她们母亲的房里，她们俩后脚就跑到了门口。

尽管她们听得非常专心，但是仍然听不清楚，室内的声音低沉而又模糊难辨，这不等于什么也没有听到吗？恰好这时，她们的母亲突然提高了音调，非常气愤地：

“你是个什么人，你以为我们看不出来吗？你当我们都是瞎子啊。亏你还是个教师，毫无疑问，你影响了那两个孩子，而你还没有丝毫羞耻感……”

当她们母亲说到这里时，家庭教师打断了她的话，好像在为自己辩解，但她们听不清她究竟说的是什么，因为她的声音太低了。

“你有什么话尽可以说出来，几乎每个不检点的人都会找理由为自己辩护，你这种女人，全然不顾后果，一遇到男人，就以身相许。上帝不允许你这样做！你是个下贱的女人，你竟然敢来做教师，真是一桩怪事！我想，你自己心里清楚，这个家已经不再欢迎你继续留在这里。”

门外的两个偷听者不禁吓得全身发抖。虽然这些话的意思，她们还不能全听懂，但光她们母亲说话的声调，就足以让她们胆战心惊。没有听到回答，只听到曼恩小姐的抽泣声。听着听着，两姐妹不觉流下了眼泪，而她们的母亲似乎越说越愤怒了。

“现在，你就只会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了！你的眼泪就算流成河，我也不会为之所动，像你这种女人，我一向对她们不会施舍半点儿怜悯。你以后是死是活，与我们无关。当然了，你到哪里去申请救济，那是你个人的事，不关我们的事。我们这个家不允

许你再多耽搁一天，我只知道这个。”

曼恩小姐以绝望的哭泣代替了回答。曼恩小姐哭得那么痛心疾首，绝望无助，她们还是第一次听到，她们觉得，能哭得这样伤心的人，不可能犯什么过错。

有一会儿，她们的母亲没有做声。后来，她又声色俱厉地说：

“我要说的，全都说完了。你今天下午就把你的行李收好，明天一早你到我这儿把你的薪水拿走。好了，没你什么事了，你出去吧。”

两个女孩子一路跑着，回到自己房里。她们隔着玻璃，开始力图猜想事情的原委，到底出了什么事？为什么会突然起风波呢？对于她们自己的父母，她们头一次产生了一种反抗情绪。

“妈妈对她说话的那副样子，简直太过分了。”姐姐说。

对妈妈公然表示不满和责备，令妹妹感到惊讶，她吞吞吐吐地回答说：

“可是……可是……她到底做了什么，我们并不清楚。”

“她没做什么错事，我敢保证。曼恩小姐肯定不会有什么过失。我们了解她，但我们的母亲不像我们，她不理解她。”

“她哭得真可怕呀，哭得我难受极了。”

“是啊，简直太可怕了。不过，妈妈那样责骂她，已经够令她难以下台了，实在是太丢脸了！”

说的人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气愤地直用脚跺地。

正在这时，曼恩小姐无精打采地走进来了。

“亲爱的孩子们，我想今天下午你们俩自习，因为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去做，你们会很听话的，对吧？晚上，我再和你们呆在一起。”

两个女孩的表情又惊讶又可怜，但她没有注意这些，转过身，走了出去。

“母亲对她那样冷酷无情，真让人难以理解。她的眼睛红得厉害，你看见了吗？”

“曼恩小姐，可怜的人！”

语至于此，声细如丝，哽咽着说不出话来，谈话又以这一声充满痛苦的叹息而结束。不久，她们的妈妈向她们走过来了，她问她们想不想和她一起散散步。

“今天，我们不想去，妈妈。”

说实在话，她让她们感到害怕，也令她们大为恼火，因为她竟然提都不对她们提一下，就要把曼恩小姐赶走。现在她们的心情比较适合于就她们俩呆在一块儿。气氛十分压抑，一切显得死气沉沉，她们像囚在笼中的鸟儿，不停地在房子里走来走去，她们觉得受了欺骗。她们心想，能不能问问曼恩小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并且对她说，她们觉得自己的母亲太铁石心肠，令人胆寒，她们不能失去曼恩小姐，为了她们，曼恩小姐得留下来。可是，她们不敢这样做，她们担心这样会让她更加难过。再加之，这件事情她们是偷听到的，万一被人知道了，她们会很难为情的。整个漫长难捱的下午，她们两个人呆在一起，一会儿泪流满目，一会儿呆若木鸡，她们无数次回忆着他们在门口偷听到的一切——母亲声色俱厉、冷酷无情的痛斥责骂和曼恩小姐无助绝望的悲泣。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老师过来看她们，仅向她们道声晚安便匆匆走了。等到她走出屋子，她们觉得这气氛太压抑了，太沉重了，但她们越是急着打破僵局，便越是说不出一句话来。也许是她们的安静沉默感动了她，走到门口，曼恩小姐又折转身，紧紧地和她们拥抱，眼里放出温情的光，她们情不自禁地大哭起来。再次吻过她们后，女教师匆匆忙忙地离开她们走了。

两个孩子感觉到，这明显是最后一次道别。

“以后我们再也见不到她了。”一个声音哭泣着说。

“是的，等到我们从学校里走回家，她早就离开这儿了。”

“以后，也许我们还会有机会去看看她，到时候，我们就可以见到她的孩子了。”

"曼恩小姐,可怜的人!"

这几乎成了她们的口头禅,但她们说这句话的时候非常伤心,仿佛在暗示她们自己的命运也一样充满了不幸。

"我无法想像失去了她,我们将怎么办。"

"她走了,以后,我不会再要任何家庭教师。"

"我也一样。"

"没有谁会像曼恩小姐那样,更何况……"

话犹未尽便中断了。她们潜意识地有了一种女性意识,从知道她有了一个小孩那天起,她们对她更加崇敬尊重了。她们一直都是这么想的,这使她们自己也深深地被感动了。

"听我说。"

"什么?"

"我有个提议。趁她现在还没走,我们可以为她做点儿实事,以此表示我们和妈妈不一样,我们非常喜欢她。你愿不愿和我一起去做这件事情?"

"肯定愿意!"

"她特别喜欢白玫瑰,你一定知道。明天我们提前去上学,在路上给她买些白玫瑰,然后送到她房间里。"

"我们什么时候把玫瑰送回来?"

"放了学就送。"

"没用了,等到那个时候,她早离开这儿了。我想,我们先悄悄地把花买回来送给她。然后再吃早餐。"

"这个主意不错,明天我们千万要早点儿起床。"

她们马上把储蓄拿过来清点钱数。能够再一次向曼恩小姐表示她们有多么爱她,令她们非常高兴。

次日清晨,她们去敲曼恩小姐的门,手里捧着白色玫瑰花,但是没有人来开门。她们还以为她一定还没醒来,便轻轻推门往里边瞧。房里空无一人。床上的东西动都没动,分明表示昨晚没人在上面睡过,桌子上摆着两封信。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两个女

孩子惶惑起来，同时感到惊讶。

“我要去找妈妈。”大的那个说。

她毫不畏惧，直截了当地问她母亲：

“曼恩小姐去什么地方了？”

“大概还在她房里呆着吧。”

“她昨晚根本就没睡，她房里连个人影子都找不到，她肯定昨晚上就离开这儿了。为什么，你对我们只字不提呢？”

她们质问起她们的母亲，但她好像来不及注意她们的质问，突然间，脸无人色，急匆匆地找她丈夫去了，于是，他便去了曼恩小姐的房间。

他在房子里停留了片刻。她们看着她们的母亲，眼光阴郁，充满了蔑视，那母亲几乎不敢直视她们这种目光。

这时候，她们的父亲拿着一封已拆启的信回来了。他显得惊慌失措。她们的父母走进了他们的房间，小声地说着什么。她们头一次见到父亲如此惊惶，再也不敢去门口偷听了。

母亲走了出来，显然她刚才在房子里哭过了，她们一见到她就看出来了。她们问她，但她非常严厉地说：

“快去上学，否则迟到了。”

她们必须去上学，但是她们在教室里坐了整整四个小时，没有听进一个字。一放学，她们飞奔着赶回家。家里笼罩着一种恐怖的气氛，仆人们的表情也很怪异。她们的母亲向她们走过来，把早就准备好的话小心翼翼地对她们说：

“孩子们，以后你们不能再见到曼恩小姐了，她……”

两个女孩愤怒至极，表情恐怖，她们的母亲没有把话说完便停住了，因为看到她们那种神情，她不敢再向她们撒谎，不敢再欺骗她们。她转过身走开了，到自己房里躲了起来。

当天下午，奥德到这里来了，他是被人叫过来的，因为曼恩小姐有封信是给他的。他坐立不安，脸如死灰。每个人都尽量远离他，谁也不和他说一句话。两个女孩子坐在屋子的角落里，他

看出她们非常伤心，便向他们走过去。

“你别过来！”她们看着他，发出惊恐的叫声。

他来回地在房子里走了一会儿，然后走出去了。谁也没和那两个孩子说话，家里的人全都六神无主。她们俩也一言不发，不断地从这间屋子走到那间屋子，她们就这样毫无目的地走着。有时她们俩碰见了，也不说话，只是彼此对视一下，俩人全都泪痕满面。现在，她们已经知道了大人们是多么卑微污浊，她们一直在受欺骗。从此她们下定决心，永远不再信任任何一个人，对于她们的父母，她们心中已不再有爱。无忧无虑、天真无邪的快乐童年已经过去了，她们稚嫩娇弱的肩上已经担负了整个人生沉重的负荷，不可预测的恐怖在前面等着她们。虽然，对于这件既成的事实，她们还无法全部理解它的真正意义，但她们尽力在试图多领会一点。她们孤立无援，这使她们更加团结一致，但她们的亲切是无言的亲切，因为她们已经关上了心灵的门，这一关也许就是好多年。她们和身边所有的人对抗着。仿佛就在一天之中，她们已由小孩变为成年人了。

夜已经很深了，房子里只剩下她们两个人，毕竟她们还是孩子，她们渐渐感到房子里太冷清了，对于死人和诸如此类所有令人恐怖的事情，她们感到十分害怕。全家人都心神不宁，天气冷得厉害，也没有人记起去把汽灯打开，为了取暖，姐妹俩睡到一张床上，紧紧地依偎在一起。她们心中愁肠百结，却说不出来。直到后来，年纪小点儿的一个再也不堪悲痛哀愁，眼泪奔涌而出；年纪大点儿的一个也不禁哽咽着低泣。她们互相伏在对方的手臂上放声哭泣，她们的哭泣，是对未来世界的惊恐，今天她们第一次看到了一点儿它的本来面目，她们的哭泣，并非因为失去了曼恩小姐而悲伤，也不是因为疏远了父母而难过。不久，她们也将走进未知的世界，她们不知道等待着她们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她们将会长大，此后的生活就好像一座树林，虽然里面有各种各样可怕的东西，但不得不由此经过，她们对这种生活感到害

怕。慢慢地，她们觉得自己被人欺骗的感觉淡下去了，她们不再像先前那样痛哭了，只偶尔抽泣一下，到后来，她们睡着了，发出和谐有节奏的呼吸声。

生命的奇迹

谨献给亲爱的朋友罕斯·牟勒

在恩得威普市的上空，层层暗色浓雾低垂着，把整座城市缠绕在它那沉重炽闷的雾气中。一幢幢房屋转瞬之间便消失在轻烟薄雾中，一条条道路延伸的方向也依稀难辨。忽然，一阵震耳的轰鸣，一声轰隆隆的喊叫从空中的云团中滚落下来，仿佛神祇正在开口说话，原来是教堂塔楼里的钟正在发出低低的哀号和祈祷；塔楼被海洋般浩瀚无边暴戾无常的云雾海所吞噬，城市和村庄渐被淹没，甚至连那遥远的港口里的来自于大洋的狂躁而又安静地翻滚的潮汐，也被层层包围了起来。一道微弱的灯光想照亮一块引人注目的招牌，正在与这又湿又冷的云雾鏖战，然而只有那从僵硬的喉咙里发出的混杂不清的吵闹声和嬉笑声向人们表明——那是一个聚集着惧怕寒冷和厌恶恶劣天气的人们的小酒馆。弄堂里不见人迹；即使偶尔有路人经过，也不过是如同一闪而过的一道光，飞快地消逝在浓雾之中。这是一个星期天的清晨，是如此的令人感到精神萎靡不振，心烦气闷。

惟有钟还在那儿呐喊，无休止地呐喊，似乎是因为浓雾的压抑，使它们无法出声因而深感绝望。那些一心供奉主的门徒已经不多；来自于异邦的宗教观念已经侵入这片土壤，即使是那些尚未悖离教会的人们，却也对主日益疏懒。结果，难免就有相当一部分人借口于清晨的浓雾而有意逃脱自己应尽的义务。只剩下面容枯槁的老妇人们在毫不倦怠地捻着自己的十字架上的念珠，口中念念有词。贫穷的人们立在那里做着祷告，他们身上穿着只在礼拜祷告日才穿的简朴的服装。在祭坛和小礼拜堂里常见的明晃晃的金色饰物，与用于做弥撒的发亮的衣服互相映照，人们的身影隐没在教堂里那些深幽暗淡的大厅之中。雾气似乎

是从高墙之外渗透进来的，这里也同样飘荡着抑郁得令人不寒而栗的气息，如同那些正在思考的寂寥无人的道路。由于日光被遮蔽，就是连在清早做的布道也都是那般满含辛酸与冷酷：愤怒被冷漠的语调勉强压抑着，仇恨与高傲两种巨大的力量不可阻挡地相互纠结在这愤怒之中，传播给那些基督教徒们，因为仁慈的时代恐怕已经成为历史，教士们听到一则从西班牙传来的令他们愉悦的消息：刚登基的国王正动用他那万人之上的权威维护宗教事业。晦涩难懂的话语通过它所描绘的最后的审判的恐怖，向即将到来的时代敲响了警钟，这些语句似乎在众多听众的座位中悄悄地一排排地散播开来，又仿佛令人不胜战栗的潮湿冰冷的空气冻结成冰，在黑暗的角落轰然坠地，发出轰隆隆的声响。

在布道的过程中，两个男子大步从教堂大门走了进来。起初没有人能够辨认他们的身份，因为他们的头发凌乱地盖住了脸，整个人都被包裹在高耸严密的外套里。其中一位身材高大的人一把将紧裹全身的湿漉漉的外套拉开，露出一张秀气却又与众不同的面孔，面部线条柔润富态，与他那显示富有的资产者特征的发型相当搭配。另一位较为奇怪，他的服装很不入时，然而他那彬彬有礼的举止与他那张有着农民式高颧骨却显得宅心仁厚的脸庞倒是十分协调，这张脸有许多缕垂落的白发，平添了一份福音派新教徒所特有的宽厚。他们两人先做了一会儿祷告；其后，那位富商老板叫上那位年长的同伴与他一块离开。他俩小心地缓步进入侧厅，浓雾在侧厅的七彩缤纷的玻璃窗外久久徘徊萦绕不散，黯淡的烛火在湿冷的房间里打着寒战，屋里几乎一片昏暗。侧厅一边的一个小礼拜堂里摆放着留下了遗产的家族的许多赠品及许诺；富商老板在小礼拜堂前止步，手指他面前的一个小小的祭坛，话语简洁：“它在这里。”

另一位为了在迷朦的光线中看得更为清楚，凑前几步，同时用手挡在眼睛上方。这位画家的目光立即就被挂在祭坛一侧的

一幅明亮的画像深深地吸引住了，这幅画像柔美且栩栩如生。这是幅心脏被利剑所穿透的圣母的画像，它显得如此温和如此仁厚，虽然有掩饰不住的苦痛与哀愁。这位圣母玛利亚的头像美丽惊人，极像一位少女，正处于充满幻想的浪漫花季，那纯洁妩媚的微笑中飘着一缕淡淡的忧伤。浓密的黑发垂落下来，轻轻亲吻着她那清瘦白皙的脸颊，嘴唇红得炽热，如同一道绛色的伤痕，那线条极其细腻，一些线条如同勾勒纤纤细眉，只需轻轻一笔，就将一道希冀之光与一份活泼之美灌注到那柔和的面容上；一双深栗色的眼睛仿佛自另一个绚烂的世界而来，正陶醉在梦幻之中，然而她却又不得不离开那美好的世界，只因一种令人恐惧的苦痛。她的双手温顺地轻轻交叠着，插在伤口上的利剑被殷红的鲜血染红，胸脯仿佛在冰冷的剑刃刺入时因恐惧而微微颤动。她的整个头在熠熠闪光，所有的这一切，都被一种美仑美奂的异光所笼罩。甚至是在她心脏里涌动的血液也仿佛不是温热的鲜血，而是教堂的七彩玻璃由于阳光照射而映射出的如同片片花瓣的魔幻之光。画像上最后的尘世之光也被那渐渐散逝的晨辉所吸纳，这使得罩在美丽少女头上的圣洁的光环如同真实的焰火愈发光彩夺目。

这位画家久久地欣赏这幅画像，赞不绝口，忽然他将注意转向他们，说道：

“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够画出这样的画。”

老板微微颔首以示赞同。

“他是一个年轻的意大利画家。不过这个故事说来话长，我愿意从头给您讲述。而您本人也应该这样，他替您先安放了拱顶石，这您是知道的。看，布道完了；我们为这桩事除了教堂还要寻找其它地方，惟有如此，我们的努力才不会白费，我们的合作才能更好地进行。我们走吧！”

画家犹豫不决地在画像前伫立了一会儿，才转身离开。窗外，云雾缭绕，形成拱形图案，颜色愈发金黄，室内如烟如云的黑

暗渐渐淡去，那幅画像似乎愈发明亮起来。当他还在全神贯注地注视画像以致落在老板后面时，他仿佛看到，那如婴孩般娇嫩的双唇上弥留着一丝忧伤，唇褶似乎在微笑里消逝，新生的美丽在向他示意。他的同伴已走出室外，他只好快走几步，以便在大门口赶上他。他们俩如来时一样，一道走出了教堂。

初春的云雾在清早时还好像一件厚袍包裹着整个城市，此时已变成一层薄薄的银纱，缠绕在呈圆锥形高高隆起的屋顶上面，黯淡失色。条石路面上湿漉漉的，早晨的清淡的阳光在路面上憨态十足地跳跃嬉戏，折射出熹微的光芒，如钢铁在反光。俩人沿着迂回曲折的小胡同，走向位于敞亮的港口的老板的住宅。他们缓缓踱步，沉浸在对往事的追忆和思虑之中；老板很快开始切入正题，速度之快，超过了他们梦游一样的脚步。

"我曾经向您提到过，"他言归正传，"我在青年时到过威尼斯。我对基督教并不虔诚，以免做事时总是瞻前顾后，畏手畏脚。我对父亲的营业放任不管，整天和那些年轻人在一起寻欢作乐，在小酒店里饮酒胡闹，也会像别人一样站在桌子上高唱淫词荡曲，满口污言秽语。我从未考虑过回到故乡。我过着轻浮不堪的生活，正如我父亲心急火燎地从家里写信来威胁我说：他们知道我这样的人，他警告道，终有一天我会被这种放荡的生活给毁掉。我对这些忠告不过是一笑了之，丝毫不放在心上。偶尔也有心烦的时候，那就灌下一口葡萄酒，这样就能把一切烦恼抛到九霄云外。若是葡萄酒也无济于事，那么被妓女吻一下也可以聊以自慰。我总是将家信拆开后就撕为两半；我喝得烂醉如泥，感觉前途暗淡无光。然而，就在一天夜里，我终于和这一切分道扬镳。这样的情况很少见，那种感觉保留至今；似乎是上帝有意创造奇迹给我引路。我在那个小酒馆里坐着；我现在还能看见他吞云吐雾，和我的那帮酒友厮混。妓女们也在场，其中一个美貌出众；我们很少像这一夜闹得这样过分，那一夜风雨大作，雷声阵阵，恐怖之极。正当众人因一个淫荡的故事而大笑时，我的仆人突然走

进来，交给我一封从福兰特斯寄来的信。我勃然大怒，我讨厌读父亲写的信，因为他老是唠叨要我时刻牢记义务，切勿忘记信奉上帝，而我早就把这两件事给活活溺死在酒杯之中了。正当我准备将信收起来时，我的一个酒肉朋友——一个相貌英俊的年轻人，反应机敏，对骑士的一切本领样样拿手——他跳出来把信抛向空中，一面叫嚷着：‘别去听蛤蟆呱呱叫！它关你屁事！’一面伸手抽出军刀，手法娴熟地将那页正向下飘的信笺一剑深刺入墙内，以至于那把弹性良好银光闪闪的军刀悠悠直颤。然后他小心翼翼地拔出刀，将那封未拆开的信留在墙面之上。他笑喊：‘就让这只蝙蝠贴在那儿吧。’妓女们向他欢快地跑去，其他人鼓着掌，向他举杯庆祝。我也在笑，也在与他们一道狂饮，强迫自己加入到胡闹中，于是，信件、父亲、上帝和我自己，全都被我抛置脑后。当我们离开时，我把那封信完全给忘了；我们换到另一个酒家，花天酒地简直达到了无与伦比的程度。我从来没有那样酩酊大醉过。那个妓女美得让男人情愿去犯罪。”

老板下意识地停住脚步，用手反复地抚摸额头，仿佛在试图从脑海中抹去一幅不愿想起的场景。画家立即有所觉察，却有意不去看他，将目光转移到一艘正撑满帆快速地向海港驶进的三桅帆船，目光中似乎充满了好奇；两人缓缓地踱到一堆杂乱地堆放在港口上的花花绿绿的货物附近。过了不久，叙述者首先打破缄默，接着说道：

“结局如何您自然能够预料到。我那时候正血气方刚，而她又是那样美艳放荡，我自然情欲沸腾焦躁难耐，我们便一道离开了。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却出人意料。当她用她那令人心旌荡漾的手臂环绕着我，当我们的双唇接触时，我的疯狂却一下子如潮水般退去，热情变为无可奈何的回应；因为她的亲吻奇妙地唤起了我昔日晚间在家中与父母柔情问候的回忆。当我躺在她的怀中时，竟然会猛地想起那封信，那封父亲写给我的饱受蹂躏的未启之信，这真是难以置信！然而我当时的确觉得那一剑是刺入

了我的胸膛，鲜血从创口迸射出来。我从床上一跃而起，面色惨白，那个妓女吓得目瞪口呆，连忙问我缘故。我为自己竟然和一个陌生女人在她的床上亲热而深感羞愧，但我不好意思也不愿意将这刹那间突如其来的愚蠢的想法对她说。然而就在那一刻，我整个的人生都改头换面了。只有仁慈的上帝才能操纵这件事——不论是那时还是今天，我都这样相信。她不情愿地拿起我扔过去的钱，心虚地讥笑我是德意志的笨蛋。我却充耳不闻，急匆匆地冲入凄冷的雨夜，在河边冲一只小船声嘶力竭地呼喊，如同一个溺水的人在绝望地呼救。终于过来了一只小船，船主用金币喊价，我却毫不在乎，因为当时我那怦怦乱跳的心充满了不期而至的神秘的冷酷的恐惧，我的大脑中除了那封信，其它什么也塞不进。一个奇迹是这般突如其来地令我想起了那封信！我是如此迫切地想知道信中的内容，就像一个得热病的患者。一到达酒店，我就像疯子一样闯了进去，无视于大吃一惊的酒友们正对我热情地招呼，我三步并两步一跃而上一张碗筷乱响的餐桌，扯下附在墙上的信，一溜烟跑了出去，对落在身后的粗鲁的讥讽和恼怒的斥骂置若罔闻。当时天空乌云滚滚，瓢泼大雨倾盆而下。我躲到酒店附近的一个角落里，用颤抖的手拆开了那封信，风狂暴地撕扯着信纸，我紧紧地攥着信笺，直到我那充血的眼睛终于辨清了上面所有的字迹。信上只有寥寥数语：'母病危，望速归。'没有一句过去那些斥责一类的话语。但是，当我发现剑刃穿透的恰恰是我母亲的名字时，我羞愧难当……"

"一个奇迹，一个明显的奇迹，不是每个人都能明白，对当事者却意义重大。"画家喃喃自语，这时候叙述者又陷入了缄默，因为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他们并肩继续前进，一路无言。不久后，他们望见了远处老板豪华住宅里的灯火。老板一抬头看到自己的家，便加紧速度匆匆续说道：

"让我化繁为简吧。那一夜我是如何地在痛苦和悔恨中苦苦煎熬的就没必要多言了。我只须告诉您，次日清晨我跪在玛可史

教堂的台阶上，疯狂而虔诚地发誓道：若圣母能对我手下留情，让我的母亲原谅我，祝福我，我就会建造一座祭坛作为对圣母的报答。随后我即刻出发赶往安特卫普我的父母家，义无反顾，心中的恐慌、害怕和绝望一刻也没有停止。”

“我那面色苍白但身体尚称安康的老母亲正站在大门口。一见到我，她就欢喜地伸出手臂来迎接我，我嚎啕大哭，将我这许多天来因伤了母亲的心而昼夜挣扎在悔恨与担惊受怕中的所有的一切一吐为快。就从那一刻起，我的生活改头换面了，我相信是向好的方向发展。我亲手砌垒起这座房屋的基石，把我最珍贵的物品——就是那封信——埋在了里面。不久后我找人建造了那个祭坛，并竭尽全力地把它修造得静穆庄重，我是如此努力地实现我的誓言，这些您有所目睹。因为那些奥秘我无法参透，但您是懂得如何用艺术去表达的，不过您要知道圣母她还曾经向我显示过她的伟力，所以我能做的，只是献给圣母一幅神圣的画像，于是我致书给我的一位家住威尼斯的挚友，恳求他向我推荐一位他所知道的最出色的画家，来帮助我达成我的心愿。”

“转眼之间数月流逝。一天，一位青年画家突然登门拜访，自称是被推荐而来的，并向我转交了我挚友的信件，转达了他对我的问候。我现在还能毫无遗漏地回忆起这位意大利画家的那张与众不同的满是忧愁的面容，他与我在威尼斯醉生梦死时所结交的那些喧嚣的酒肉朋友迥然不同。他身材瘦高，皮肤黝黑，留着那种向两边分开的简单的发型，具有一张守夜人和苦行僧般超凡脱俗的苍白的面孔，因此与其说他是画家，毋宁说他更像修道士。我起初还对这位艺术家太年轻表示过怀疑，但朋友在信中对他的推崇打消了我的顾虑。他在信中说，由于意大利那些资深的画家身边不乏侯爵和市民、友人与美女，所以他们比公爵还要傲慢，再高的酬金也无法说服他们离开家乡；是一个巧合让他相中了这位青年艺术家，因为当时这位艺术家正迫切地渴望远离意大利，原因不明，因此他对薪金毫不在乎。不过事实上，这位青

年画家在家乡也颇具盛名，深受人们的尊重。”

“这位我朋友所推荐的人，性格内向，喜好安静。我对他的过去一无所知，但我有这样一种隐隐约约的感觉：他离开家乡的原因恐怕与一个美丽的女人有关。我认为这种行为是异端，是违背基督教的，虽然我手头毫无根据。您所看到的那幅画像，是在他没见过任何模特儿也没有多少准备，凭着记忆仅用了几个星期画成的，我总觉得这幅画像一定带有他所爱着的那个女子的某些特征。每次我去看他，就必定会看到他或是在反复欣赏那张美妙的面孔，或是在如痴如醉地观望着，不能自拔。我暗暗担心他是在把一个妓女当做圣母的模特儿来画，担心完成后的画像会失去神圣的光辉；当他准备画第二幅画像时我建议他重新挑选一个原型，他一言未发。没想到次日当我去他那儿时，发现他已毫无声息地离去了。我便犹疑不决地携着这幅画像去教堂，当我询问教士它是否可以装饰祭坛时，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他做得没错。”画家按捺不住，激动地插口说：“倘若不依据我们所曾见过的女性的美，那么，我们所描绘的女性那典雅的美又从何而来？倘若不能依照上帝的形象来创造我们人类，那么我们人类之中最完美的形象岂不是就变成了一个为表现完善形象而黯然失色，见不得人的衬托了吗？您选择了我来画第二幅画像，但我是一个穷人，穷人从来不会凭空想作画，他们总是孜孜不倦地模仿现实来作画，他们离开了现实就无法作画。如果我为了画好圣母头像，选择的是一个堕落女人而不是一个美好的女性作为模特儿，来描摹圣洁的女性，这是万恶不赦的；不过我可以去寻找美，我曾经在梦中见到过这样的女性，她的脸上具备了圣母的绝大部分的特征，我能够把它画出来。您要明白这一点，即使这张脸来自于一个堕落的人，只要你在描摹它时充满热忱与虔诚，那么你在这张脸上就找不到一丝一毫的欲念和犯罪的渣滓；这种圣洁的神奇的力量时常在红尘女子的表情中产生作用。我常常亲眼目睹过这样的奇迹。”

“无论如何——我对您充满信心。您是一个经历丰富思想成熟的人，因此既然您认为这其中没有丝毫罪恶……”

“恰恰相反！我以为它值得推崇，而积极抗议用它们来装点祭祀之所的，惟有那些新教徒和异教徒之流！”

“您所言极是。然而这个尚未实现的誓言如同一团熊熊烈火焚烧着我羞耻的心灵，所以请您早日动笔作画。时隔二十年，我已将这第二幅画忘到九霄云外；但是就在前几日，当我看见我的妻子在我的孩子的病床边恸哭，当我看到她脸上那愁苦的表情时，我终于想起了我的誓言，发现了我的过错。您要明白，这一次，圣母是在创造一个使人起死回生的奇迹啊！那是种所有的医生都对之束手无策避之不及的病。我恳请您早日完成这幅画像。”

“我一定竭尽全力。说实话，在我漫长的绘画生涯中，我几乎从来没有对一个作品感到这样为难过，因为我的作品如果不想在被放在那位青年画家的画像旁边时被人当做是一个出自三等画匠之手的粗糙不堪的作品——我强烈希望更多地知道那幅画像的影响究竟有多大——那么在我作画时，神的力量就必须会助我一臂之力。”

“像您这样的人一向值得信任。愿您一切顺利！放手去进行您的绘画创作吧。我希望早日从您的口中听到喜讯。”

在家门口，老板与画家又一次亲切握手，充满信心地凝视着画家的眼睛，那双眼睛好像山谷中波光粼粼的湖水，周围是凹凸起伏的悬崖峭壁，幽蓝色的光芒从那张德意志式的棱角分明而又粗犷的脸上折射出来。画家自作主张地咽下了一句已到嘴边的话，他有力地握了握那只伸过来的手。两个人在相互满怀理解的情况下分手告别。

画家漫步在码头上，步伐缓慢。当他还没有被工作束缚在室内时，他总是这样，这已形成习惯。他热爱这自然奔放绚丽多彩的图景，他的工作就活跃在这样的图景之中；为了更好地揣摩高

难度的有关透视的绘画技巧，他有时以一个满是露水的树桩为凳，来对某个劳动者独特的弯身动作进行写生。他心无旁骛，即使是水手们的叫嚷声，车辆驶过的轰隆声，以及那海浪冲刷海岸时发出的一成不变的如同在嘟嘟囔囔聊天般的声音，对他而言形同虚设。他投射出去的那些目光虽然不是来自于他心目中的形象的反光，但其中的某一道光很可能就在一切默默生活着的芸芸众生中敏锐地发掘出一件艺术品。生活具有七彩缤纷、变化万千、扑朔迷离的吸引力，因此他总是深入生活。他踯躅在船员之间，眼中满是观察和思索，但是没有一个人敢讥笑他，因为他那庄严而认真的神情举止在一群汇集于码头喧嚣而无所事事如同海滩上暗淡的贝壳和零碎的礁岩一样的人群中间，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不过，这一次他却很早便不再寻找。他被老板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这故事勾起了他对自己往事的回忆，所以就连往常如此痴迷于艺术的神奇力量今天也离他而去。虽然他目光所到之处的女性都是粗糙的渔民，然而他却无一例外地在她们脸上发现那位青年画家所作的圣母画像的柔和的闪光。他在摩肩接踵、身着节日盛装的人流中漫无目的地踯躅了许久，心思迷离，如在梦中；接着，他放弃了对那渴慕诱惑的抵制，又走过黑乎乎的迂回交错的胡同，回到教堂再去看一眼那个极其特殊的柔美的圣母画像。

自从那次谈话之后，几星期时间又匆匆流逝。画家在那时曾经一口答应他的朋友会完成这幅用于祭坛的圣母画像，可是那整天空白的画布仍在目光严厉地谴责着这位绘画行家。他好像惮于提笔，为了逃离那种对他的缩手缩脚的不客气的警告和无声的谴责，他宁愿整日泡在大街上。对于画家的内心而言，自从他那天看到了那位青年艺术家的作品，他的这种以活跃的写生为主的生活便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和未来之间出现断层，好像一面镜子注视着他，除了黑暗和阴霾，里面空空如也。再没有比

惧怕一种生活更让人恐惧的了；就好像是当你攀登到最后一座高峰，抬头一看，先是勇敢地举步，继而心头掠过一丝忧虑的恐惧，担心走上歧路，于是便再也没有气力步履轻快地继续前行了。这一次，画家惊觉，在他已经画过上百幅虔诚的宗教画之后，他现在竟然对画出一张圣洁的面容这件事无能为力，因为他自己也觉得惟有神的面容才堪称圣洁。他找过那些计时收费让人画像的女人，找过那些卖身的女人，还找过那些脸上闪烁着纯洁善良之光的可爱温柔的平民少女。可是，每每她们站在他跟前，他准备描摹第一笔时，他总能感觉到她们庸俗的人性。他在这个人身上，看到了暴食暴饮后金黄色的臃肿，看到了那在爱的追逐中的放肆嬉笑、行为粗野的欲望；他又在那个人身上，惊奇地发现那表面光彩一瞬的少女前额后无知的空白，发现那些娼妓曲腿的暧昧和行走姿势的低俗。在他四周涌动着的都是这类人，他突然发现这个世界是如此荒凉冷清，那神的呼吸已经停止，那些贪念和女人肉体的淫念无处不在，什么是神秘的贞洁，什么是能够清清白白地将自己献给另一个世界的愿望所带来的些微的惧怕，她们再也不会明白。他感觉自己缥缈无依，感觉自己罪孽深重，因为他把鄙俗的农夫作为耶稣的卫道者，把丑陋的女人作为他的女佣，因此他羞于打开那些收藏着他个人作品的画夹。这些想法压在他的头上，如乌云密布。他似乎看见，自己如同一个小农夫，跟在他父亲的犁耙后面走，凭着结实的农夫的手来犁开黝黑的土，他扪心自问，他与其这样循规蹈矩地播下黄色的谷种，看护孩子，是不是不如让那些因别人而生的秘密和奇迹为他那拙笨的手指所改变。他的所有的生活在他的手指之间飘摇不定，被短短一小时内对一幅画像的了解一截为二，这幅画像在他的梦中飘过，使他在梦醒后的数分钟内被痛苦与快乐所包围。这是因为，在他的眼中，当他向圣母祈祷时，他只会觉得圣母就在那幅画中，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这是一张如此超凡脱俗的画像，它在能够感应到神的女人驯服的光芒中熠熠发光，他依据朦胧的

记忆而融合产生这个美妙的形象，它迥异于他所看见过的所有的世俗女子的美丽。当他破天荒首次凭借着想像而非根据真实去创造一个圣母的形象时——时常在他脑海中浮现的是这样一个形象，圣母玛丽亚嘴角带笑，面色温和，怀抱一个婴孩，没有任何打扰，她的满足达到了极致。这时候，他那正准备作画的手指便仿佛由于抽搐而动弹不得似的软弱地松开了。奔流的鲜血已经干涸，手指技巧的娴熟，一旦面对他以心灵之目所目睹的那个仿佛被清晰地画在墙上的图像，就变得无能为力。他的内心在痛苦的烈火中饱受煎熬，因为他无法将他想像中最完美最理想的图像化为真实，即使是现实也无法从他蕴藏丰富的艺术宝库中提供沟通的桥梁。他焦虑地自问道：他已变成这副模样，是否还可以自称为艺术家？他一生是不是只是一个勤恳耕耘的画匠，就好像一个推车夫只会向工地送石块一样，只会把颜料涂到画布上。

这些杞人忧天的思考使他终日坐立不安，室内那空白的画布和仔细准备的工具也嘲弄着他，使他痛苦不堪，他不得不从小屋中逃了出去。他也曾好几次想要将自己现在的困境向老板倾诉，却又担心这位慈善的人不能真正理解他，因而相信这是一个拙劣的借口，因为他曾经作品丰富而且在画界内外都一向有口碑，因而老板恐怕不会相信他的能力不足以画出这样一幅画像，他一如既往地在巷里巷外漫无目的地游走，却仿佛有一根看不见的绳子将他系在这幅画像上，仿佛有一种魔力在冥冥之中管制着他的心灵，他内心深处暗自惧怕有一天一个偶然的事或一种神奇的力量使他在那个教堂前从梦游状态中惊醒过来。有几次他进入室内，潜意识中期待着能发现所有瑕疵以使那种诱人的力量失去作用；但往往一站在画像面前，他就无法妒忌，他沉浸在从艺术和手工艺的角度去欣赏那位青年艺术家创作的精品之中，他只会感觉到空气中有令人陶醉的颤动的心声领他进入更为美妙更为温馨的鉴赏的世界中去。当他一离开教堂，想起他

自身和他所付出的汗水后，他才感觉到曾经的痛苦更加强烈。

有一天下午，阳光灿烂，他又一如既往地到巷内巷外四处游荡，这一天他觉得心情轻松了许多。来自南国的第一缕春风，虽然没有带给他温暖，却将如许愈发生机勃勃的明媚春光吹进他的心里。画家仿佛第一次有这种感觉：他那笼罩整个世界的灰色的忧郁已经烟消云散，他的心中涌动着上帝的恩惠，就如同每一次伟大的复活奇迹发生之前都有飞逝而过的预示一样。三月明媚的春光在每个屋顶和大街小巷中跳跃，在微微摇摆的大小船只之间，港口散射着天蓝色的光芒，各色信号旗色彩斑斓地飘扬在海港上，城市里永不停息的喧嚣声仿佛在欢快歌唱。西班牙骑兵的一个巡逻队匆匆走到广场；人们一反常态，不再仇视地盯着他们，而是高兴地望着他们的武装和头盔上反射的金色阳光。妇女们的头巾在风中跳舞，脸庞生动而活泼；孩子们手拉着手一面唱一面跳舞一面围成圈形旋转，石头路面上响起他们轻快的脚步声。

在码头往日暗淡的弄堂里，也同样有光芒在悄无声息地跳跃，好像是在阳光中飘落的雨线，心情愈发愉悦的人们走了进去。太阳无法将那些前倾的依山而建的房屋屋顶全部照亮，因为那些屋顶相互依傍，紧密勾连，又黑又皱，宛若两位可亲的母亲正站在那里唠家常时戴的旧式女帽。然而那顽皮的光线在窗玻璃之间来回反射，犹如闪光的手在上下触摸，时显时没，又好像在恣意欢快的嬉戏中蹦来跳去。在某些地方的光线却又显得温柔且宁静，如同一只夜幕降临时的困意朦胧的眼睛。在街头，是一个多年来凝滞不变的黑暗的地方，它们在短暂的冬季里被大雪淹没。那里居民的眼中永远涂满了隐隐约约的忧愁和烦恼，惟有那些心中充满对光明的向往的儿童才会轻易地为这春日的第一缕阳光所蒙骗，穿着单薄的衣裳，嬉戏在凹凸不平、烟尘滚滚的石路上，不知不觉地陶醉在那因屋顶间闪现的蓝色的细光和阳光灿烂的跳舞而生的兴高采烈之中。

画家不知疲倦地走着。他感觉到，那一闪即逝的阳光似乎是上帝在用一缕恩惠的光芒照亮他的心灵，他仿佛因此感受到了一种不为人知的喜悦。他的表情不再是充满苦痛，而是散发着温和慈祥，这令游戏的儿童们把他认作神甫，仰视着他，怯生生地向他问候。画家无目的地走着，不知走向何方，因为春天新鲜的冲动在他的身体里激荡，如同鲜嫩的树芽在沙沙作响的老树躯干里扣着坚韧的树皮，恳求树皮让幼嫩的树芽获得光明。虽然他已经走了好几个小时了，但是他的步子仍像青年人一样轻快而欢乐，他显得更加神采奕奕，生机勃勃，他用那轻捷活泼的节奏快步地测量着他已走过的路程的距离。

突然，他戛然止步，以手挡眼，似乎是一道闪电的光芒刺伤了他的眼睛，又似乎是一桩恐怖的事情出乎意料地发生了。他仰头向一个窗户望去，才发觉原来是那窗镜上的强烈的反光将他双目刺痛，然而他的目光穿过那层金黄色与绛紫色交织的雾层，在一张暗红色的面纱上发现一个少有的幻象：那位青年画家笔下的圣母，正忧伤地后倚着，沉浸在遐想之中，如同在那幅画之中。他全身战栗了一下，绝望的恐惧和一个承恩者醉酒战抖的疯狂兴奋纠缠在一起，在这位承恩者的眼中，这是一个奇迹，因为奇特的圣母幻影是出现在光天白日之下而非黑黑的梦境之中，这样的奇迹为许多人所创造，能真正亲眼目睹者却少之又少。他没有勇气再次抬头，因为他觉得，自己还没有坚强到能够用他那颤动的肩膀去承担那痛苦的发现带给人的失望的一刹那，因为他惧怕，较之于他那颗心灵因怯懦而无情自责，这一瞬间会使他的生命更加支离破碎。直到他的脉搏渐渐缓慢下来稳定跳动，直到那脉搏的敲击不再让他的喉头痛苦时，他才艰难地直起身来，用颤抖的手遮住眼睛，目光慢慢地投向那扇他刚刚看见那张迷人画像的窗户。

他的眼睛被骗了！他看到的并不是那位青年画家的圣母玛丽亚画像中的少女，可是他也并没有因此而垂头丧气地放下那

只举起来的手。因为他认为连这一幅画也不失为一个奇迹，当然，较之于那个在他观察时出现的光芒四射的神的形象，这张画像更为人性，更为柔美，更让人怜爱。这位少女倚靠在反光的窗台上，一副沉思的样子，这与那幅摆在祭坛里的画像有相似之处，这种相似是祭坛画像曾经拥有却早已丢失的：卷曲的黑发在她的脸上投下许多细细的阴影，一种奇妙而苍白的光芒从她的脸上散发出来，不过她脸部的线条更为尖锐和坚硬，几近愤懑，嘴角隐藏着悲痛哭泣后充满叛逆感的愤怒，这种激愤即使是她那双梦想万千的眼睛中流露出来的失意也无法掩盖，从这双眼睛里能看到她曾经的刻骨铭心的伤痛。与生俱来的隐约的忧郁，天真的骄傲与蛮横，和这种被努力压抑的焦躁不宁，三者杂糅在一块。她的一动不动是一种宁静，这种宁静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一种容易愤怒的行为所侵入，它会对有点奇怪的东西和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置疑，即使是一个温馨的甜梦；她脸上的那种绷紧的神情告诉了画家，这种女人生活在幻想世界中，无时无刻都要依靠诸多渴望而活的影响已经在她身上略见端倪，倘若将那些她们所热恋的寄托希望与灵魂的事物从她们身边抢走，她们就无法生存。令他惊讶不已的，除了这所有的奇特和新鲜外，更是那自然界所创造的奇迹：这个奇迹就是在那光线四射的窗户中，从她的脑后射出如神祇之火的太阳的光芒，从她的卷发四周散发出来的圣光，使她的卷发如黑钢闪闪发光。在这个奇迹创作中，他有这样一种无比清晰的感觉：上帝向他指明了他该如何出色而成功地完成其作品的方向。

画家沉醉在欣赏之中，如痴如醉地呆立于街道中央，结果与一个推车夫撞个正着：“我的上帝！你也不看看路，是不是那个犹太美妞勾走了你这老头的魂儿，使你堵着路，把眼睛都看直了，像个笨蛋？”

画家像刚从梦中醒来一样吃惊，但他无心在意那粗野的言语，也没有因此而感觉有失尊严；他仅仅对这个罩着外衣的粗人

的话中透露给他的信息感兴趣。他惊讶万分地就那句话向车夫发话道：

“她果真是一个犹太女子吗？”

“不知道，但别人都这样议论。反正她不是本地人生的。这孩子究竟是他们从哪儿发现的或弄到手的，我一点不感兴趣，这件事和我毫无关系，我不过是道听途说。那位掌柜的对那孩子的情况知道得比我多得多，你如果想知道，就请你去问问他吧。”

他所谓的“掌柜的”就是那家飘荡着霉气和烟雾的小酒店店主兼旅馆老板。演员、海员、士兵和闲汉是那个小酒馆的常客，他们往往在那里过夜，因此那个小酒馆每天都是人声鼎沸、生意兴隆。他拥有一张浮肿的和善的面孔，他好像一张蛊惑人心的广告，引人注目地站在又狭窄又矮小的门口。画家不假思索地走向他。他们两个人进入到小酒馆里面。画家在一张偏僻的没清理好的木桌前坐下，稍稍显出兴奋激动，酒馆老板把他点的一杯酒放到他的面前，这时他恳请酒馆老板在他身旁坐一会儿。为了不叫邻座的几个因酒醉而大声叫嚷的水手听见，便压低声音告诉了酒馆老板他的希望。他的言语简洁，但按捺不住内心的波澜，酒馆老板惊异地听他述说他所发现的奇妙启示，似乎在努力地以他那被酒精损坏掉的迟钝的理解力来弄明白画家的想法——最后画家恳求酒馆老板同意让他的女儿去作他的一幅圣母玛丽亚画像的模特儿。他不失时机地提到，只要父亲允许，便算是为这次祭祀上帝的活动作出了贡献；同时他又讲明白了，他会用现钞作为对这份贡献的酬劳。

酒馆老板迟疑片刻，他一直在用他那又短又粗的指头挖着他那宽厚的鼻孔。末了他开口道：

“您千万不要把我看做是一个对上帝不尊敬的不良的基督徒。不过，您提的这个请求，还挺复杂。当然因为我是爸爸，我可以告诉我的女儿；您可以这么做，我完全相信您。听好了，咱们就这么说定了。但是，这孩子与众不同……可恶！那儿怎么了！”

突然，他气势汹汹地从凳子上弹起身来，因为他讨厌自己说话时被别人截断。另一张桌旁，有个人发疯一样地一面用酒杯咚咚地震凳子，一面嚷着要人再倒酒。酒馆老板忍受着责骂，不客气地从他手中夺过酒杯去添酒。并且他又顺便带来一瓶酒和一个玻璃酒杯，摆在客人的木桌上，满满地斟上两杯酒。他一饮而尽属于自己的那杯，擦了擦嘴唇和胡子，好像觉得心情舒畅了些，接着他说：

“我会讲给您听，我是如何遇见这个犹太姑娘的。我在意大利和德国都先后参过军。您要知道，那种职业非常不好，就同过去和现在一样坏，后来我在这一行觉得乏味了，便打算取道德国返回家乡，去从事一份正儿八经的职业；因为我花钱慷慨，我所有的黑钱都顺着指缝流走了，我几乎没留下多少黑钱，接着，我到达德国的一座城市。一天夜里，我初来乍到便听见外面一片喧嚣。我不了解缘由，只看见一群人聚众滋事，把犹太人往死里打。我好奇地跑上前去挤进人群，心里巴望着能看到什么，想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们砸别人的门、抢走别人的财物，侮辱妇女，无恶不作，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他们还不觉得满足，在那里叫嚣。我很快就看得厌烦，从人群中退了出来，因为我不愿让我的正义战剑被女人的血所染，也不想为了战利品跟妇女们打斗。我走进一条弄堂。正准备穿过这个弄堂回家去，一位犹太老人急匆匆地跑向我，他怀抱一个刚从梦中被惊醒的小女孩，络腮长胡在战栗，一副心慌意乱的模样。他对我说了许多含含混混的话，磕磕巴巴的。但我总算是听懂了他讲的犹太德语，大意是如果我能拯救他们，他必重金谢我。这倒是一笔不错的交易。那孩子始终睁大眼睛惊奇地盯着我，我很心疼她，便把自己的披风盖在他身上，带他们走向我的寓所。有几个守候在弄堂出口的人图谋不轨地走向老人，不过看见我手中握着一柄出鞘的剑，他们便放了这祖孙俩一马。他们跟随我到了我的寓所；由于老人跪着对我再三恳求，我便在那天夜里出发了，城中的大火和杀戮一直持

续到午夜。我们走了很远，火光还隐约可见，老人怔怔地无望地凝视着那团火光，小孩却沉沉地睡了一路。我们三人在一起没有多长时间，老人便身染恶疾，命丧途中。此前，老人已经交给我他逃难时随身携带的所有款项，同时还交给我一张上面写着奇怪的字母的便笺，请我转交给安特卫普市的一个经纪人，当然他已将该人姓名告知于我。他临终前将孙女托付于我。我来到此处，交出那张便笺，没想到它还真的效用神奇：那个经纪人支付给我一笔庞大得远远超出我预料的金钱。我喜出望外，因为我终于可以就此将我的流浪生涯画上句号，我购买了这幢房舍和这家酒馆，很快将那狂热的战乱时代忘得干干净净，我一直照料着这个孩子；有件事我不无惋惜：我曾经想过她长大成人后能够从我这个老鳏夫手中接管下这个家业，然而事与愿违。

“正如您今天所见，她整日如此。她总是痴痴呆呆地注视窗外，不与任何人交谈，即使是回答也只有一句，还很羞涩，她那畏畏缩缩的模样总让人觉得好像有人要欺负她似的。她没跟男人说过一句话。我原先是希望她能替我在这个酒馆里分分忧，就好像对面那家老板的女儿那样，替我揽客；瞧人家那孩子，可以和客人逗笑，哄他们开心，酒是一杯杯一饮而尽。但是我的女儿太拘束了：如果有人碰了她一下，她就冲出门外，一阵风似的。而后我便去寻找她，她总是躲在某个旮旯里缩成一团，嚎啕大哭，那样的哭都能把一个人的心给哭碎，让人以为她被谁欺负了呢。这孩子就这样怪！”

“您能告诉我，”画家插嘴道，他说话时好像越来越陷入深思，“她是依旧信犹太教，还是已经改信基督教了呢？”

酒馆老板用手挠挠头皮，神情尴尬。“我跟您讲，”他继而开口说道，“我参过军，自知我本身就不是个虔诚的基督徒。我现在还对自己以前很少入教堂，如今更不进教堂而抱悔不已。我的大脑一直对让孩子改教这桩事很不以为然，我也从没有正儿八经地尝试过这件事，因为我认为对于一个执拗的孩子，这样的举动

是白费气力。曾有人怂恿神甫来扼住我的咽喉，来恐吓我；无奈我便求他们不必担忧，等到孩子成年懂事再说。然而由于她性格内向又奇特，虽然她如今已年满十五岁，但此事可能还得再过段时间再说。对犹太民族有所熟知的人都认为他们本性就如此古怪；我也认为这位老者和这个姑娘都是好人，只不过无法接近她。我赞同您的建议，因为我觉得，一个基督徒永远无法做完拯救灵魂的工作，所以每一次进行这种工作都不容忽视……实话跟您说，这小孩对我并不是完全言听计从，一旦她对别人瞪大黑眼睛，那个人就惮于强迫她。您对这一切已有所目睹。我把她叫过来。”

他不无傲慢地站起身来，满满地倒上一杯酒，全部倒入口中，接着大步流星地穿过酒馆，正在此时，几个海员走进店来，抽着小巧的陶土制的纯白色烟斗，吞云吐雾。他殷勤地握了握他们的手，给他们倒上满满几杯酒，说了几句庸俗的笑话。然后，他才如梦方醒记起自己的任务，缓缓地沿梯而上，沉重严实的脚步一声声传进画家的耳朵里。

他心绪变化不定。原本他因这温暖的信任而心情欢悦，此刻，当酒馆里愈发明亮，他的心情却愈发晦昏了。他脑海中的那幅熠熠发光的画像被街上的灰尘和酒馆内灰蒙蒙的烟雾所遮蔽。他的心中隐隐感受到一种恐惧，因为他认为，把一个生活在野蛮粗壮的人群之中的浑身散发纯洁光芒的人间女子，抬升到他心目中最神圣的首位，是在犯罪。一想到那个由神秘和已揭示的奇妙启示告知于他的赠品将经某人之手送给他，他就不自觉地打了个寒战。

酒馆老板又返回来，一位少女的身影躲在他那高大肥胖的阴影之中，那少女似乎对那喧嚣的烟雾充满恐惧，犹豫不决地在门口止步，用那纤细的小手抓住门框，仿佛在请求帮助。她刚刚踏出一步，又被酒馆老板那句粗野的让她进来的命令吓回到楼梯通道的阴影中去。画家于是站了起来，走向她。他那年老粗糙

却不失温暖的大手握住她的小手，他注视着她的双眸，语气温和地轻轻说道："您愿意和我一块儿坐坐吗？"

听到这洋溢着圣洁之爱的银铃一样低沉柔软的声音，她惊诧不已地盯着他。她是第一次在云山雾罩的黑黑的酒馆里听到这样的语调，她感受到了他手中的温暖和眼中深沉的善意，那种对爱长久以来的渴求和终有一日为人接纳的微颤的惊慌，在她脸上不觉流露出来。他的温和让她的心灵之窗浮现出她亡故祖父的面容，那早被淡忘的银铃样的声音重新响起在她的内心，那声音是如此响亮，如此欢欣，一直飞跃全身所有的血脉，向上涌到嗓子眼，以致她难吐片言。她只好涨红了小脸努力地点头，动作的突然、生涩和拙笨看起来像正生着气。她满心希冀，羞怯地被他领到他的桌前，她没去移动那张长凳，小心地坐在他身旁的椅边处。

画家一言不发地向她慈祥地躬下身去。这位老者清澈的瞳孔里，栩栩如生地浮现出这小孩心中积蓄已久的孤单与拘束矜持的悲哀。他有种冲动，想拉她到身前，按照习惯祝福性地吻一下她的额头，但他担心使她受到惊吓，担心别人讥笑他这一老一少的眼睛。他对这孩子极为了解，简直无以言表。他心中涌起一股如涛涛热浪的滚烫的爱怜感。他非常懂得这个执拗的孩子的悲哀，这是一种强烈的不稳定的危险的悲哀，因为它原本是一个丰富深厚的爱的宝藏，这爱曾愿意施于他人，却又为人排斥。他温柔地轻声问道："你的名字是什么，孩子？"

她仰起脑袋看看他，目光既迷惑又信任。因为这一切对她而言都过于神奇和新鲜。她微微扭过身子，用颤抖的声音嘤嘤细语："爱丝忒"。

虽然是这样，这位长者还是感受到她不愿表现出来的对他的信任。他柔声说道：

"爱丝忒，我是一个画家，我将为你作幅画。对你而言，它绝不意味着什么不好的事，我会让你看到许许多多美好的事物。我

们有时候也可以像知己一样谈谈天。要是你同意，每天只花费一两个小时那么长的时间。你喜不喜欢到我那儿去，爱丝忒？”

少女不知所措，小脸愈发通红。她眼前出现了一个朦朦胧胧的谜，她无法找到谜底。最后，她只好用慌张的目光询问满心好奇地站在她身旁的父亲。

“我已经得到了你父亲由衷的许可，”画家连忙说道，“我不想也不会勉强你，一切取决于你自己。你同意吗，爱丝忒？”

他向她伸出一只农民特有的被晒得又红又黑的大手。她迟疑片刻，随后一言不发，羞涩地将那只白皙的小手放到画家手中以表示默许。他仿佛捕获到了一只猎物一样紧紧地握了握那只小手，接着松开手，眼中充满善意。酒馆老板十分惊讶于协议成交的速度，从桌边招呼几个海员过来看看这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一旦少女羞涩地发觉自己正处于众目睽睽之下，她便立即起身跑出门外，快得像道闪电。在场全部人的目光都惊异地跟随着她的身影。

“真要命，”酒馆老板惊讶万分地说，“你做了一件很棒的事！这个害羞的孩子竟会答应您，真出乎我的意料！”

他又将一杯酒一饮而尽，仿佛在证明他所说的话的真实性。画家开始不太适应这个逐渐变得愈发亲热的小圈子。他将钱放在桌面，与酒馆老板讨论了有关细节，感谢地同他握手，便忙不迭地离开了酒馆。他反感店内的烟雾和吵闹，他鄙弃在那里借酒撒疯的顾客。

夕阳西下，天边飘着粉红色的晚霞，他走在街头。这是一个澄净轻柔的傍晚，老者步履舒缓地向家走去，一路回想着对他而言如梦幻、难以置信却又大快人心的一幕幕。他的心开始甜蜜地颤抖，沉浸在对上帝的崇拜之中，就好像第一阵钟声从塔楼上飘荡下来呼唤大家去做祷告，接着四周所有塔楼的钟声都同时响起来，声音或高亢或低沉，或抑郁或兴奋，或响亮或幽怨，如同人的情感在悲伤、痛苦和快乐中起伏。虽然他仍不敢去相信他这颗

一生都走在循规蹈矩的黑夜中的心灵，到了垂老之年竟也会得到上帝的奇迹般光明之灯的垂青，但他亦不敢对它提出任何质疑；他在这朝思暮想得之不易的恩惠之光的照耀之下，走在指向家中的暮色沉沉的道路上，仿佛在做着美梦，又仿佛走在甜蜜的清醒之中……

时光流逝，画家的画笔迟迟没有在画布上着一道油彩。不过这再也不是因为那种使他缚手缚脚的灰心，而是一种潜在的胸有成竹的自信，这种自信不再是慌慌张张地计以时日，而是轻轻摇曳在被压抑的潜能和高贵的沉静之中。爱丝忒来了，一开始虽然显得不知所措和腼腆，可是不久之后，她那羞怯的纯朴的灵魂被慈父般的光芒照亮，她变得沉醉、纯真、温柔和驯服。第一天里他们仅仅是像阔别多年的老友重逢一样相互交谈，似乎要先重新认识彼此，然后才能寻回过去的珍贵友谊，用深厚的感情浇灌曾经的亲言昵语。过了不久，他们俩的心便因一种神秘的需求贴在了一起，虽然他们彼此差距甚远，但他们心灵中的某种纯洁、朴实和真挚却息息相通：一个是在生活的锤炼中在心底只留明净和宁静的人，谙熟人情世故却又因时间而变得质朴的人；另一个人对生活一无所知，因为她从前只能生活在黑暗中的幻想里，如今她的心灵第一次为一道来自光明世界的光束照射并反射出宁静而柔和的光辉。他们都是在茫茫人海中的孤独者，这使他们愈加相亲相爱。两性的差异对于他们已不值一提：对于老者而言，这方面的想法早已消失殆尽，他的生活仅仅为只剩下净化的回忆和垂老的光芒所照耀；对于少女而言，她对女性朦胧的情感还懵懂无知，在她身上，性只是一种模糊的、微弱的、散乱的、躁动的欲求。还有一堵摇摇欲塌的高墙横亘在他们中间——由于种族、宗教不同造成隔阂的高墙，血统的不同不可避免地给双方带来警惕和隔膜并因此而造成一种猜忌，这种猜忌阻碍了高尚的爱的诞生。倘若不是由于这潜意识中的戒备，少女必定早就眼

泪汪汪地投入老者的怀中，袒露蓄积在内心已久的汹涌的纯洁的爱，倾诉她独处时的忧伤和喜悦，深埋在她心底的恐惧，以及暗暗滋长的渴念。然而，每一次当她想要吐露心声，每一次当她那隐匿的情感就要借助清楚的语言表达出来时，她所有的话就像被一只无形的手一样的神秘力量强压回去，只有她那沉默时的目光、那紧张不安的神情在暗示和泄露她心灵的秘密。即使是老者，虽然他从来没有仇视过犹太人，但一种对犹太民族陌生的情感也在时时提醒着他。他期盼着，他能领着这个少女进入真正的宗教信仰的圣殿，所以他一直迟疑不决地不去动画笔。奇迹不可能在他身上产生，不过他要创造奇迹。他希望，终有一天她的眼中会闪烁着对耶稣深深的爱恋，这样的爱恋曾出现在怀着圣孕等待圣子诞生的圣母的眼中。为了让一个圣母在他手中诞生，他打算先让信仰充满她的内心，因为圣母身上除了有领报节的畏惧和敬重，还有幸福的信任。在他心目中，那应该是一片初春时节温馨的景致，云朵好像白天鹅在高空扇动羽翼，暖意融融的春天被它们用一条无形的丝线牵引着，到处一片新绿，春意盎然，生机勃勃，还有那羞答答的鲜花好像在用稚嫩的童声表达无以言表的喜悦。然而这少女的眼睛，在他看来，还过于畏惧，过于谦卑；这样慌张的眼神里尚无法点燃圣母领报和献身于一种朦朦胧胧的事业的神秘的焰火，只有那种沉重的民族苦难所产生的痛苦和偶尔跳跃的对主的反抗隐匿在这样的眼神中，这是对耶稣的仇恨。这些人所了解的，既非卑躬又非天堂的仁爱。

他小心翼翼而又心思缜密地寻求一个如何能使少女皈依圣教的方法。因为他明白，如果他将他的想法明明白白地告诉她，就好像上帝绚烂的形体在日光下显形一样，她不但不会颤抖地伏下身去反而会毅然决然地扭过脸，对这种不友好表示反感。他的画册中有很多描绘神话故事的插图，他在求学时代曾热烈地崇拜着这些英雄，后来也经常描摹过他们。他翻出这些画册，和少女并肩坐在一块儿欣赏，过了不一会儿，他就觉察到，其中有

些画深深地触动了她的心灵，她的小手开始不安地掀动画页，她呼吸的频率开始加快，她的双颊泛起微红。这么多年以来充斥在她眼前的只有酒店里肥胖的人影、身着黑衣的女人爬满岁月丘陵的面容和浑身脏兮兮的在街头叫嚷嬉戏哭闹的小孩。此刻一个五彩缤纷的美的世界忽然跃入这位寂寞的少女的眼帘，这里有衣着华丽、浑身光芒四射、优雅的美丽女子，她们或忧愁或高傲，或嗜爱幻想或满怀欲念；这里有骑士，他们或一身戎装或着过膝的华服，正在与那些女子谈笑风生；这里有国王，他们头上戴着银白色卷曲的长假发，金黄色的皇冠在他们头顶熠熠发光；这里还有英俊的男人，弓箭穿透了他们健美的身躯，他们或被钉在刑柱上，向前低垂着脑袋，或是被迫害得遍体鳞伤、鲜血淋淋。这个世界对她而言是那般新鲜，却又仿佛触动了她潜意识中的乡愁，它在她眼前展现了这样熟悉的景致：鲜绿的棕榈树和高大挺拔的柏树，蔚蓝明净的天空，天空下面的田野、山脉、城市及远处的景物都披着一层柔和的光辉，与现实中如同一团凝滞不散的乌云的北部景色相比，它显得非常活泼。

他时不时地向她讲述传奇故事。在帮她赏析这些画时，他插入了《旧约》中那些浪漫而纯朴的神话传说，在描叙伟大的时代中发生的奇迹和事迹时，他竟不觉间忘记了自己起先的想法，他是如此充满热忱，他运用了所有让人心仪不已的精美绚烂的词汇来宣扬对主真诚的信仰，正是由于这样的信赖，他才荣幸地获得这一段时间里一直朝思暮想的恩泽。少女被这位老者的热忱和信仰深深打动了，她觉得，一个神奇而与世隔绝的世界突然在茫茫黑夜里向她敞开了大门，她犹如身临其境。她的世界受到了震撼，它在暗红色的黎明从昏睡中猛然苏醒。她对这一切深信不疑，有三圣王被银色星球从遥不可知的地方带来的神话，有马背上和骆驼峰上满载数不胜数的闪光的宝贝的传说。她本人有过这样的体验。因为恰恰她自己就曾体验过与其相差无几的神秘力量，所以她认为它们都不容置疑。一小段时间后他们就将画册

抛置一边。老者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他亲身经历的与《旧约》中的传说类似的神祇；如许多在他那些年老而寡言少语的岁月中所梦想和描绘过的一切，如今都一股脑儿地说了出来，这令他本人都惊讶不已，就好像一个人在惊奇地观察另一个人递给他的一件从没见过的物品一样。他仿佛一个布道者在教学里用主的语言来讲述来宣扬；不过他很快就把他的听众和他的意图抛之脑后，听任那隐约的快乐感觉牵引着他，用诚挚庄重的语句汩汩喷溅出他心里那汹涌澎湃的泉源，好像是一朵鲜花满是生命的幸福与圣洁的花萼。他的语言在他的听众头上飞翔，因为他们是卑微的种族，因此他们再也进入不了他的国度，他们所能做的不过是瞪目结舌和低声自语；在他摆脱了世俗负担的美梦中他的语言愈飞愈高，一直到达天堂，突然，现实的痛苦却又拽住他的翅膀，如拴上了沉重的铅块……

画家蓦然回过神来，向四周张望，他的四周还飘散着那欢喜至极的言语所产生的紫色烟气；然而那冷酷而又秩序井然的现实却又无情地提醒着他。不过，在他的眼中，一切都仍然如梦般美妙无比。

爱丝忒顺服地坐在他的脚边，倚靠着手臂，凝望着他，那清澈恬静的蓝眼睛里突然光彩熠熠，目光缓缓地从他的头顶滑下。当他情感真诚激越时，他并没有留意到，少女蹲靠在他的膝盖前，抬头注视着他。在她的大脑中童年时的年代久远的语句混杂一团嗡嗡作响，她的亲生父亲曾经在一些特殊的日子里穿着墨黑色的节日长袍，用纯白色的布条编织而成的带子从上面垂下，照着一本古老而庄严的厚书，朗诵过那些同样庄重严肃令人敬畏又饱含真诚热烈的语句。那个她知之不多且遗失已久的世界在朦朦胧胧的色调中重新又浮现出来，勾起她交织着痛苦的饥渴，使她的眼中开始泪光点点，老人躬下身子，看到这激动的泪光，他给了她的前额一个吻，这时，他发现她那柔弱的躯体仿佛在哽咽般激动地战栗。他没有真正领悟她，他还以为奇迹出现

了，就好像上帝在过去馈赠给那些深入民众的预言家一般，如今在这神圣的一刻上帝赋予了向来沉默的他一个充满热情的雄辩家的口才。他以为，她在发抖，是因为她终于看到了那条能使人获得真正幸福的信仰之路，因而她心中充满了既敬畏又期盼的喜悦之情；她如同一把突然冒出火焰的火把一般晃动不停，微微战抖，火焰仍在摇晃不定地向上升，在火柱即将真正形成之前，突然它又缩了回去。他的心中因为这种误解而狂喜不已，产生了那种原本遥不可及的终点如今已近在咫尺的错误的想法。他语气庄严地对她说：

“我讲的都是奇迹，爱丝忒！人们都说那种事迹只在远古的时代出现过，然而我以我的亲身体验为证，就是在今天，奇迹依然存在，但有所不同的是，它们变得愈加悄无声息，它们只在那些相信并盼望奇迹的人身上才发生。此时此刻，一个奇迹就发生在你我之间，我的语言与你的泪水，在我们的心灵深处被一只无形的手糅合为一体，这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奇迹。你懂得我，因此你是我们的，就在此时此刻，是神圣的主赠予你眼泪，你已成为一个基督徒……”

他蓦然愣住了。因为这句话刚刚出口，爱丝忒就双手撑地从他的脚边弹跳了出去，仿佛正准备对他的这个念头进行回击。震惊和对画家怒气冲冲的疯狂的抵挡在她眼中猛烈跳动，她嘴边因这种神情而产生的线条犹如用刀刻出来一般棱角鲜明，她浑身发抖，犹如一个斗士正摆出自卫的姿态，那所有的愤怒立即从她身体内部喷涌而出，正准备做出最激烈的自卫……

转眼之间一切又归为平静。这种强烈的无声的抵抗使她深感愧疚。可是那短时间内曾被一种超越躯体的爱所融化的那堵阻隔他俩的高墙，如今重新变得高大而黑森森的。她的眼睛里，不再充满信任，也不再充满怒火，而是满含羞愧、不安和冷淡；不再是怀有神秘敬畏的期待，而仅仅是一种无感情的现实存在。她的双臂宛若一双在空中翱翔时被折断的羽翼，顺着她瘦弱的身

子软绵绵地耷拉了下来。她再也没有勇气去爱恋那个轰然破碎的美丽的幻梦了，即便对她而言生活依旧不失为一个新鲜而美好的梦。

老人也顿然醒悟，他被一种急不可耐期盼成功的情绪盲目支配了，不过这并不是他在上下求索的漫长一生中的首次挫折，因为生活并不仅仅只由信任和诚挚组成。所以他并没有觉得难过，他感到的不过是惊诧，是随之而来的对少女的愧疚，甚至几乎是一种欢喜。他轻柔地握住她那双滚烫的纤纤细手，轻声说道："爱丝忒，刚才你那么激动，几乎让我吓了一跳。我刚刚说的内容对你并无恶意。难道你这样认为吗？"

她摇了摇头，满脸惭色。继而她坚强起来，用几近坚决的语气说道：

"可是我不愿做基督徒，我不愿意。我……"她将这个字的尾音拖得很久，随后她才继续嗓音低低地吐出下面一段话，"我……我恨基督徒。虽然我对他们是陌生的，可是我憎恨他们。那些您讲给我听的仁爱的话是那么美好，超过我从前听过的任何一句话。我身边的那些人也自称是基督徒，然而他们却是如此粗暴和残忍。我……讲不清楚，说不明白，一直以来就是这样……不过每每我们在家中，听到基督徒这个名词，一种惧怕和一种憎恨就充溢了我们的话语……没有人不对他们恨之入骨……我也对他们恨得要命……因为每一次当爸爸带着我走在街上，他们就对我们大叫大嚷，有一回他们还朝我们投掷石块……我被其中一块击中了，血流了出来，当我大哭着喊救命时，爸爸却拉着我恐惧地逃走……我对他们知之不多……不过，我知道一件事……我们居住的是潮湿、黑暗而拥挤的弄堂，和我现在住的地方一样。犹太人只能住在那样的地方……可是在城市的另一面呢，却美丽无比。我从一间地处高处的房间远眺，看到了那里……那地方有一条河，蓝蓝的、清清的，河水在汩汩流淌，还有一架很宽的大桥，衣着鲜艳的人走在上面，就跟您让我看的那幅画上的图

案一模一样。每一幢建筑物都有围墙，上面有金子和艺术人像。屋顶好高好高，啊，塔楼也好高好高，里面飘出巨钟的歌声，阳光照在路面上好明媚。一切都美极了……我便对爸爸说，请他把我带到那地方去，带到那阳光灿烂的都市里去，爸爸的脸立刻就板了起来，他对我说：'基督徒会杀了我们的，爱丝忒。'……听到这话我怕极了……从那以后我就憎恨基督徒……”

她进入了她的梦里，因为那一切忽然又清晰地出现在她眼前。那些早已被她遗忘的、深埋在她心灵底部的、铺满灰尘的记忆重新复活。她又一次走在灰蒙蒙的犹太区弄堂里，回到家中。一切又记忆犹新，一切都栩栩如生，她知道，她有时以为是噩梦的事情，其实都是真实的，都是在曾经的日子里确实发生过的。她的语言慌忙追赶着那些历历在目却又一闪而过的镜头。

“那时候，有一天，很晚了……突然我被人从床上拉了起来……我睁开眼睛，看到我的爷爷抱着我，面色惨白，浑身战抖……房间里的每一处都在颤栗，在嘶叫，空气中充满了叫嚷和喧哗……他们的叫嚷声如今又响起在我的耳朵里，不过我现在终于知道了，那些不认识的人，都是基督徒……爸爸在呼喊，妈妈也在呼喊……我后来什么也不知道了……爷爷把我抱在怀里冲进黑夜，在漆黑的弄堂里穿梭……喧嚣和喊声一刻没停——异族人、基督徒……我怎么可能把这一切忘掉？！……再后来，出现了一个男人，他把我们带走了……当我睁开眼睛，我发现我们已身处在一个偏僻荒凉的地方，爷爷和那个男人，我后来就是靠他生存的……城市再也看不到了，那里的上空通红一片，就从那儿，我们就是从那个地方来的……我们又走啊走啊，一刻不停……”

她突然停顿了一下。那些镜头消失了，一切变得昏沉黑暗。

“我有三个姐姐……她们长得美极了，那天夜里，她们来到我的小床边，亲吻着我……我的爸爸身材伟岸，我根本够不到他的头，我常常被他搂在怀里……还有我的妈妈……我再也看不

到她了……我不知道她怎么样了，因为每当我向爷爷询问他们的下落时，爷爷就转过脸去一声不吭……后来他过世了，我再也不敢问任何人……”

她的话断了。她的喉咙里发出一声充满悲痛的哽咽。她轻声地接着说：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所有的一切……可是这一切怎么能如此残忍？我似乎又听见，爸爸就站在我的身边，说着那一句当时回答我的话——这句话一字一句地进入我的耳内……我不用再向别人打听了……”

她讲到最后，语言淹没在无声的哭泣中，那哭泣因痛彻入骨的悲伤和绝望而发不出声音来。就在若干分钟前，人生的美景还是那么明媚，让她陶醉，如今生活在她的眼中又转为昏黑和阴沉。老人全身心都投入到对悲痛的倾听中，早已忘却了自己原来的想法和目标。他伫立在她的面前，一言不发，接着他挨着她坐了下来，以便陪着她一起流泪。他流下了泪，因为他无法用言语来表达这种感受：她身上埋藏的悲痛是被他的崇高的人性之爱唤醒的，他深深地觉得自己犯了一个过错。他浑身发抖，他感觉到在他的体内，那在一小时内获得的祝愿和深重的苦痛，正如海浪般汹涌澎湃地起伏翻腾，至于它们将使他的人生高高托起还是将他的生活吸入可怕的峡谷，他无从知道。他除了深深地同情这位年轻少女的遭遇之外，对惧怕和希冀再也产生不了任何兴趣；他试图用语言来安慰她，可是于事无补——它们一句句沉重得像铅块，坠落到地面发出空洞的如同敲击金属的声音。绝对没有任何语言能够承载这样一种记忆的痛苦。

他的手伤心地轻柔地抚摩着她的头顶。她用一双迷惑的大眼睛抬头看看他，不知所措；随即她面无表情地站了起来，一面用手略略收拢了一下长发，她迷茫地四下张望，似乎对刚才发生的一切困惑不已。她的脸上布满了精疲力竭后的失望与难过，惟独两点暗暗的亮光还在她的眸子里跳动。她勉强使身子振作起

来，为了遮掩她那仍在哭泣的心灵，她随口说道："现在我该离开了，时间不早了。父亲还在等着我。"

她向老人点了一下头以示告别，面部表情机械冷漠，接着她收拾好自己带来的东西，转身正准备离去。老人那充满信心与信任的善解人意的目光自始至终都在追随着少女，此刻他将她重新叫了回来。少女费了很大的气力才将身子扭转过来，原来是由于她已经热泪盈眶。老人再次紧紧攥着她的双手，面露诚恳地盯着她说："我已经明白，爱丝忒，现在你一旦离开，就再也不会过来了。无论你信任我与否，我都要告诉你——那是因为你被一种说不清的惧怕蒙住了双眼。"

她的小手在他的手中开始恢复柔顺与信任，紧张的神经松弛了下来，这一切他都有所觉察。他信心十足地接着说道："继续过来吧，爱丝忒！让我们把那些事情都抛到一边去，管它是快乐还是忧伤。明天我就正式开工给你画像，一定会成功的，我相信。不要再伤心了，既然已成过去，那么就让它过去吧，千万别再去想它。明天，我们将迎接一个崭新的工作和希冀。好不好，爱丝忒？"

她泪光点点地颔首以示同意。她回到家里，心里充满了前途未卜的忧虑和畏惧，她的生活并无变化，但精神上较之过去，却丰富得多，充实得多了。

老人被反思所包围。他从未对相信奇迹感到过新鲜，因为他觉得它只不过是上帝在生活中随手拈来的小把戏，然而他仍然觉得奇迹庄严而又高不可及，与其让她在脸上写满了对神圣希冀的信仰，内心却不抱有丝毫期望，没有任何信任感，还不如放弃原来的打算。他再也不想让自己高高在上，充当上帝的代言人，他只想成为上帝的一个普通的侍从，尽心竭力地完成一幅人像画，然后将其虔诚地敬奉在神位之前，这与其他祭物别无两样。他发现他犯了这样的错误：没有耐心地守候奇迹的降临和发生，相反的，是忙不迭地尾随着信号，去寻求奇迹的踪影……

他那谦卑的心灵不断地下沉。这个女孩已无人对她抱有期望，他何必还要妄图让她身上产生奇迹？他的生命已经成为一棵中空的树叶落尽的枯树，只剩下枝丫还在留恋地伸向天空，这时，另一个生气勃勃的生命出现了并依靠在他的身边，战战兢兢而又信任有加的，难道这样的恩赐还不够丰厚吗？事实上他看到了，生命的奇迹已经在他眼前展现，这样的恩赐将使他那熊熊燃烧的爱仿佛一粒种子被埋入地下，又在以后绽放出灿烂无比的鲜花。难道他还不该满足于生命所赋予的这一切吗？难道那条他献身于上帝的道路不是已为上帝所指明了吗？他已经找寻到了那个他期望用来作为画像模特儿的姑娘；上帝的旨意就是以她为原型画一幅头像，而非将一种信仰强加于她的身上，难道不是这样的吗？这种信仰对她来说恐怕是一生都无法理喻的。他的谦卑的心灵愈发下沉。

暮色降临，他的屋内变得昏暗起来。老人在心绪不宁、惊惧交加的精神状态下站起身来，这种情况在他的晚年几乎没有过，平日里他的心境都是仿佛秋天一样清爽恬静，舒畅悦人。接着他走到一架书橱前，从中拿出一本已翻过无数遍的书册。他的心情是这样的狂躁不安，疲乏有加。他用颤栗的嘴唇疯狂地亲吻着手中的《圣经》，然后他打开书页开始读起来，直到夜已深沉……

作画开始了。爱丝忒偎坐在一把非常舒适的单人沙发椅上，上体后倾，正陷入遐思之中。为了消磨漫长的乏味的姿势不变的时间，她有时倾听着老人给她叙述千奇百怪的有关他自己或其他人的事情，有时又陷入四壁上都贴饰着织花壁毯的迷朦的梦境小屋。工作以比较慢的速度进行着。画家认为，真正正式画像的时刻还未到来，现在还未到火候，他画的这些图像仅仅是练习而已。他心中十分明确这一点，他脑海中勾勒的草图还缺少一个元素，这个元素非言辞和概念所能描述明白；因此他被一种仿佛着了火一般的紧迫感催促着，马不停蹄地画下去，一张又一张，

接连不断。他目光挑剔地将这些草图互相加以比较,虽然这些画已经非常真实细腻,然而他仍旧不甚满意。这些他对爱丝忒只字不提。不过他发觉,她那僵硬的神情中存在着一种情绪,这种情绪恰恰与他想像中的圣母应具有的柔顺的渴望相对峙,它每时每刻都停留在她的嘴边,即使是在她沉醉入甜美的梦乡时。她身上的那种稚气和抵触还太多太多,她还不够成熟,还没有能力去担负圣母灵魂中的那种神圣美好的重担。他隐隐感觉到,要想将这种阴暗的心理从她身上除去,语言无能为力,只有从她的内心入手,才能稍稍减少一点这种冷漠。然而那种母性的温柔的神情从来没有在她的脸上出现过,虽然初春灿烂的红色光芒透过窗户照亮了屋子,将其新生的力量公之于众,虽然整个世界的色调都如同温柔地吹拂过大街小巷的空气一般显得愈发柔和愈发沉着,她的表情仍旧是冷冰冰的。画家最终感到厌倦了。他终于认识到,他永远不可能强迫自己超越这道艺术的鸿沟。在他决心不再为原来拟定的目标做任何努力后,一个清楚的出自于直觉的声音突然响起在他的耳边并使他服从。他翻来覆去地斟酌每一种可能的方案,最后他做出了决定——放弃以爱丝忒为模特儿表达圣母领报节的信念,因为作为一个真诚信仰上帝的女子苏醒的第一个表现即脸上出现那种敬畏的神情,在她的脸上没有任何蛛丝马迹,他决定以她为原型画一幅手抱圣婴的圣母画像,他要将他最质朴最诚挚的信仰灌注到这个圣婴身上。他现在就必须立即付诸行动,因为犹豫不定又开始干扰他的思想,那朝思暮想的奇迹的光辉愈发黯然失色,渐渐地即将为那沉闷得令人窒息的黑暗所吞没。他并没有预先通知爱丝忒,便自作主张地取下已略有雏形的画布,更新为一张空白的画布,开始努力替他的新设想开山铺路。

第二天,爱丝忒按照惯例坐在长椅上,靠着椅背气态娴静地等待工作的开始——她对这桩事情不无好感,因为这项工作给她那原本寂寞而无聊的生活带来了色彩斑斓的话语和轻松欢快

的心情——正在此时，她诧异地听到有人在说话，是画家在跟一个粗鲁的农家妇女谈话。她充满好奇地侧耳听着，却因声音隐约而不知所云。随即她听不到那个妇女的声音了，一扇门被推了开来，老人怀中抱了个东西朝她走了进来，她起初没能辨认出那是什么。那是一个刚出生几个月的婴儿，浑身光溜溜的，胖嘟嘟的，很柔嫩。老人轻手轻脚地将小婴儿移至她的手臂中，刚开始婴儿还在左右乱扭，后来就安静了下来。爱丝忒如坠雾中，莫名其妙地睁大眼睛，一言不发地盯着老人。然而老人却也保持缄默，只是一直在微笑着，他看见她那盯着他的目光里满是疑问与害怕，于是他语气平缓地告诉她，他想做的事是画一幅她手抱婴儿的画像，语调里充满期待与恳求。在他说出这个要求时，他的目光中跳动着深厚的仁爱与善良之光。他的语言，他那意蕴丰富的停顿，都因为他那份对这位相识未久的少女所怀有的深沉的父爱，和对少女那个纯真而慌张的灵魂的真诚信任，而显得极富魅力。

爱丝忒羞红了小脸。她情不自禁地感到羞不可当，因而尴尬万分。她的目光畏缩着，即使是用余光来觑看这个赤裸裸活生生的小婴儿，对她而言也困难之极。她勉勉强强地让婴儿躺在她的腿上。她厌恶裸体，因此当她看着这个正在酣睡的无忧丰润的婴儿时，一种说不清的反感和惊恐油然而生，这种思想根源于犹太民族的清规戒律。她不由自主地试图遮盖住婴儿裸露的躯体，当她的手碰到这粉红色的柔嫩的肌肤时，又仿佛做错了事似的，缩了回去。她自己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会产生一种畏惧的感觉。虽然她脑中全部的语言都在惊恐地指挥着她那无所适从的手，但是对老人诚挚的敬爱禁止她将冰冷简洁的一个“不”字作为对老人慈善温柔的请求的回答。她感觉，她无法抗拒他的任何要求。她被老人那无言的却充满热切询问的目光压抑着，紧张得几欲大喊大叫，这种盲目的冲动无法用语言表达，具有野兽一般的疯狂和漫无目的。就是这个婴儿，是他，打扰了她的恬静的时光，将她梦境一般的舒适静谧击个粉碎，她将全部的仇恨疯狂地对准

这个甜甜睡着的婴儿。然而当她想反抗这个慈善的老人时，她却一下子泄了气，她无法去抗议老人那并无恶意的行为。在她那黑暗阴森的生活里，他就是那颗挂在空中皎洁的寂寞的明星。她谦恭却又迷茫地点了点头，如同从前答应他的任何一个要求一般。

他不再多说，开始动笔作画。由于爱丝忒那仍然慌张和迷惘的神情还不能表达他所要求的作品的主题，他只好先草草勾了个轮廓。那迷梦似的神情太脆弱太无力。由于她总在尽量逃避注视睡在她手臂中的婴儿的裸体，她只好将漠然的目光投向那些挂在墙壁上的与她无关的壁画和装饰品，因此她的目光里总也消除不了一种强迫性和抽搐性的东西。画家因为她这种源自惧怕感的机械而勉强的表情，也不由得感觉不自在起来。她一动也不敢动，因此她还深觉双腿负载过重。虽然画家认为她的反应是出于少女的羞耻感而不是源自传统教给她的厌恶感，但是画家从她那紧张的神情注意到了少女愈来愈无法掩饰的痛苦不堪的忍耐，他觉察到了她的不适应，于是将手中的工作停了下来。婴儿如同一只吃得饱饱的小动物依然睡得香甜而沉静，丝毫没有觉察到画家用双手小心翼翼地将他从少女的臂弯中抱出，移到隔壁居室的床上。婴儿一直睡在那里，直到他的妈妈，那个庸俗粗鲁的荷兰船工的老婆——她在这段时间内去恩得威普市逛街去了——回来把他抱走。爱丝忒终于解除了身体的束缚，重获自由，不过她只要一想到这样的恐惧感每天都要伴随着她，她就苦恼不堪。

她忐忑不安地离去，随后而来的日子里又忐忑不安地过来。她心里隐隐产生这样一种期望：只要她冷静地对画家说出一句请求的话，他很有可能会同意她的要求。这种想法愈来愈急不可耐，无法抑制。然而她做不出来；每每当她准备开口请求时，一种心底的矜持或者可以说是一种隐秘的羞耻感就将这句话从她的嘴边拽了回去，如同一只跃跃欲试的鸟儿，它正在实验性地鼓动双翼，打算接着一展羽翼直冲云霄，自由自在。不过随着她日复

一日地过来忍耐这种痛苦焦躁，她已经把这种事情当做家常便饭，如同任何一桩厌人的小事一样，结果这种羞耻感渐渐地为一种尚未觉察到的自欺欺人所取代。只不过她意识到这一点的那个时刻还遥遥无期。绘画进行的速度非常慢，虽然画家为了这一点已用措辞警慎的语言向她解释过。事实上，在他的画布上，仅有一些隐约的不关痛痒的轮廓的勾勒，和几笔匆匆落笔的线条。这是因为，老人并不是急于达到目标，而是在耐心等待爱丝忒放弃那种想法。这段时间内他仅仅是让少女坐在长椅上让他临摹以消磨时间，同时讲一些不要紧的故事，对婴儿的存在和爱丝忒的不耐烦故意视而不见。这件事愈发让他感到兴味盎然起来。

这一回他的信任没有背叛他。一个晴朗温暖的上午，窗户的窗框形成一幅明媚的澄净的美景：远方的塔楼，它身上那闪耀的灿烂光辉仿佛触手可及；屋顶上的袅袅炊烟，在绸缎般光滑幽深的碧空中悄无声息地隐身不见；近在咫尺的云朵，仿佛随时都会自空中坠落，就好像一只羽翼未丰的小绒鸟扑棱着翅膀跌进一片起伏不定的屋顶之洋中。太阳用它的手将它的碎金自窗口扔了进来，宛若叮咚作响的小金币一般，反射出跳跃的亮光，闪烁着溜溜滚动的光环，那纤细的光束如同一把把反光的匕首，那滚动不定的图案仿佛一些无法诠释其含义的暗示，犹如浑身发光的小兽，敏捷地钻过木板的缝隙跳了进来。小婴儿被这种晃眼而跳跃的嬉戏从梦乡中唤醒，他用手指头触动他那耷拉的眼皮，直到双眼终于睁开，他的目光在观察着、闪烁着。他开始在少女的臂弯中顽皮地扭动起来，少女迫不得已地抚慰着他。其实他想做的并不是离开她的怀抱，而是努力用他那胖嘟嘟的粉手手忙脚乱地去捉那些嬉戏在他身体四周的小亮点。他当然抓不到，不过他愈是抓不到手，就愈是兴致勃勃。他愈发手舞足蹈起来，那小胖手在阳光的透射中变得透明，甚至可以看见红色的鲜血在里面汩汩流动。这个手腿笨拙的小家伙被这种可爱的游戏所带来的奇特刺激深深吸引，就连爱丝忒也不由自主地投入进去了。婴

儿的徒劳无功，终于令她的脸上漾出怜爱且深情款款的笑容，她意味盎然地观赏着这无休无止的嬉戏，忘记了她原本对这个需要人呵护的可爱的小家伙所怀有的反感。她第一次看到，在这样顺滑的小小的身体上，竟然也能绽放一个生气勃勃的人类的生命，婴儿的一举一动都被她那充满童稚的好奇心的目光捕捉着。老人在静静地注视着这一切。他担心只要他一说话，又会再次唤回她那被抛到脑后的羞耻感和抵抗心理。不过，他那和善的嘴角却不觉漾出一个曾经沧海的老者的满足的笑意。他并不认为这种沟通有什么与众不同，在他看来，它不过是一种他期待已久的正常的对自然运行法则的信任。这套法则永不会被否认，永远被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他再一次感觉到，眼前就是那永恒却又不断变化的生命的奇迹，它自婴儿身上而出，立即激发出少女慷慨的善，这种善接着又回到婴儿身上，循环往返不停，从而使她通过自己本身和她身边的人经历两个人生，这样人就永远不会失去自己的美好童年。这难道不是圣母玛丽亚的上帝所创造出来的奇迹吗?! 她还是个少女，还没有成为一个通过自己的孩子从而延续个人生命的女人。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现实之中隐含着所有奇迹的迹象，生命中每一个可以看见的变化的时刻，都散发着遥不可及的光芒，包含一种人类始终无法懂得的狂叫。

若干个星期以来，神的思想和非神的想法一直在他的大脑中交相扭打，牢牢控制着他，这一次，他终于再次真实地感应到了奇迹正在诞生。不过他也明白，这里有一扇紧闭着的黑色的大门，人类所有的官能到了它面前都只能恭敬地转身而回，它们不可能再奢求什么，除了崇敬地亲吻一下那拒绝它们的门槛之外。为了打消这些想法，将它们抛到九霄云外，他拿起画笔开始工作。为了描摹这真实的情景，他抬眼望去，这时，他被深深地震撼了。他终于反应过来，此时此刻正以一种鲜活真实的力量向他悄无声息地扑面而来的，恰恰是他一直以来在一个为纱雾所笼罩的世界里所努力建造的。这一幅他寻寻觅觅的画面如今在他的

眼前开始呼吸。这个像鲜花一般茁壮的婴儿双眼放光，正用小手抓扑光点，他全身上下为着这光点产生的柔和的深沉的光辉所笼罩，宛若一个小小的天使。还有另一个美好的形像，她在嬉闹的婴儿的头顶上方，正弯着腰温情脉脉地注视着婴儿，婴儿所散发出的耀眼的光辉似乎也照亮了她本人。为了防止任何不测的发生，她那双修长的婴孩般娇嫩的双臂正将婴儿环起来，小心地看护着他。一道光华从她的头顶闪现，既而又藏匿入发丝之间，仿佛那种光华就是从她的头发里由内自外发散的。游戏的光线与柔和的活动合为一体，无知无觉与如梦幻似的追忆相联，构成了一幅瞬间形成的由七彩玻璃拼凑而成的脆弱易碎的美妙画面。

老人看着这一对在光线的游戏中变得亲密无间的少女和婴儿，如置身梦境，隐约间他突然由远远的梦幻回忆起那幅差点就被忘却的意大利画家的画像以及他本人对主的真诚信仰。他再度感觉到上帝在召唤他。不过这一回他不再沉入梦想，相反地，他全力以赴地关注这一瞬间。他紧张地抓住婴儿双手舞动的姿态和少女平时是那般淡漠如今却是如此柔情的神态，似乎是在尽力使这一闪即逝的刹那变为永恒。他觉得他体内的创作冲动如同年轻人一般在热血沸腾。他全部的生命就是一次拼搏，是一次沉醉，是瞬间的对光彩和色调的吸收，是他用于绘画的艺术之手的抓捕和塑造。此时此刻，他觉得，主的神力和生命无限丰富的奥秘第一次就这样近在咫尺，他所关注的是永恒而不是刹那的奇迹，这刹那的时刻就诞生在他的双手之下。

这个小小的嬉戏并没有延续太长时间。婴儿终于厌倦了这种徒劳无获的抓取游戏，同时当爱丝忒无意中发现老人正在面颊泛潮、情绪高潮地作画时，她深为诧异。在他的脸上，再一次出现那天他给她讲叙上帝和不计其数的奇迹时所表现出来的做梦一般的明媚；那种恐怕在造物世界中丢失对崇高的强烈的毕恭毕敬的感觉又一次在她心头涌起。在这个时刻，她因对婴儿痴迷

而令画家狂喜不已;那微不足道的羞耻感在这种具有容纳力的感情中融化殆尽。她所目睹的一切都只不过是生命的丰厚;她又一次惊叹于这一瞬间的绚烂多姿和崇高庄严,就像她过去惊叹于画家拿给她看的面生且遥远的人物画像、美如梦幻的城市和遍地鲜花的迷人风景一样。她那苍白的生活和单调的灵魂之旅,被对未知和遥远美丽的渴望涂抹上了绚烂的油彩。然而,谁也没有发现,有一种自我创造的向往在她的心底升腾,犹如隐匿在黑夜中的一线光芒。

在这一天,爱丝忒和那幅画像的整个命运发生了大转弯。阴暗的帷幕终于降了下来。这时爱丝忒正赶往画家的画室,步履轻快,脚底生风。她现在开始嫌当模特儿的时间过得太匆忙了,这是因为,她认为它们是一系列因果相关联系紧密的环节,每一个环节对她来说都意义重大,缺一不可;而她从前对生命的意义一无所知,曾经还以为用一枚小小的铜币就可以在一些无聊的事情上拍板。这时候,与婴儿那柔弱无依需人呵护的粉红色身体相比之下,老人在她心目中的地位不觉间失去了以前那首要的位置。她的厌恶忽然被一种无理的甚至是专横的爱怜所取代,那种怜爱是一般女孩子对儿童和弱小动物往往会怀有的感情。她全心全意地欣赏和抚摸婴儿,母爱和一种女性的伟大情感在她身上复活了,她不知不觉地沉浸在一种忘我的热情洋溢的嬉戏中。她来这里要做什么已被她彻底忘却。她一到屋里,就将这个如花似锦的小婴儿搂在怀中,坐在宽阔的靠背沙发上,投入到与婴儿温柔嬉闹的游戏中。婴儿不久就认得了她,冲着她憨态可掬地咧嘴笑起来。她不再记得她此行的任务是为了那幅画,不再记得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个裸露的婴儿带给她精神压迫,使她苦恼不已。她觉得这些事就如同她从前那些不计其数的自欺欺人的梦境一样,已经过去很久很久了;她曾经在阴暗痛苦的弄堂里孜孜不倦地编造这些美丽的幻梦,然而只要现实微微一吹动,它们立即碎裂成泥。呆在家中她就会产生一种陌生的感觉,好像人们闭上双

眼进入黑暗的梦魇一样；惟有在这一刻，她觉得，自己才不是行尸走肉。当她的手拢住婴儿胖嘟嘟的小手时，她感觉，这个梦不是苍白的。那个从那双大大的蓝眼睛中冲她展现的笑靥不是幻象。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生命，她渴望将自己的一切投入到把生命贡献给世界的事业中；当她还是个纯真的少女时，她就产生了那种自我奉献，拥有那种女性化的依恋的渴望的感觉，这一份丰厚的无形财产是她们犹太民族所不曾遗传下来的。这样的意识深处的欲望和对欢乐更为强烈的渴求开始在这场嬉戏中秘密地生根发芽。不过，现在这一切还仅仅是表现为有趣的想法和脉脉含情的艳羡嫉妒，温柔的游戏和天真无知的梦幻四者之间的交替出现而已。她一面轻轻地摇晃着婴儿，如同儿童们撞动布娃娃一样，一面不知不觉地打着瞌睡，在那个只属于母亲和女人的梦幻世界里——那是一个遥远的广阔无垠的世界，洋溢着柔情与甜美——翱游。

老人凭着他那颗睿智的心灵敏锐地感应到了这个变化。他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她不再像以前那样亲近他了，但绝对不是因为更加陌生了；如今他更像是在她身边的一种温柔的怀念，而不再像曾经那样是她全部的希望所在。他爱爱丝忒，因此他对这种改变深感欣慰。爱丝忒身上那种正值青春的善良而强大的本能已经开始复苏，老人希望她那沿袭而来的自闭和抵制能早日被她的这些本能击溃，而不是等待他的努力来慢慢瓦解。同时他也知道，她愈是把爱与期望全部赐与一个呱呱坠地的新生命，与此同时，他这个风烛残年的垂垂老者所能从她那儿获得的爱就愈发在减少，愈发在消殒。

他认为是爱丝忒对婴儿重新萌生的柔情造就了这样一个美妙的时刻。若干幅韵味十足的画面展现在他的眼前，它们各不相同，却都是在以不同的方式解释同一个主题。首先是一场温柔的嬉闹：爱丝忒在与婴儿游戏，她像回到了童年一般自由自在地释放快乐，她的动作温柔轻巧，既不僵硬也不过分热情，所有温和

的色彩浑然融为一体，所有令人见之犹爱的姿态和睦地荟萃一堂。接着，恬静的时刻到来了：当婴儿玩累了，缩在爱丝忒温暖怀中甜甜入睡时，她修长的双臂像两个天使一样环着他，守护着他，在她的眼中，流露出款款柔情的愉悦，跳跃着拥有者充实的幸福感，隐藏着不易觉察的热情。她轻手轻脚地摇醒了正在闭目小憩的婴儿，这样的景象随之而来：四目相对，下意识地，不由自主地寻觅着彼此，一方是脉脉含情，呵护倍至，一方是享受关爱的快乐闪烁。接下来是那魅力无穷的令人迷茫的瞬间：婴儿伸出小胖手来吃力地抓少女的乳房，呼唤母爱的赐予。爱丝忒羞得面红耳赤，双颊泛出玫瑰色的红潮，然而此刻她感到的仅仅是一种尴尬和窘迫，而非过去的厌恶和惧怕，于是一缕甜蜜的微笑在她的嘴角荡漾开来。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画家一直在创作这幅画像。他从数百种温情中提炼出一种温情，从数百种目光中——游戏的、欢快的、敬畏的、甜蜜的、温柔的目光中——提炼出一种目光：母性的目光。一幅庄严的宁静的画像终于诞生了。它铅华洗尽，返璞归真。画面很简单，由一个正在嬉戏的的婴儿和一个正温柔地垂着头的少女构成。不过色调鲜明和谐，都是他从前未曾找到过的色彩；人物的形象轮廓明晰干净，仿佛一株被暮色染黑的树，树笔直地指向崇高神秘的彩霞。画面上飘拂着一种比现实生活中的空气更为新鲜，更为温煦，更令人神清气爽的空气，其中有一处地方似乎有隐约的光芒在闪耀，赋予画面以神圣的光辉。在这幅画里，没有一样超凡脱俗的物件，但它蕴含了一种神圣的秘密的生命的气息，这个生命是由这幅画孕育而生的。老人在从前那些勤耕不辍的长期作画生涯中，往往是小心谨慎细致入微地一笔一画地去勾勒；然而这一次，他过去从来没有产生过这样的感觉——他的这幅画是在靠它本身自动地生长成形，而且他本人无从解释其中的一切现象。很多古老的民间神话里都有这样的传说：身怀魔法的精灵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便隐身消失，只留下它们

那化为物质的创作热情，一夜醒来，人们会满怀诧异地发现主人公在一夜之间完成的累累硕果。老人在疯狂热情的工作结束后，退后几步以便审查一番他的成果，这时，他便产生了这样类似的感受。有关奇迹的想法再度扣敲了他的心灵之门，不过他的心还在是否放它进来两者之间举棋不定，这是因为，他认为这幅作品除了可堪为他全部绘画生涯高潮时期的经典之作外，还蕴含着某种崇高的和陌生的东西，所以即便人们将其称为他奋斗的顶点，事实上这也是他那卑下的事业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那一份创作的欢欣愈发下沉，逐渐转为一种对自己的作品既敬且畏的心情，使他甚至不敢再次承认眼前这幅画像竟是出自他本人之手。

他感觉爱丝忒也远离他如在天涯一般，因为在他眼中，爱丝忒仅仅成为了他创造人生奇迹的一个媒介。在他用充满慈爱的长辈的目光注视她的同时，他的心里挤满了许多真诚信仰的梦幻。他猛然发觉：生命质朴的原始力竟是这般妙不可言！圣经流传久远，高高在上，不过他的灵魂却植根于生命之中，生活在碌碌红尘之中。因此他是否可以发问道：上帝的羽翼能否在这个尘俗世界里飞翔？上帝的身影是否真的在这个世界里来来往往，抑或只不过是生命本身所创造的朴素的奇迹？究竟有谁能解释这一切呢？

虽然如此稀罕的事出现在他的生命中，老人还是没有过分自信到去妄加揣测答案的程度。他再也不像过去那样胸有成竹了，他既信仰上帝，也信仰生命，因此他不愿去考虑二者之间究竟孰真孰假。每一个夜里，他都小心翼翼地用画布盖上这幅画。因为这段时日以来，有一个夜晚，他回到居室里，画像正为祈祷似的皎洁的月光所笼罩，他甚至以为圣母玛丽亚在向他显灵。他双膝发软，几乎就要趴在地上顶礼膜拜在他自己画出来的作品之下……

这段时间里，爱丝忒的生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尽管这件事

并不是让人不可思议、难以理解的事，不过它却在她的生活中惊起轩然巨波，使她的心在发抖，为无穷的莫名其妙的苦恼所折磨。她自己也感觉到，她正由孩童成长为女人，她体验到了成熟的奥秘。她的心灵在怅然无助和手足无措中摸索出路，没有人指引她或开导她，她无可奈何地走着一条特殊的道路，在昏暗的黑夜和奇异的光芒之间，她显得那么寂寞无依。她的灵魂里满是各种各样的渴望，却无路可寻。她过去习惯于对陌生人疏远冷淡保持距离，与身边的人只说一两句迫不得已的简单的应答，如今这种无法自控的孤僻执拗的性格终于让她品尝到了恐惧的失落感，成为她这段时日里的阴影。因为她仿佛一株稻秧，结穗成熟的日子还遥遥无期，所以她无法感受到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所具有的秘密而又美好幸福的感觉，她只得独自品味着那仅留下的迷茫、麻木以及寂寞的苦痛。就在这个时刻，老人讲述的奇迹和故事仿佛充满魅力的灯，照亮了她这颗懵懂的心灵，她于是在这片灯光的照耀下畅游在种种不可思议的梦境幻界。她听了那个恭顺女人的传说，心潮起伏感动不已，而且她在刹那间感受到一种几近欣悦的畏惧。但是，由于她还听到其他一些老人给她讲的却又不为她理解的故事，因此她还不敢肯定不敢确信。然而同时，她发觉一系列令人惊奇的变化也在自己身上悄悄进行着，因为她对整个世界的认识发生了极大转折，她身边所有的人和事好像一夜之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变得深不可测，奇异无比，并且有一种秘密的激情隐蔽其间。她隐约感觉到：生活中那些原来支离破碎的事物似乎又是彼此相关的；似乎是所有的东西都密切联系，而且它们之中蕴含有一种共通的力量——那是一种内在的生命冲动，它时而向前涌进，又时而向后退。她感觉到，她正在被一种无形的冲动拉到人群中，拉到生活里，然而她不知道何去何从，她无所适从，她手足无措，她只好挣扎在那翻江倒海的前挤后拥的苦恼中，忍受着那未被启封的渴望和那受拘束的力量的悲痛。

这时候，当她内心充满了失落感，当她满心渴求着能够紧紧攥住一样事物，当她愁眉不展的时候，她决定要尝试一下了。——她开始和她的养父开口聊天。

她从前一直认为他俩之间有隔膜，如今她在一种冲动的愿望推动下，勇敢地迈过这道鸿沟。她开始与他讨论许多事物，她全身心地向他描述这幅画像，期望着能从交谈中获得一些对她有意义的事物。显而易见，酒馆老板非常乐于看到这个转变，他注意地侧耳倾听着，有时还用手拍拍她的小脸蛋以示对她的鼓励，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事。他时而插入一句自己的见解，不过总是那么心不在焉，比较客观，跟他把烟草咀嚼一遍过后再吐到地板上毫无两样。不久后，他也开始向少女磕磕巴巴地谈起某些新鲜事，尽管爱丝忒努力去倾听，却仍不知所云。应该对她讲些什么他脑中毫无概念，而且他实在也是不愿意讲什么。爱丝忒从他的语言中，感觉到他对任何事物都无所谓，一切事情仅仅是徘徊在他的身边，他的内心不为所动；她对这种人生态度感到很反感。她现在终于恍然大悟：这一类人她是无法进行灵魂上的交流的，这一点她以前就有隐隐约约的感觉。虽然他们扎成一堆，实际上他们彼此互不明白互不理解，他们之间隔着一片荒凉的沙漠。她认为，他还该算是这个小酒馆来来往往的人群之中最好的一个人，因为至少他身上保留有一种坦诚的粗暴，在某个时刻还会表现为一种可亲可爱的感觉。

然而那种无法阻挡的渴望的压迫力量并没有因这种大失所望而干涸，它又迅猛无比地回到了整个白天都同处一室的画家和少女之间。爱丝忒的脸颊被狂热烧得通红，她急不可待地在黑夜计算着离黎明还有多少孤寂的时间，她在白天又计算着离去画家那里还有多长时间。只要她的脚一踏进弄堂，她就情不自禁地奔跑在悠闲缓慢的人流之中，如同一个泳坛健将，一头扎进汹涌澎湃的波涛里，她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激情的洪流中。直到她双颊绯红，首如飞蓬地冲到这所她日思暮想的房屋门口，她才戛

然止步。在这个情绪转换的期间，她体验到了那种自由奔放驰骋不羁的激情所带来的快感，她被这种快感牢牢操纵，不可自拔，她并因此而浑身释放出一种奔放热情的蛊惑之魅。

老人尽管态度宽容、和气而且慈善，但却对所有疯狂的热情流露出一种不愿接受的冷漠，所以她在这种无厌的几近无望的温柔驱动下，将所有的爱都倾注到了画家眼前的婴儿身上。老人无从得知爱丝忒身上正在悄悄进行着的母性的转变，不过她的一举一动都在告诉他这种细微的转变，他对她那种突如其来的癫狂的喜悦状态深感陌生。尽管他感应到了那种将爱丝忒引向疯狂的热情的内在动力，不过他不准备去遏止它。因此老人对这个寂寞的姑娘仍怀着一种深沉的父爱，尽管同时他的思维也全部沉浸到了那远古秘密生命力的嬉戏中去。他喜欢她呆在这里，而且竭尽全力不想让她离开。这幅画像已经大功告成，他却没有让爱丝忒知道，这是因为，他不忍心让她与这个倾注了她全部爱的婴儿分离。他不时地在画布上添上几笔，其实都不过是一些可有可无、举足轻重的增添而已，比如说，给衣裳多添一道褶皱，给画面背景的明暗交界处再涂上淡淡的一层油彩，在光线强弱转换方面稍做改动，诸如此类。他再也不敢对这幅画像的主题和深层气质诸方面有所涉及了，因为他感觉到，随着时间的推移，真实的神奇力量正渐渐衰退，他的那个神圣之梦愈来愈难于吸纳现实的力量，那个画中人像的双重涵义就是为他的神圣之梦所意识化的人刹那间的印象正在渐渐淡化。在他的心目中，任何对这幅画像妄加改动的努力都是愚笨之极的举动，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罪恶。他心中暗下决心，继这幅油画之后，他再也不会继续他以前那种粗劣的匠人式的工作了，相反地，他要用他晚年的全部时光来真诚地致力于寻觅和探索可以引导自己的人生走向无数巅峰的羊肠小径；当他已是垂垂老矣，他曾有一两次站在这样的巅峰上，抬头仰望那峰顶金光万丈的晚霞。

这一类人，他们离群索居，深入简出，为人所不理解，不过他

们都是那种本性敏锐的人，他们那发达的本能仿佛一面由最敏感的丝线交织而成的无形之网，能够网纳入所有已形成语言的和尚未形成语言的思想。爱丝忒凭这种强大的本能，敏感地发觉了她和这位她挚爱的老人之间有一段不远不近的距离，因此老人愈是对她态度柔和、关怀备至，她就愈是感到痛苦；因为她认为，此刻，就是此刻，正是她最需要他的所有不受拘束的爱和他全部生命的时候，她需要向他倾诉日渐强烈的痛苦、展示她灵魂的全部，她需要他替她拔云见日。她聚精会神地等待着能够将她心中满溢的话语尽数释放的那一天的到来，然而这一天却遥遥无期，她反倒被折磨得憔悴之极。她只好把她所有的爱与温柔倾注在婴儿身上。她拥抱他、亲吻他，充满激情，力气是那么大，动作是那么投入和热烈，她是把自己所有的情感都灌注在这小小的笨笨的躯体里了；然而婴儿却不适应，他感到疼痛并开始抗拒。于是她立即自我控制，转为哄慰和呵护婴儿，不过这种让步其实是激情癫狂的变相显示，与她的感受并非是母亲式的同出一辙，她的感受实际上是强烈的情感与饥渴的欲望第一次畏手畏脚的尝试性的发泄。由于她的懵懂无知，那股从她身上发泄出的力量到了婴儿身上，却化为虚无。她仿佛在昏迷中经历了一场痛苦的梦；她惟一可以做的便是紧紧抱住这婴儿绝不松手，因为他同她一样拥有一颗搏动着的温热的心脏，因此她能够用尽全身心的狂热的温柔去亲吻那两片无语的唇，因此她能够毫无顾忌地用她那潜意识中充满渴求的双臂去拥抱一个正在呼吸的生命个体而不会脸红，否则如果要她与不认识的人谈上哪怕一句短短的话，她也会面红耳赤，无所遁形。她就这样自欺欺人地度过了漫长的时间，丝毫不觉得厌倦，自己也丝毫没有察觉。

如今在她的概念里，她所热切期望的生活就表现为拥抱着婴儿。她丝毫没有发现她身边的日子都雾气沉沉。每到夜里，城市里的居民们就纷纷聚会，议论着曾经拥有的自由时代和当时的热爱弗兰特地区的伟大明主柯尔，语气里流露出叹惜和难以

掩饰的怨怒。人们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滋事。新教徒开始进行地下活动建立组织,隐藏在社会旮旯里的流氓无赖之徒争先恐后地结党营私,由于从西班牙传来了颇带火药味的新闻,小规模的暴乱和暴徒与军队的冲突在不断升级;叛乱与战争通过这不安宁的波动吵闹敲响了警钟。从任何一个人身上都可以看出,整个国家都陷入提心吊胆的等待状态中;除了那些谨小慎微的人正密切关注着国外的政治军事动向之外,其他人都在劝慰自己冷静一些。在酒馆不引人注目的地方,男人们小声议论着,酒馆老板走过他们之间,便谈起有关战争的玩笑话,心里却充满恐惧,在场的没有一个人能够笑出来。原来沉溺于声色犬马的纨袴子弟如今再也无法放肆地寻乐了,他们心中惊恐交加,在惴惴不安中等待。

爱丝忒丝毫没有觉察到这个城市的压抑,忧惧以及地下的激烈。婴儿不哭不闹地向她憨态可掬地微笑,同往常并无两样。因此她以为生活还是那样,没有什么会改变。她被密布的昏黑所蒙蔽,依靠编织各种各样远离实际而遥不可及的梦幻来填补她空白无聊的生活,造成她从来不想尝试清醒和理智地认识身边的世界;在她的生活中惟一可做的事情就是被一条独一无二的江水裹卷着带向不幸的迷茫。刚刚苏醒过来的母性意识驱使她不顾一切地想要拥有婴儿,正如在孤寂中的梦想魔力无边,她利用《圣经》神话故事中那些淳朴的传说为摹本赋予婴儿种种虚幻的形象,不过那个怯生生的神秘的小东西却不了解这些女性的心理。倘若这时她被一个人简洁明了地解答了那个生活中常见的谜团,她很可能就同样会用这个时期女孩子所应该具有的腼腆眼光去偷偷观察经过她身旁的每一个成年男性。然而她的大脑中从未出现过任何一个男人的影子,她仅仅是一面远眺着在街头追逐嬉戏的儿童们,一面幻想着那个奇迹的发生——可能有一天,上天会降福给她,送她一个同样会快乐嬉闹的小孩子,那个孩子彻彻底底是她的,而且将成为她全部的幸福所在。她实

在是无法抑制这个心头的渴求，如果有可能，她甚至愿意抛弃一切恐惧和羞辱心，去委身于她碰见的第一个出色的男人，仅仅是为了实现这个期盼的幸福；问题是她完全不了解这种创造生命的两性结合，于是她的全部渴求就误入歧途，迷失在那些没有方向没有价值的岔路上。所以她感觉这个陌生的婴儿就是她亲生的，她因而不厌其烦地呆在这个婴儿身边。因此她的绵绵情怀愈发显得诚挚、深情而热烈。

这一天，少女又一次来到画家的画室。画家心生隐忧，因为他看到少女脸上神采奕奕，目光中却跳动着焦躁不宁——平时婴儿都在那里，这次却不见婴儿的踪影，他发觉了少女对婴儿怀有的狂热甚至是不正常的爱恋。少女心烦意乱，不过她羞于坦白，因此走向画家，询问这幅画像进展的速度如何。当她开口询问时，突然间发觉这么长时间以来她从未关心过他，也从未关心过他的工作，她瞬时感觉羞愧难当，于是一抹红云泛起在她的双颊上。因为对如此一位慈善的好人冷淡而心情沉重万分，仿佛自己做了严重的错事一样。然而他却表现出一无所知的神态。

“爱丝忒，我已经大功告成，”他浅浅地露出笑意，开口说，“老早就完成了。再过一些天我就要将画像交给别人了。”

她的脸色瞬时变得苍白。她立即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但她不敢仔细去探究。她小心翼翼地小声问道：“这么说，我今后不能再来您这里了，是吗？”

老人朝她展开双臂。她曾经一度深深迷醉于这个温柔的勉强他人的习惯性举动。“孩子，你什么时候想来，就过来吧，来的次数越多越好。你知道的，我一个孤老头子呆在这幢旧房子里是多么寂寞，只要你陪伴在我身边，这里就立刻会变得快乐温暖。爱丝忒，你经常过来吧！”

她对老人曾怀有的已经止息的爱恋刹那间开始翻江倒海，几乎就要满溢过岸堤，化为言语喷涌而出了。他是一个多么善良、伟大的老人啊！难道说，那个婴儿的心根本不存在，仅仅是她

在做梦而已？这个时候，少女对老人又一次信任有加，尽管如此，她那旧有的道德准则却仍然仿佛一片乌云似的罩在这株正走向成熟的禾苗头顶。只要她的脑中一出现“婴儿”这一名词，就感到窘迫不堪。她一而再，再而三地竭力抑制着这种痛苦，压下去那句话，可是它终于爆发出来，化为一声疯狂而无望的恳求——“孩子。”

老人一言不发。然而他的脸色却在变化，愈变愈冷峻，以至冷酷无情。他深感不快，因为他这时候正期待着少女能向他献出自己整个的心，结果自己却被她抛到九霄云外，忘个一干二净，他感觉就好像被一个人用胳膊肘狠狠地撞了一下。他语气冰冷，漠然地开口道：“婴儿不会回来了。”

他能感觉到，少女一直在盯着他的嘴，目光中充满了极度失望和狂热的欲望。这一刻老人对少女产生了一种怨恨之情，因为他曾经赐予她如此多的爱，如今都被她忘得一干二净，她丝毫没有感激他，因此他说完那句简短的话后，不再作任何补充和解释，就在这一个瞬间，这位本性仁慈温和的老人因令她痛苦而尝到一丝快感。然而这种背叛他本性的人性弱点仅仅只出现了一秒钟，犹如一个孤立无援的浪头，消溶在一片无边无涯、温柔明净的海洋之中。她的眼神令他心中升起无限怜悯，他心生不忍，于是默默地扭过身去。

但是她却无法忍耐这样的静默。她疯狂地冲到他面前，死死搂着他的双臂，倒在他的怀中，大声地哭泣着、哽咽着。这种过去未曾有的深重的痛苦绞着她的心，使她在一片泪水中无望地喊叫着：“我必须要回这个婴儿，他是我的孩子，不然的话我会死掉，他是我惟一的一点点快乐，如今有人把他偷走了。为什么，你要从我这儿抱走这婴儿？！……我对你做的的确不对，可是我向你道歉好不好，还我孩子吧。他到什么地方去了？告诉我！告诉我！我一定要把他找回来……”

她说不出话来，哽咽堵住了她的喉咙。她原本是抱着老人的

胸膛哭泣的，现在她原本紧攥的小手缓缓地无力地松开五指，人随之一寸一寸地向地下滑落，如同一朵凋零的花儿。老人的心被少女的哭诉深深打动了，他弯下腰，把手搭在她那蓬乱的长长的黑发上，动作轻柔地抚摸着。“爱丝忒，你得清醒点！不要哭。婴儿的确回不来了，不过……”

“不可能，不，绝对不可能，全是在撒谎！”她怒不可遏。

“我没有骗你，爱丝忒，因为婴儿的妈妈已经离开这里回家了。你要知道，在这里，外国人和异教徒生活得很辛苦，同样，那些怯懦但又忠诚的人们过得也不容易。所以他们逃到英国、或者法国去了。你为什么要难过呢……我的爱丝忒，理智一点吧……过不了多少天……什么都会恢复原样，像以前那样好的……”

“我做不到，做不到！”爱丝忒声嘶力竭地恸哭着，“为什么要从我手里抱走我的孩子啊……我一无所有，除了这个婴儿……我一定要把他找回来……我一定要，一定要……他是像我的，他是惟一真正属于我的，彻彻底底是我的人……没有他，我怎么能继续活下去……求您告诉我，他到哪儿去了，求您告诉我……”

她一边哭泣哽咽，一边倾泻怨气，两相交织因此变得语无伦次，语调里充满了绝望和沮丧；同时她说话的音量愈来愈低，愈来愈不知所云，毫无价值，到最后干脆就被纯粹的嚎啕痛哭所取代。在她那殚精竭虑的大脑中，混乱的思绪在电闪雷鸣，她无力保持理智，更无力让自己镇静；她的思想在痛苦地旋转，所有的感受和思虑都被一种冷酷的力量所驱动，绕着它龙卷风一般旋转，那些出自于她的语言不但不能远离这个思想，而且还被挟卷着，一道旋转起来。她的那片沉默无言的广阔的渴求着爱情的汪洋大海，现在化为一片失望与悲痛之海，波浪涛天，震天撼地。她颠三倒四地从口中倾吐出狂热的语言，犹如殷殷鲜血从那永远无法弥合的伤口里一滴一滴淌出来。老人曾尝试用温存的言语来抚慰她的痛苦，却无济于事，他只好闭上了嘴，满心悲哀。他发现，他那安慰所起的效果，与少女那原始的狂热的冲动和其惊人

的火山爆发式的力量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他只得等待、等待，再等待。有时她好不容易暂时停止了那激动的不绝于耳的哭诉，好像情绪也稍微平静了一点儿，可是在她那声声哽咽中，又随之喷溅出一些既非哭泣又非喊叫的模糊不清的语言来。一个花季多感的年轻的心灵，在痛苦的颤栗中，血流不断。

他最终有了一个机会开口劝慰爱丝忒了，然而爱丝忒根本听不进去。她那热泪盈眶的、眼神呆滞的双眼，仅仅看到了一个形象，她那全部的感受和知觉，仅仅被一个想法所占据。她仿佛一个正在呓语的高烧患者，停停顿顿地倾诉着："他的笑容是多么讨人喜爱……他是我的，他的全部是我一个人的……那些日子是多么快乐美丽啊……我才是他的妈妈……他们不允许我拥有他……只要能让我看他一眼，就看一眼……只要能看到他一眼，就看上一眼……"她的声音低了下去，化为一片无可奈何的呜咽。她沿着老人的胸脯，缓缓地滑落到地上，最后干脆蹲在了地上，她那双颤抖不止的小手紧拥着老人的膝盖，小声地连续地悲哀地哽咽着。她的身躯蜷成一团，不停地痉挛。她脸上的表情激动不已，仿佛整个人遭受不堪狂怒的痛苦的打击，已经崩溃了。她的大脑已经绝望已经疲倦了，只剩这一句不变的话语在喃喃低语："只要能和他见上一面……只要能看到他一眼……只要看一眼……只要见一面。"

老人把身体深深地弯下来对着她。

"爱丝忒。"

她毫无反应，只是一味地喃喃重复着那两句话，神情麻木，他拉起她的手臂，想让她站起身来，然而她的手臂软塌塌的，不作任何反应，又无力地掉了下来，如同一根被折断了的枝条。她惟一活动的部分就是她的嘴唇，断断续续地无意识地吐着单一的悲哀话语："只要能看到他一眼……只要能看到他……就看他一眼……"

他无计可施，愁眉不展，正在此时，一个新奇的想法一闪而

过。他于是低下头贴在少女的耳朵上轻声说："爱斯忒！你们可以见面，无论是见一回面还是经常见面，都可以，只要你愿意！"

她仿佛刚从梦境中被吓醒，蓦地站起身来。她的四肢百骸似乎都流淌着这句悄悄话，又开始有了反应，运动起来了。她站直了身体，理智开始回归。由于她从潜意识里还不敢确信大悲之后竟会获得大喜，因此她的大脑中还是一片混乱。她的思绪起伏波荡犹疑不定，她盯着老人，心里一点信心也没有。她是在等他继续开口解释，因为她还没有完全弄明白。所有的一切在她面前还是朦朦胧胧。然而他又保持着缄默，他凝视着她，心中充满真诚的祝祷。他伸出手臂，小心翼翼地搂着她，似乎是怕动作重了会把她给弄疼。如此看来，他刚才所言不是暂时的撒谎，这一切都不是梦幻。她的心挤满了乱无头序的希冀，忐忑不安地跳个不停。她柔顺地走上前去，盲目地靠在他的胸前，宛若一个听话的小孩。他几步走过去，领着她到画架跟前，一下子揭开了套在画像上的布。

刚揭开布的那一刹那，爱丝忒僵在了原地。她的心仿佛被冻住了似的停止了跳动。紧接着，她突然疯狂地扑向画像，似乎在试图拉拽这个美好的甜甜笑着的小宝贝，要把他拉回到现实世界中来，惟有如此，她才能再次抚摸他那憨态可掬的柔嫩的小胳膊小腿儿，才能再次逗他咧开小笨嘴一笑。她丝毫不去考虑这一点：它仅仅是一幅画，是一张上面涂了油彩的画布，它仅仅是现实世界的梦幻般的再现而已。她忘却了理性的思考，她仅仅在感受，她为无限的甜蜜感所包围，眼睛里熠熠放光。她伫立在画架前，紧紧地挨着画像，很长时间没有改变姿势。她的颤栗发痒的指头在渴望着，渴望能够再次战战兢兢地接触到那顺滑娇嫩的肌肤，她燃烧得滚烫的双唇在渴望着，渴望能够再次充满深情地将这朝思暮想的小身体吻一个遍。她的四肢百骸都流淌着一股充满幸福感的热流。接着激动的泪水流了出来。不过这泪水不再是充满了怨恨和斥责，而仅仅是从她那充溢内心而且表达出

的稀奇古怪的情感的发泄。老人将少女紧紧地搂在怀中，他那双原本僵硬而且在痉挛的手渐渐地放松了下来，他柔声说着一些表示让步的话，声音飘荡在少女耳边，少女不觉中温柔地、舒适地进入了一个与真实生活隔绝的梦幻之中，那样的梦幻是如此美不胜收，又是不忘理智的。

老人在欢喜之余，又心生困惑，感到心绪不宁。这幅画像具有多么神奇的力量啊！画中那通过光线所体现出来的温柔的庄重是如何的圣洁不凡啊！甚至是这幅画的创作者将它支在那里，也不由得心生难以言表的敬意！有谁能够否认它与人们所敬仰的圣人像有惊人的相似?!那些愁眉不展郁郁寡欢的人们不是一见到那些圣人像，就立即神奇地摆脱和消解了自己的苦恼和悲愁，即刻忘却了往日的苦痛，快快乐乐地返身回家吗？少女仔细地端详着画中的自己，既没有表现出新鲜奇怪又没有感觉害羞，相反，她表现出来的，只有献身与敬神的快乐，燃烧在她眼中的不正是圣洁的火焰吗？老人隐约有这样一种感觉：总有一个终点，是能够经过许多稀奇古怪的路径到达那儿的；总有一种思想，是能够高瞻远瞩预见未来的，而不是如同他自己的思想那样盲目，并成为他诸多心愿的导师。身为被上苍选择赐予恩泽的幸运儿的他一想到这些，就仿佛听到了诚挚圣洁的钟声而心花怒放。

他轻手轻脚地牵着爱丝忒的小手，带她离开画像。他的脸上也泪水涟涟，但他不想让她知道，因此他一句话也没有说。他依稀感觉到，似乎有一片好像圣母画像中的光辉一样的暖洋洋的光辉，在他的头顶流淌着；似乎有一个巨大的未知物，正扇动着它那对无形的羽翼在房间里从他们的身边一掠而过。他凝望着爱丝忒的双眸。她笼罩着一层闪闪发光的柔若无物的薄纱，停止了哭泣，也放弃了执拗。他感到四周所有的一切都明媚柔和而且美丽，这所有的一切，无一不再向他展示着奇迹及其神圣的力量。

两人坐在一块儿呆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又恢复了曾经的交谈方式,不过现在他们仿佛两个互相已经熟悉至极,彼此不再追问与思考的人一样,在交谈的时候较过去更为澄净,更为祥和了。爱丝忒恢复了镇静。是这幅画像,将她最快乐最甜蜜的记忆重新唤回,她再度拥有了那个婴儿,而且要更为圣洁,更为丰富,更为柔顺,因此只要她一看到这幅画像,她的幸福和兴奋就溢于言表。事实上,如今这幅画像彻彻底底是她的梦幻外罩,完完全全是她本身,是她的灵魂。如今再没有人能够从她这儿抢走这幅画了。每每她来欣赏这幅画像时,她就觉得,她不但完完全全拥有它的全部,而且享有永久性欣赏它的权利。少女向老人小心翼翼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因不可知的预示而颤抖不止的他满心愉快地一口应允。如今她无需再因为个人的欲望而整日生活在提心吊胆之中,她每天的生活都幸福而又充实;对他人而言,那个小巧玲珑,神采飞扬的形象是个救苦救难的天使,而对这个孤寂的犹太少女来说,它在无形中主宰了她全部的感情和生活。

接下来的几天,少女无一例外地来到画家这里。但是,那个几乎已经被画家遗忘的老板委托他的请求,突然间又回到画家的脑海里。买主过来看了一番画像,尽管他对有关这幅画像的不为人知的传奇经历一无所知,但是当他感受到画像散发出的那种仁爱与永恒不灭的质朴庄重时,他还是被深深打动了。他紧握着这位朋友的手,激动不已,然而面对他热情洋溢的赞誉之辞,他的画家朋友却表现出出乎意料的自谦和诚恳,他坚决不接受他的称赞,就好像这幅画像并不是出自他的手笔似的。他们准备过一小段时间之后就将这幅画像摆在圣坛上作为装饰。

次日,这幅画像便出现在圣坛上方空白的一侧墙面上。令人惊异的是,挂在圣坛上的这两个圣母画像简直像那素昧平生的一对,不过是神情不同。一眼看去她们如同出一辙的姐妹俩,但不同的是,其中一个正沉醉在生活赐予的幸福之中,一副自信模样;另一个却已然经历了曾经的恐惧,刚刚吞下那枚苦涩哽喉的

苦痛之果。不过有一点相似，她们俩人头顶都笼罩着一片相同的光辉，似乎是爱情之星在她们头顶闪烁不停，似乎也是在表明，在她们的脚下，她们一生的道路必然是快乐与悲愁并生的……

在画像的吸引下，爱丝忒也来到了教堂，因为她似乎认为她可以在这里找回自己的婴儿。那个关于她原本与这个婴儿素昧平生的事实已经随记忆渐渐淡化了，一个充满母性的思想在她心里生长出来——她要化梦幻为现实。她模仿躺在上帝画像之下的虔诚信徒的动作，手脚伸展，仰卧在画像之下，一躺就是若干个小时。另外一种思想仍旧徘徊在她的灵魂之中；她无法领悟，为何当钟声响起时，人们都为之召唤而去做祷告；她也无法了解神父所说的一切，这个时候神父们正在高声合唱，嘹亮的歌声飘荡在教堂的每一个角落，犹如滚滚的浪涛，歌声上升到秘密的迷蒙中翱翔，宛若在椅子的上方有一片馥郁清香的云彩在飘飞。她平生对那些人们所信仰的宗教憎恶之极，而如今围绕在她四周的尽是这些人，他们低声祈祷着，吞没了她那些说给婴儿听的温柔关爱的悄悄话。

然而她根本没有觉察到这所有的现象，她那迷茫不解的心灵没有能力去寻觅和求知；天天都来看望她的宝贝，这就是她单凭直觉沉醉的一个心愿，其他一切身外俗事她一概不予理睬。原始的大风大浪已经平息，她正慢慢地走向成熟，那全部的欲望都消逝了，抑或说是都汇合到那个驱使她接二连三地去观看画像的信念中去了。这个信念似乎具有超人的磁性的魔力，没有一种法力能够破解它。虽然她并没有真正领会那些她感觉到的来自于教堂的肃穆和秘密的喜悦，然而她感觉到，在教堂度过的这一段长期的时光，是她一生最美好的时光。惟一令她深感痛苦的是，当偶尔有一个她不认识的人虔诚地跪拜在画像之下，抬头凝望着画中那个神圣的婴儿时，她就难过之极——因为只有她才有权拥有这个婴儿啊！她是独占这个婴儿的呀！接着那曾经难以压抑的倔强的嫉妒心理又开始在她的心中熊熊燃烧，这来势

凶猛的怒焰几乎要逼得她去哭喊和扭打；就在此刻，她又一次无法将现实世界和梦幻世界分辨开来，她愈发神志不清，心性混乱，她的心灵只有通过一种方式才能重获平静，那就是平躺在画像之下。

明媚温和的春日不知不觉逝去，圣婴经由创作已经诞生，风雨停了，鲜花绽放，夏天不期而至，仿佛将无尽神圣的宁静带给了圣婴。夜是那么的透明和温煦，疯狂的热情已经退潮，爱丝忒甜甜地做着一个温暖的梦。如今她的生活似乎已步入正轨，她的时间平均分配在恬静与热烈的节奏之中，原本在黑夜中迷失方向的道路如今又重新燃起指路明灯，指向光明的将来。

夏日里最为辉煌的日子——圣母玛丽亚节，终于到来了。这是弗兰德斯最美好的时光。身穿节日盛装的人们组成浩浩荡荡的欢庆队伍，从平时满是辛苦劳作人群的田野穿过，长条旗随风飘扬，各种颜色的旗子在空中飘来飘去。圣体画太阳般的光辉洒向秧苗，教徒们以手拊额，齐声祈祷祝福，那绵延悠长的祈祷混响，使麦捆都战栗不已，毕恭毕敬地俯首致意。在空中，洪亮的钟声源源不断地传向远方，从那遥远的地方，光芒四射的教堂钟楼以亲切欢快的声音呼应。两处的钟声此起彼伏，合成一股欢乐的潮流，那混响响彻四方，仿佛大地自己的歌声一般，高傲的森林和波澜壮阔的大海也与之融为一体。

这辉煌的时刻来自于生机昂然的农村，激荡着涌入城市，越过了高大的城墙。手工业者枯燥单一的喧嚣停了下来，整天忙于生计的叹息声消失了；只有演奏着芦管和风笛的乐师在一条条街巷里走动，这欢快的演奏收到了活蹦乱跳的孩子们银铃般悦耳动听的应和声。那些不得不在收藏柜橱里整年闲呆的丝绸衣服，凭借它们那金灿灿的装饰品在太阳下闪着耀眼的光芒；一拨拨盛装打扮、有说有笑的人们汇集起来，前往教堂去做礼拜。大教堂沉实厚重的大门，散发着氤氲的香烟和沁人心脾的凉意，以此来迎接这些虔诚的教徒，教堂里几乎就成了百花盛开的春天，

圣像和祭台上有精心设计的鲜艳茂盛的花环作为装饰。成百上千支蜡烛发出神奇的光芒，把这洋溢着管风琴声和歌声的、香气四溢的黑暗照亮，在高远的地方有神秘的光线和悚人的模糊不清的微弱光芒颤颤地渗进来。

紧接着，这虔诚的令人骇然的氛围似乎一下子向大街小巷涌去。虔诚的人们组成了队伍，教士们把主祭坛那幅著名的玛丽亚画像扛在肩上，开始庆典游行；关于那幅画像，似乎有许多应验了的不可思议的事情。在这幅画像的作用下，他们仿佛把这种庄严传染给了街上那喧嚣的人群。因为人们全部陷入了静谧并俯身行礼。这样一来，在画像后面行进的人们脸上便现出一道虔诚祈祷时所特有的那种宽宽的皱纹，直到画像被扛回宽阔凉爽的教堂，收放在教堂芬芳的洞穴里。

可是今年，这虔诚的庆典却被乌云笼罩着。几个周以来，有一种压力隐隐地压抑着整个国家，含混不清的消息一天比一天多，说是应该把旧有的特权统统废除才对。为自由而斗争的战士和新教徒们活动了起来。农村里传来了居心叵测的流言，说是新教的传教士在城郊的广场上对成百上千的人传教，给武装起来的市民奉上晚餐。西班牙士兵被袭击了，日内瓦人在唱赞美诗的时候，教会惨遭袭击。但是，所有这些说法都没有被证明是千真万确的，可是人们已经有预感，一场马上就要爆发的大火已经在幽暗处闪耀着它的火星，那些智勇双全的人在密室里谋划着武装起义，让那些无产者迅速加入进来。

这个节日使安特卫普成了那第一次浪潮冲击的目标，那是一群无药可救的叛贼，他们从未聚集过，只不过在起义时一下子凑在了一起，谁也没见过的来历不明的人突然间从各种各样的酒馆里冒了出来，大肆地辱骂、毫无顾忌地恐吓西班牙人和僧侣。许多古怪的老百姓从不同的角落和臭名远扬的小巷里钻了出来，每个人的面孔上都充满了愤怒的反抗。争吵不断滋生，不时地会发生一些小小的冲突，但还没有发展成大范围的过激情

绪，而是像嗤嗤作响的微弱的火花一样自行熄灭。奥兰宁亲王仍然在严格地训练着，密切关注着这帮好斗成性、贪婪残忍的暴徒，他们只不过是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利益而同新教徒呆在一起。

盛大而隆重的庆典游行活动，使得受压迫者本能的愤怒被激发出来。信徒的歌唱里前所未有地混进了不正经的言辞，装模作样的威胁到处流传，空气中洋溢着恶意嘲讽的笑声。许多人把争取自由者之歌的歌词用虔诚的赞美诗的曲调唱了出来，一个年轻人和他的同伴戏谑，以哀叹的语调模仿传教士的传教，其余的人则跟恋爱的女子一样，搔首弄姿地摇动着扇子，冲画像致意。士兵和为数不多的敢来参加庆典的信徒无计可施，只能紧闭双唇，忍受着这越来越肆无忌惮的冷嘲热讽。这些挣脱了锁链的劳苦大众，一旦对他们的反抗力量有所认识后，就变得愈加难以控制。几乎所有的人都拿起了武器。这险恶的心理，本只以辱骂和恐吓为能事，如今则渴望付诸实践了。在庆典当天和这以后的几天里，这马上就要到来的骚动就如同一场大雷雨之前的阴霾一样，沉沉地笼罩着整个城市。

自从游行时出现那些让人头痛的危机以来，妇女和那些忧心如焚的男人一直在这所房子里守护着。如今，暴动者和新教徒已经占领了大街。近些天，爱丝忒也一直在家里待着。不过她丝毫不清楚这狂风暴雨和各种事情。她隐隐约约地觉得，小酒店越发显得拥挤，妓女们尖厉的声音与那些闹哄哄的男人激奋的声音混杂在一起。她看到了周围那些妇女脸上茫然无措的表情，也看到了一些人都低低的耳语，但她对这一些从不在意，也没有问过她的养父这些事情是怎么回事，她更多地是在想那个小孩，那个小孩早就已经在梦境里成了她自己的孩子；一切记忆都在那幅画像前变得模糊不清。她感到这个世界已不再陌生，而是毫无价值可言，因为她没有从这个世界那里得到任何东西。早在幼年时代，她的思想中就失去了对爱的渴求，失去了同龄的少女对神

的热切期盼。惟有当她独自面对那幅既是她的神、又是她的孩子的画像时，她才真正地感受到了生活。平时她的一切行为仅仅是一个梦幻年龄的人充满希冀的不理智的行动罢了，这就像一个患有夜游症的人经过了所有的事物。日子一天天过去，有一个夏天的夜晚，天空中笼着一层白色的薄雾，她偷偷逃出了家门，牵引着自己到了教堂，跪在了那幅使她无知的心灵感受到神性力量的画像前。

这些日子像沉重的包袱一样压在她身上，因为人们切断了她通往她的孩子那里的途径。在圣母玛丽亚节期间，过节的人群把那高高的通道和荡漾着管风琴声音的教会主堂挤得水泄不通；她不得不像遭受了侮辱与冷遇的乞丐一样低三下四地哀求着，走出那拥挤不堪的虔诚者人群，转而走向出口，因为这一天总有络绎不绝的信徒站在那些圣母玛丽亚的画像前，她怕自己被人认出来。她带着悲哀、几乎是绝望的心情往回走着，却没有感觉到这忧郁了一整天的太阳的光辉，因为她无法再看到她的孩子了。她的心被妒忌和愤怒占据着，因为她看见那接踵而来的朝圣者为了虔诚的膜拜而穿过大教堂高大的门，走进那幽蓝的香气四溢的黑暗里面。

更让她觉得可悲的，还是次日人们不允许她踏上那条到处都是危险人群的大街的时候。酒馆的喧哗如同令人心烦的浓烟一样，一个劲地往她房里灌，使她难以忍受。对于她迷惘的心灵来说，她看不到画上孩子的日子，就如同一个缺少了睡眠和梦境的、压抑而沉郁的夜晚，一个充满了悲哀、黑暗和期望的夜。她还没有坚强到忍受这样的孤独冷落。深夜时分，当她的养父陪着客人时，她轻手轻脚地下了楼。她摸了摸大门：门敞开着。她满怀着一种好久没有呼吸到新鲜空气的感觉，偷偷地出了大门，急急忙忙向大教堂走去。

她一路小跑经过的这几条大街都是黑沉沉的，到处都是沉钝的此起彼伏的轰响声。各个地方的单个团伙都集合起来，准备

滋事，奥兰宁已经出发的消息让各种缺乏管制的暴力都骚动不已。以往整日里只有极少数随口蹦出来的恐吓的话语，如今听上去跟一道道指示一样。这中间也不乏酒鬼的嗷嗷大叫和被蛊惑起来的人，放声大唱造反歌谣，把别人家的窗户都震得嗡嗡作响。不再把武器藏起来，斧头、镐、剑和木钉在闪烁不定的火把中闪耀着光芒；只徘徊了几分钟工夫，就如一股吞噬一切的潮水，喷吐着泡沫、挟带着惊涛骇浪卷过一切堤坝，同样，这些居心不良的人群也混为一体，所向披靡。

爱丝忒没有留意这骚动的人群，她也不知道是否在从路旁经过时撞到了一个人健壮的胳膊，那人古怪而不怀好意地将她裹着的头巾一把抓住。她丝毫不理会这帮人何以一下子变得如此狂野粗暴，她对他们所做的事情和所喊的口号一无所知；她的感觉只有憎恨和害怕，于是她的步子愈发地快了，直到她最后上气不接下气地站在白色月光笼罩下的高大的大教堂前，这教堂正在众多房屋的阴影里沉沉地睡着。

她轻轻打了个冷战，接着便战栗而又泰然自若地从一个侧门走了进去！那些高大而无光的走廊都是漆黑一片，只有染着淡淡的彩色的窗户玻璃四周有一丝神秘而奇特的月光扑朔迷离。一排排椅子上如今连个人影也没有。在所有寂静无声的广大空间里，都看不到人的踪迹；在祭坛前，矗立在静谧的黑矿石上的圣徒形象，就如同轻轻摇晃的萤火虫，从仿佛是无边无际的深处，朝小教堂的上方散发着长明灯闪烁不定的光芒。在这种死一般的沉寂之中，所有的事物都是神圣的，寂静的，一种沉寂无声的静穆充满了整个空间。她战战兢兢地走着，费劲地摸索着向侧门走去，战栗着，跪在那幅画像前，口中还念叨着什么。在混混沌沌的黑暗中，这幅画像仿佛是从浓重的、芬芳四溢的云雾里俯视着，近在咫尺而又遥不可及。此刻她什么都没有想。像平时一样，她少女心灵中对未来的所有乱七八糟的向往，全都融入了那些甜蜜的理想之梦；她全部的神经都好像散发着热情，如同醉人的

云彩在她额头旁边飘浮。在混然忘我的无意识的爱和虔诚的希冀中度过的这漫长的几个小时，仿佛一剂甜蜜无比、而又有些麻痹人神经的毒药。这漫长的几个小时是一眼幽暗深处的泉水，是无忧的夜神的惊惧，它蕴涵而且抵达了一切神的生命。因为所有的快乐都籍身于这些甜蜜的、难以抑制的、因极度的欢乐而不停颤抖的梦境里面。她兴奋的心孤自在教堂无休止的沉寂里跳动。有一束温柔而明亮的，仿佛笼罩在银色雾气中的光自画像上射下来，就如同是从一个隐藏在心灵深处的光芒四射的灯上射下来一样，不过，她在如痴如醉的梦境里还是找到了她的孩子，那些把她从阴冷潮湿的地板上抱起来，送往一个梦幻圣地的亲切的乐土。她早就忘记了她所认识的这个孩子是个完全陌生的孩子，她梦见了一模一样的神，梦见了一个女子打扮的神，这是跟她极为一致的血肉丰满的人；对神的朦胧的期盼，寻寻觅觅的极度兴奋和以后做母亲的希冀混杂在一起，织成了一个理想生活的不现实的网。如今对她而言，这无边的浓重的黑暗之中蕴藏着光明，在超然于人的喧嚣和钟的轰鸣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沉寂之中，竖琴演奏着美妙的音乐。在她舒展开来的身躯上方，时间在无声无息地走着……

突然，传来了一阵撞击的巨响，大门震动了一下。然后是第二次撞击，第三次撞击，她被吓得站起身来，向那令人恐怖的黑暗望去。接着，惊天动地的撞击声响了起来，震得这座巍然矗立的高大建筑颤抖起来，冷冷清清的灯光如同血红的眼睛一样在黑暗中穿过。被撞开的门闩发出吱吱扭扭的声音，像无助而绝望的嘶喊，在空空荡荡的大教堂里激荡，这使人不寒而栗的声响杂乱无章而又有力地撞击着四面的墙壁。许多人目露凶光，怒不可遏地捶打着大门，激奋的声音轰响着打破了空虚的沉寂，如同大海咆哮着冲毁堤岸，汹涌的海浪站在梦幻神殿的门前，发出长长的叹息。

爱丝忒如梦方醒，忙不迭地侧耳倾听。然而就在此时，大门

最终是被推倒了。沸腾的人群一拥而入，整个大厅一下子为咆哮和喧嚣所充斥着，而这喧嚣有一发不可收拾之状。似乎仍有几千人在外面等着，不住地起哄。兴高采烈的火把猛然间高举起来，像一只只攫取的手一样，那扑朔迷离的血色的光芒照在那些野蛮的、被无知的热情扭曲了的脸上，这些脸上那狂热的目光似乎充满了犯罪的念头。爱丝忒此时才隐约地猜出了她在路上遇到的这个恐怖团伙想要干什么。一顿斧头劈里啪啦地砍向讲坛的木头，画像稀里哗啦地倒在了地上，雕像被尽数折断，恶毒的咒骂和污言秽语如狂风暴雨般从这沸腾的浪涛里喷涌而出。火把仿佛被这无知的行为惊呆了，在这浪涛上胆战心惊地搏动。这股潮水乱糟糟地涌向主祭台，对一切事物进行劫夺与摧毁、诅咒和污辱。地上撒满了白色花朵一样的圣饼，长明灯被粗暴的拳头砸得飞了起来，如流星一般划过黑暗。往里面涌的人越来越多，火把也越来越多，不停地闪烁。一个画像起火了，火苗嗖嗖地向上窜，像一条窜来窜去的火蛇。有个人一把将管风琴抓住。它那些被毁掉的管子发出混乱无章而又单调的声音，在黑暗中就像求救的呼喊一般。人影到处闪动，如同来自神智颠狂的梦幻世界。一个脸上满是血污的家伙在周围人群野兽般的咆哮声中拿圣油来擦他的靴子，衣衫褴褛的痞子穿着大主教补丁迭出的长袍神气十足地走来走去，一个尖声怪叫的妓女把一个闪烁着金色的圣者光环的小雕像插在她乱蓬蓬的肮脏的头发中。小偷们拿圣器盛着红葡萄酒开怀畅饮。在大祭坛旁边，两个手持亮晃晃战刀的家伙在为争夺一件宝石镶嵌的圣体祭器而打成一团。在教堂前，妓女们跳着不堪入目的迷人舞蹈，醉汉们对着圣盘呕吐，怒不可遏的人用亮闪闪的斧头毫不客气地砸碎目睹的一切事物。这喧嚣和粗鲁的骂声、尖厉的怪叫声融合在一起，汇成一个稀奇古怪的大合唱。这股狂流，像一种可憎的、浓厚的瘟疫气息，冒着滚滚烟雾上升到那黑暗的最高处，阴沉着脸色俯视着火把闪烁不定的火苗，对于这悲哀绝顶的人的嘲弄来说，它们好像是静止

的、可望而不可及的。

爱丝忒匿身于祭坛的阴影深处，已经近似于昏迷。她觉得，眼前这些事情只不过是一场噩梦，会像虚妄的幽灵一般在刹那间无影无踪。然而，冲在最前列的火把已经越过了侧面的通道。在盲目的兴奋的激励下，他们像醉酒的人一样全身战栗着，从格栅上一跃而过或是劈劈啪啪地将格栅砍断，把雕像推翻在地，把圣像从圣龛上撕下来。在飘忽不定的火把的光亮里，短剑像火蛇一般熠熠闪光，愤怒地将橱柜和倒在地上带着破碎框架的画像捅破。那沸腾的人群挟着他们浓烟滚滚的、闪烁不定的火光跌跌撞撞地走了过来，越来越近了。爱丝忒凝神敛气，在阴影的更深处蜷伏着。在惊惧而悲哀的等待中，她的心跳都停止了。她还不晓得，正在发生的这些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她只是觉得恐惧，强烈的、无法自已的恐惧。有脚步声向这边传来。一个身材高大的壮汉一斧头将格栅砍断了。

她以为自己的行迹已经暴露。可就在转瞬而来的一刹那，她洞晓了这些入侵者的企图。此刻，随着一声刺耳的嘶叫，侧面祭坛的圣母玛丽亚雕像被砸了个稀巴烂，散了一地。她心里的恐惧感不如先前那么强烈了，直到她看见她们在闪烁的火把的照映下，吆三喝四而又骂骂咧咧地把一个个画像硬生生拽下来破坏掉的时候，她才彻底明白过来，他们还打算把她的画像也一并毁掉。她所有的思维立刻集中于这样的一个电光石火般的可怕念头上：他们要毁坏那幅画像，这画像早已在她意乱神迷的梦境里成了她的孩子，早就已经成了和她自己的活生生的孩子一样的孩子了。转念之间，整个世界都被照亮了，就好像处在一束强光的照耀之下。一个平素就有过的念头，此时在她脑海中不断地涌现，在她心里点燃了一把火炬：救这个孩子，她自己的孩子。就在这一瞬间，梦想和现实无情地交织在她的心里。那些仇视宗教的人冲向了祭坛。一把斧头在空中高高举起——刹那之间，她丧失了所有的思维活动，张开双臂、跳到那幅画像前去保护……

这仿佛产生了魔幻般的力量。那只手无力地垂了下来，斧头扑通一声沉闷地落在了地上。一个熄灭的火把嗞嗞响着，从另一个人僵硬的拳头里掉了下来。这一幕如同石破天惊一般，震撼了这酒鬼一样喧嚣的人群。只有一个人喉咙里低低地咕哝着："圣母……圣母。"

所有的人都面如土色，呆若木鸡地站在那里。有几个人双腿战栗着跪下来祈祷。没有一个人不全身颤抖着愣神。这令人难以置信的梦境般的场景征服了一切。对她而言，毋庸置疑，那个常常被人们所提到的被证实了的奇迹就在这里发生了：这位显然酷似那幅画像的圣母，保护了那幅画。当他们发现这个少女的长相和那幅巧夺天工的画像别无二致时，他们受到鞭笞的良心被感动了。在这稍纵即逝的一瞬间，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虔诚。

然而就在此时，又有一些其他人冲了过来。火把将这伙目瞪口呆的人和这个似醒非醒的死死压住祭坛的少女照亮。寂静被喧嚣吞没了。一个妓女的尖叫声传播开来："冲啊……这是酒店老板的那个犹太女儿。"魔法一下子被解除了。这伙蒙在鼓里的人羞愧而又愤怒地向前冲来。爱丝忒被粗暴的一拳打在了一边，她歪歪扭扭地走了几步。然而她没有倒下，她在为画像而战斗，这幅画像就和她热血澎湃的生命一样。她顺手拿起一个沉甸甸的银烛台，带着无边的愤怒、咬牙切齿地砸向那些破坏圣像的家伙；一个人破口大骂冲向前去，又有一个人怒火冲天地跳到了她跟前。一柄短剑像一道红色霹雳似的飞快地闪动了一下，爱丝忒便踉踉跄跄地倒下了。祭坛的碎片雨点般一片片地飘落在她身上，她再也不会有疼痛的感觉了。圣母的画像连同这孩子，圣母的画像和这颗支离破碎的心，在斧头的一击之下一起倒下了。

沸腾的人群继续前进着；这群破坏者在一个个教堂之间窜来窜去，大街上充斥着无边的喧嚣。一个可怕的夜晚来到了安普卫特。恐惧和惊悸把这个消息带入千家万户，使得紧锁的大门后

面一颗颗心灵惶恐不安。但这暴动像一面旗帜一样，在整个国家的上空高高飘扬。

圣像遭到袭击的消息传到老画家耳中后，他也在无休止的惊惶中度过了这个夜晚。他双腿战栗着，捧着一个耶稣受难像，画着十字，发誓要把那幅给他带来神的福泽的画像拯救出来。这是个狂乱的、压抑的夜晚，可怕的念头一直困扰着他。天刚破晓，他就无法在家里呆下去了。

走到教堂前，他仅存的一点希望也化为乌有，就如同一个人被刀砍翻在地一般。门被撞得支离破碎，破片、碎片以及缕缕血痕诉说着圣像破坏者罪恶的历程。他费劲地挪动步伐，穿过黑暗，向他的圣像走去。他伸出双手探向圣龛，但他什么也没探着，他两手抓空了，接着他无力地收回了手。他灵魂中的信赖，长期以来他一直在虔诚的感恩歌里吟颂的信赖，如同掠水而过的燕子一样忽然间消失了。

他终于压住了情绪，拿出火石来打火。火石撞击出一片短暂的光明，将眼前的一幕照亮，使他触目惊心地连连后退。在铺满了废物碎片的一块地面上，意大利画家那幅可观可亲的圣母画像躺在废物的中间，圣母的心脏已经被一柄短剑刺穿，正在汩汩地流血。但被刺穿了心脏的并非画像，而是活生生的人，圣母自己……当转瞬即逝的亮光再次熄灭时，他的额头已在涔涔地冒冷汗。他以为自己刚从噩梦中醒来。但当他再次把灯点亮时，他一眼就认出那是爱丝忒，那少女身遭重创躺在那里。通过一个不同凡响的奇迹，她——她的圣母画像的活生生的再现，叙述了那个陌生画家的圣母肖像和她遭受重创而死的命运……

这就是一个奇迹、一个无人不晓的奇迹。然而这位老人再也不愿意相信什么奇迹。他看见这位少女，看见他晚年这娇美的花朵已经凋落，在他那幅惨遭毁坏的画像旁静静地躺着，此时此刻，他灵魂上那把虔诚信仰的琴一下子断了弦。上帝在他心中已活了七十多年，但只在这一分钟便被他否定了。莫非把丰富的创

造欢乐和未来光辉岁月赐给他的仁慈圣明的上帝之手仅仅是想毫无目的地让她再次跌进黑暗的深渊？这决不是什么意志，而只是一种意志玩笑！只是生活中的一个偶合的奇迹。不是神的奇迹，这巧合的事情，就如千千万万的偶然事件一样，交叉混杂在一起，自生自灭，不再是什么奇迹！莫非在上帝那里，圣洁真诚的灵魂真的那么少，使得他在漫不经心的游戏中抛弃了她？他曾经对他的伟大、善良坚信不已，但如今，他破天荒地站在教堂里怀疑上帝，再也不能理解他所选择的这种道路了。

他俯下身，久久地注视着这个年轻的死者，她曾经那么温柔可人地与他共度最近几年的傍晚时光。当他发现，她那皲裂的双唇周围有明显的安详的欢乐时，他变得更加宽厚、仁爱了。谦逊与虔诚重新占据了他善良的心。他是否可以真的问一声，是什么人创造了这个奇迹。使这个孤苦伶仃的少女为保护圣母的荣誉而舍生取义？他是否可以议论一下，这是神的有意为之，还是生活中的巧合？他能够用语言来掩盖他所未知的爱吗？他能够因为误解了神的本意而反对神吗？

这位老人打了个冷战。此时，他感到自己是如此的无助。他感到，在过去的七十年的漫长岁月里，他一直孤零零地在神与生活之间迷惑不解，他曾经企图把那简单而又模糊不清的事物彻底解释清楚。这难道不是曾经照耀过花季少女的、产生过同样效果的两颗星辰吗？难道它们——神与爱——没有在她们的心中合为一体吗？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窗前。可这晨光也不能照亮他的世界，因为他对即将到来的新的一天、对他在悠悠岁月里度过的这种生活已不再怀有一丝幻想。他曾触动于生活的奇迹，但从来没有被彻底照亮过。他安详地感觉到，自己此刻正在向那最终的奇妙事物靠近，这不再是虚妄和梦境，而是永远也说不清楚的实实在在的东西。

艾利卡·埃瓦尔德的恋爱

真诚的朋友卡米尔·霍夫曼

……这个故事是关于姑娘们的。她们正值青春年华，性格温柔顺从，但却受尽苦难的折磨，可是无论吃多大的苦，她们从不抱怨女人从一出生就注定了受苦受难的命运。她们也不例外。这种命运，她们很早就已亲身经历过了。所以，对于命运，她们从来不会觉得惊讶，她们老是说，巴不得让痛苦早点到来，这样，以前经历过了痛苦，现在就可以不再感到任何痛苦了……

巴尔贝·道雷维伊①

艾利卡·埃瓦尔德迟到了。她小心翼翼地走了进来，她的脚步很轻，走得也很慢。她看到父亲和姐姐早已就座，吃着晚餐。她开门进来发出了响声，惊动了正在吃饭的人，她们抬头看了她一眼，对她敷衍地点了点头。饭厅里灯光朦胧幽暗，只听见餐具碰撞发出的轻微的响声。三个人大多数时间都是一声不吭地坐着，偶尔才会有人说句话打破沉默。这句话缥缈不定，如同空中飞舞的一片落叶，一开始还有些劲头，直到最后，有气无力地坠到地上。他们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可说的。姐姐长得丑，引不起别人的注意。如今，她已经是个老姑娘了，在过去的岁月中，她总是被人讥笑，被人厌烦、瞧不起，这种亲身体验使她变得越来越迟钝，她听天由命，微笑着任凭日子从她身边一天天逝去。她父亲长年以来一直做办公室的工作，长年累月的，因而他对别的东西感到非

---

① 巴·道雷维伊(1808—1889)：法国评论家、作家，享有“文学高级警官”之称。

常陌生。尤其是他的妻子去世之后，他的情绪变得非常糟糕，而且还固执己见，沉默寡言。甚至有些不近人情、铁石心肠，老年人都是这样，对他们经受的苦痛他们从不提起，沉默是他们最喜欢的一种掩饰痛苦的方式。

这样的夜晚，枯燥乏味，艾利卡也和他们一样不置一词。这样的晚上使她的心情变得阴沉灰暗，几个小时以来，她感觉自己就像被阴云笼罩着，沉甸甸的。她任凭这种情绪控制着自己。因为她已经没有了同它抗争的力量，她实在太累了。她在白天所干的工作，每个小时都使她备受折磨，她的工作混乱不堪，但她不得不不知疲倦地忍耐，她得逆来顺受。她必须受这种噪音，她得尽力尝试，自己创造和谐的工作环境。她的工作单调而沉闷，这使得休息变得更不可少，只有经过休息，她的各种感受才能够重新活跃起来，白天枯燥的工作几乎使这些感受枯死过去。她喜欢在清醒的梦中说出自己的真心话，因为，她特别害羞，几乎有点过了头，这就使得她不会对任何人说她的秘密，尤其是她的恋爱故事，那更是一星半点也不会向人透露的，其实，这件事情，她没有对任何人说，因此常常感到有很大压力，以至有时使她发出轻微的颤抖，她如同挂满了熟透的果实的一根枝条，因为重压而东摇西摆。她的心里斗争得非常激烈，但别人几乎觉察不出来，因为除了她没有血色的嘴唇在轻轻地翕动之外，什么也看不出来，但这正好表明，她有一种难以言明的渴望，这种渴望超出她的控制。偶尔，她紧闭的嘴唇周围的肌肉会剧烈地颤抖，她突然间哭泣时也会这样。

不一会儿就吃完了晚餐。父亲起身向她们说了声晚安，语气非常冷淡，之后，他自顾自地进了自己的房间，抽烟斗去了。这是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每天都一成不变地沿袭着。在这个家里，哪怕最微不足道的事情，也会变成僵化的习惯保持下来。她的姐姐让内特老是让别人把吃的东西给她送过来，在灯下，她却因为眼睛近视弯着腰习惯性地开始干起刺绣之类的活计。

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艾利卡开始不紧不慢地把衣服脱下来。这一天她回来的时候，时间尚早。以前，她经常看书看到夜深人静，这已经成为她的一个习惯了。如果不看书，她就会靠着窗站着向下看，只见房顶全笼罩在银白色的月光之中，她的心情非常甜美，这时，她几乎什么也不想。月光下照得东西闪闪发光，月光犹如流水一般，从无数块玻璃后反射出来，在她看来，这些玻璃后面都隐藏着一个个生活的秘密，看着似水月光，看着那些闪亮发光的东西，她隐隐地觉得喜欢上了它们。但是今天晚上，她的感觉有点异样，既疲倦乏力又温柔舒畅，既沉重又快乐，心中有一种强烈的欲望，希望用暖烘烘、软绵绵的被子把自己紧紧地裹起来。她昏昏沉沉，只想睡觉，希望能够做个又香又甜的梦，这个希望像已经冷却、麻醉人的毒药一样，流遍她身上的每一个地方。她强打精神，胡乱地把身上最后几件衣服匆忙脱掉，便关上了灯。不久，她伸展开四肢，躺在了床上……

白天的回忆真让人快乐，简直就像机灵的皮影戏一样，她又在脑海中把它回忆了一遍。今天她去了他那儿……他们一起参加了音乐会的排练，她弹钢琴给他的提琴伴奏。后来他就给她领奏，乐曲是肖邦创作的无言叙事谣曲。再后来，他对她说了许多情话，多么甜蜜温柔的话呀！而且说了那么多！

白天的一切历历在目，犹如一幅幅图画从眼前一张张翻过，现在她的回忆在她自己身上定格，如今她正躺在自己的床上，她把白天的情景快速回忆了一遍之后，便一头沉浸在她初识他的回忆之中。回忆中，各种场景都像一张张栩栩如生的画面，这些画面丰富多彩，绚丽缤纷，不受具体时空和事件的限制。艾利卡听到隔壁传出的声音，知道她姐姐去睡觉了。忽然间，一个不寻常的让人不可忽视的念头闪过她的脑际：她是否也会受到他的邀请去他那儿呢？她的嘴唇边出现了快乐的、毫无顾忌的微笑，但这微笑很显然露出倦意。她已经昏昏欲睡了。没过几分钟，她就安安稳稳地睡着了，进入了甜蜜的梦乡。

一觉醒来，她发现有一张风景明信片放在床上。明信片上写着两句话，字迹倒是遒劲有力，但话语却是寄给陌生人常写的句子。这是他写给她的话，因此，这两句话对她而言便是礼物和福音。这本是件小事，几乎可以置之不理，但却使她产生了许多有关现实情况的遐想。她觉得，爱情应该像一束柔和的光辉，把周围都照亮，照得一切都发光，而且爱情这东西，最容易使人沉醉痴迷，它能令人青春焕发、神采飞扬，它就像是没有生命和灵魂的东西被烧烤得通体火红时从中心发出的一束光亮。从很小的时候起，她就有一种感觉，觉得人活着是可怕的，她时常感到孤独，因而越发沉默寡言，这使她产生了这样一种认识，要把事物看做自己的朋友，虽然它们不发一言，但她可以向它们倾诉心曲、诉说衷肠和柔情，而不应该认为它们没有生命、无动于衷。在她看来，图片、书籍、乐曲、风景无一不在与她交谈。她一直有一种虚构的天赋，通常只有小孩才会有这种天赋，她能够透过无生命的物质外壳，看到丰富多彩、热烈奔放的真实世界。那时候，她还没有找到爱情，她的节日和幸福就是这种情形，难免令人感到孤单寂寞。

所以，写在明信片上的那几行黑体字，对她来说十分重要，意义重大。他说这两句话时，声调十分柔和，并且用了富有乐感的重音，她便模仿着他的声调读着明信片上的句子。她想把自己的名字念得甜美动听，富有吸引力，只有温情脉脉的声音才能产生这种效果。他的明信片中，关于她的亲属所用的字句是隔膜的、尊敬的，但她竟然从这些句子中读出了弦外之音，那是爱情的信号。这几行字，她读得非常慢，一边读一边幻想，以至于她连这几行字的内容是什么都不记得了。但内容是重要的。确实她想问问他，他们原来计划星期日去郊游，不知这个计划是否能够如期进行。明信片上还有两句无关紧要的话，说的是一个他们早就说好的音乐会的事，届时他们将同台演奏。最后是他向她礼貌的问候和潦草的签名。可是，就是这几行字，她读了一遍又一遍，

因为她确信不疑，这几行字里面，蕴藏着他对她火热而急切的爱情。可是实际上，这仅只是她自己的感觉。

艾利卡·埃瓦尔德的爱情刚刚到来，它给她单调枯燥的少女生活送来了一抹柔和的光辉。然而，这个爱情故事非常普通，司空见惯，毫无波澜起伏。

他们俩的相识是在一次社交聚会中。她给一户人家教授钢琴课。她言谈举止大方得体，端庄有礼，因而得到了全家人的喜爱，从此，一家人都把她完全当成了他们的朋友。而他，作为Piece de resistance（主客）受到这一家的盛情邀请，前来参加社交聚会。他虽然年纪轻轻，但是作为提琴高手他的名气已经不小了。

周围的人都积极地撮和他们，希望他们交往下去。每当他应邀演奏，人们便要求她为他伴奏。这几乎成了自然而然的事了。那时候，他早就对她留意了，因为他的意思她都能理解得既准又透，这使他产生了一种联想，她一定是个情趣高雅、品质诚恳的姑娘。他们的演出常常博得阵阵喝彩，当人们的喝彩声还在耳边回想的时候，他们就在一起说起话来。而她只是微微点点头，动作幅度之小，令人觉察不到。

但事情不遂人愿。他们在一群人中间，并没有足够的自由。她身材高挑苗条，婀娜多姿，而他只能偶尔向她投来斜视的目光，她的眼睛深褐色，眼神流露出对他的羞怯和赞美敬佩，而他对此也只能偷偷心领。当他们在谈话的时候，老有人用粗鲁的言语或是礼貌的语句打断他们，所以谈话只得被迫中断。后来，一些她没见过的人来了，举行了很多娱乐活动，这使她连约会都差点忘掉了。所有的娱乐活动终于都已结束，她准备走开，恰好这时，他突然走到她身边来了。他问她是否能有幸送她回家，他的声音柔和动听，但听得出有些紧张局促。她一下子觉得不知如何是好，然后找了一个并不高明的借口，婉言辞谢了他的好意，这

就使他不费吹灰之力达成了自己的心愿。

她住的地方在远郊。那是一个月色清朗的夜晚，他们月下漫步，走了一段很长的路。有一段时间，他们没有说一句话。这倒并非因为他们慌张，不知如何是好，而是因为他们都受过了完整系统的高尚典雅的教育，他们非常害怕用老生常谈来开始交流。还是谈艺术吧，还是先谈他们一起演奏的音乐作品吧。只有一条路能通向她的内心深处，而这才刚开了个头。他非常清楚地知道，有些人，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奉献给了艺术，把自己所有的感情都倾注到艺术上，这些人往往性格内向，对待生活态度严肃认真，他们很难对人敞露胸怀，除非对那些能够了解他们的人。而她用关于创作和演奏的观点向他谈起了很多事情，包括非常隐秘的心理历程、那些以前从未向人倾诉过的心事和一些连她自己现在都还弄不明白的事情。她是一个很矜持的人，这种性格由来已久，已经成型，使她有时显得过于小心翼翼，而当时她竟然克服了少女的矜持，这一点在她后来回想这件事的时候依然无法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这样，他们俩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直到后来他成了她最好的朋友和惟一能够诉说心事的人。她之所以接纳他，就是因为在当天晚上，她认定他是一个不断在创作的艺术家。他像一个超然于生活之上的强者。他出类拔萃，不容易接近。他能够理解别人，他心地善良，在他面前，谁也没有必要隐瞒任何事情。到目前为止，进入她生活圈子里的都是一些单纯朴素的人。有一些人，喜欢对人分析来计算去，就好像小学生做数学题一样，对这些人，她简直是一个既偏见又保守的宗教法官。这些人令她觉得既生疏又恐怖。那天夜晚，周围静悄悄的，天空晴朗清爽。假如两个人在这样静谧的夜晚一同散步，没有人侧耳偷听，也没有人打扰，在他们身边只能看到房屋投下的凝重阴影，他们的讲话声消失在静静的风中，那么这种谈话就如同自言自语，会使他们完全信任对方。白天所产生的一些想法，因为混乱复杂和变动不定的环境而没被注意，便消沉了下去，晚上一

到，这些想法只需轻轻一震，就会从某个很深的地方苏醒。于是，当人们并没有刻意想说的时候，反映这些想法的话语便会脱口而出。

在这个孤单寂寞的冬夜里，他们走了很远的路，这使他们的心靠近了。当他们伸手道别的时候，她一时慌得不知如何是好，她把自己冰冷苍白的手指放到他刚健有力的手中，这样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她好像浑然不觉。后来他们各自回家，分手时已俨然一对老朋友。

这个冬季，他们常常会面。一开始，他们只是由于偶然才碰到一起，这令他们分外高兴，不久以后，他们就开始约会了。她深深地吸引了他，他觉得她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姑娘，与众不同。他对她显得高雅的矜持大为赞赏。而她也只对他一个人敞开心扉，她踌躇不定地扑倒在他脚下，就像一个受了惊吓、惊恐未定的孩子。他深深爱上了她，爱她的精致玲珑、优雅迷人，爱她单纯质朴的感情。她没有想过要用自己的感情投别人所好，但是为了避免单纯的欣赏热情遭到干扰，她在陌生人面前常把真实的情感隐藏起来。她的情感真诚可爱完整且富有魅力，他几乎在每个人身上都能发现，但是他却对此感到异常生疏。早在他的少年时代，但作为一个艺术家，有一些女人想在精神恋爱中获得满足，她们过于娇纵他并且诱惑他。女性特有的敏感，年轻男子的敏感，这两者他都很欠缺，因为虽然他在心理上早熟，但是他并没有体验过文科中学生们恋爱的滋味，那是一种超出他的理解的令人满足的美妙感觉。然而同时，他自高自大，热情似火，爱得狂热，但是为了最后得到性欲的满足，他所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在那一刻流尽最后一滴血。他太了解自己了。他无法克服自身的某些弱点，为此他看不起自己。但他无能无力，对自己满怀厌憎，体验着所有能使他立刻得到满足的东西。因为性欲和热情使他的艺术震撼，也使他的生命震撼。他的演奏技巧精湛高超，这和他身上坚定不移、慷慨激昂的男性气度密不可分。他弹奏的琴音坚定有

力，悦耳动听，带有吉普赛风格，但他往往不注意最后细微如忧伤的叹息一般的音调区别。他擅长驾驭乐曲，使作品表现出动人心魄的艺术魅力，但人们总觉得背后隐藏着一点点畏惧。

她对他的爱情，既感到胆怯，又非常顺从，甚至有点崇敬。她一个人独自生活了许多年，她时常梦想着自己所爱的人，现在她把他当做一个比较真实的梦中人的化身来看待，由此她爱上了他。她爱他因为他是一位不失本性的艺术家，作为一个少女，她有这样一个信仰，在生活上，艺术家一定会非常庄重严肃，就像牧师一样。有的时候，她观察他，目光生疏而无动于衷，她就像要在一幅少见的照片中找到熟悉的面孔。她对他吐露心曲，就像有人对神父进行忏悔。她不了解生活，因而从未多想过生活。她生活在虚无缥缈的梦境中。因此，她对未来没有任何期待也不存有半点恐惧。她认为，他们的爱情远离性欲，双方互相敬重，这样的爱情一定会使彼此感到温情脉脉、身心舒畅。她对艺术美和贞洁抱有纯洁诚恳的信念，他们的爱情更加坚定了她的信念。

偶尔她会觉得诧异，每当她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他不是一声不响就是弹琴，而她就坐在那里任思绪飞扬，他们完全不说任何需求。不过她想，假如他能对她说说话，或者是深情地凝望她，那么她的梦境一定会更加绚丽多彩。当周围悄无声息，白天的喧哗和骚动再也听不见的时候，只有清脆、静默的节日钟声在她心头响起。这时，她心里某些东西蠢蠢欲动，那是她日日夜夜对温柔体贴的渴望，对既怕又想的情话的急切等待。她发挥着想像力，想着他完全对她着迷了，就如同她已经拜倒在他的艺术面前一样。他的声音具有诱人的力量，使她发出苦中有乐的呼喊。她无法抗拒他的演奏。她只能颤抖着伸出双手，拜倒在他面前，她只能接纳他，但她说不出是什么原因，这使她觉得自己有一种无可名状的可怜。

她一个星期到他那儿去好几次。这几乎成了固定的规矩了。一开始，他们一起排练同台演出的音乐会。可是没过多久，他们

就觉得这几个小时不可或缺。他们的友谊日渐增进,越来越亲密,这背后的危险她一点没有想到,她没有想过控制自己,在他面前,她最后的矜持已烟消云散,她向他诉说内心最隐微的秘密,并且把他当做自己惟一的男朋友。她在倾诉时充满热情,像是处在幻想状态,他则躺在她脚跟前听着,心情非常激动,抚摸她的手或是低头狂热地吻她的手指,但她好像对这些都没有注意。有时候,他拉出极其热情而迫切的音调向她诉说,而她却听不出来,她是一个在音乐中只寻找自我和自己的梦想的人。在他拉琴的这段时间里,她可以趁便思考一些到现在为止不敢说出来的事情。她惟一知道的是,她白天忙忙碌碌,日子过得单调乏味,这样宁静的时刻给她的白天带来了光明,也给她的夜晚带去了光辉。她惟一追求的就是快乐宁静的生活。她希望过一种内容丰富但却安详宁静的生活,她能够像去祭坛一样藏身在里面。

可是她非常小心地不让自己公然表现自己的幸福。她的家人和别的人看不到她脸上纯洁幸福的微笑,她在她们面前常是一副冷冰冰的表情,闷声不响,要么就是要流泪的样子。她这样只是想不让自己的爱情被陌生人发现。爱情就像一个艺术品,有很多地方容易受损,手脚笨拙的人只要发出一声惊恐的叫声,这个艺术品顿时会破碎不堪。她从不说自己的幸福和自己的生活,只说一些淡漠的日常话语和常说的无意义的话。只有这样,即使她的话在人们中间传来传去,也不致产生误解,也不会破成碎片而变得一文不值。

次日他们决定外出郊游,就在前一天也就是星期六的晚上,她又去了他那儿。每次找他,她都觉得特别紧张,这一次她敲门的时候,紧张感又袭击了她。在见到他以前,她的心情总是愈发紧张。没让她久等,他很快打开门,把她请进了自己的书房,还体贴地帮她把春季外套脱下来,同时谦恭地吻吻她修长雅致的手。然后,他们坐到书桌旁边深绒布的小沙发上。

此时，屋子里很昏暗。外面起风了，天空中的乌云聚成团。浓云遮天，使阴沉昏暗的黄昏显得动荡不宁。要不要点灯，他问。她回答说不要。他的忧郁使他显得愈加温柔，这倒与目前昏暗的环境相适应，她觉得他很可爱。她静静地坐在那儿。这时，她清清楚楚地看到房间的布置非常高雅别致。一座青铜雕像摆在贵重的写字台上，铜像右边放着一个雕刻提琴架。玻璃窗外是灰蒙蒙的天空，清晰地衬托出提琴架侧面的黑影。不知什么地方传来钟表嘀嘀嗒嗒的声音，既准确又深沉，这个声音好像是无动于衷的时间走动的脚步声。此外便是一片寂静。他手上拿着烟，他都忘记了，一两缕淡蓝色的烟雾冉冉升起，溶入黑暗中。窗户敞开着，一阵和煦的春风吹了进来。

他们聊着什么。开始他们俩面带微笑，说个不停。但是夜越来越黑，越来越可怕，他们的谈话似乎很难顺利进行下去。他向她提起一个新的音乐作品。它是一首情歌，素材来自他以前在一个乡村里听到的民歌，这首民歌质朴无华，风格感伤。当时，几个姑娘歇工后唱着歌回家，远远传来她们的歌声。虽然他听不懂歌词，但他听出了在这首民歌中，有被压抑的柔情的渴望。昨天，他突然间想起了这首歌的旋律，当时夜已经很深了，他根据那个旋律创作了一首新歌。

她仔细地看着他，一句话也没说。但是他领会了她的意思，一声不响地走到窗口，把提琴取下来。他用低沉的声音拉着这首歌。

他身后渐渐亮起来。晚霞由紫变红，像是在燃烧。霞光照进房间里，但接着暗了下去，让人觉得厌倦。

这是一首孤独寂寞的歌，他用奇妙的力量演奏着这首歌。他在琴声中陶醉了，他忘了这首歌，只记得陌生的充满了渴望的民歌旋律。这个旋律有很多种变奏，但表达的是相同的内容，一唱三叹。他的思想飘忽不定、杂乱无章，他什么也不想，他内心感情的潮水汹涌澎湃，与音调融为一体。这个昏暗窄小的房间沉浸在

艺术美中……彩霞由红变暗，直至成为黑色阴影，他浑然不觉，只顾拉琴。琴弦的颤动唤醒了他所有的激情，他对世上一切女性的爱恋和对一切美好事物的热爱。他越来越狂热，但还没有满足，因而没有感到特别快乐。他立刻振作兴奋起来，充满了想要欢呼和呻吟的渴望。他不停地演奏，像是要使自己的演奏和某个既定的和弦协调一致，但他没能找到一个转折性的和弦结束演奏。

猛然间，琴音中断了……一声狂乱的呜咽从艾利卡嘴里发出来，之后，她倒在沙发上，昏过去了。本来，她受了琴声的诱惑，离开沙发站起来了。她的神经敏感而脆弱，常常被充满感情的音乐魔力俘获。一听忧愁感伤的旋律，她就忍不住流下泪来。这首歌中的期待是那样急切，令人兴奋，她内心所有的感情全都激动起来，她精神高度紧张。渴望受到抑压所产生的痛苦她感觉到了。这种痛苦令人窒息，只能一吐为快。而她不愿这样。因此她无法控制的激情只有在突然的抽搐哭泣中才能逐渐平静下来。

他跪在她身边，轻轻地吻着她的手，极力让她平静下来，但是她一直抖个不停。有时她的手指如同遭了电击一样一阵抽搐。他对她说话，语气亲密，而她像什么也没听到。他越来越热烈，向她说火热的话，吻她的手指，吻她的手，吻她的颤抖的双唇——在他嘴唇下边，她的嘴唇无意识地颤抖着。他一边讲着温柔缠绵的情话，一边越来越迫切地吻着她，并且狂热地紧紧抱住了她。

突然，她从半梦半醒中完全清醒，她用力把他推开。他非常惶恐，六神无主地站起来。她没有说话，刚才的事情她好像都记起来了。接着她惶恐不安地望着他，吞吞吐吐地对他说，希望能得到他的原谅。只要她的神经性抽搐一发作，就是这种情形。这次是因为音乐使她过于激动兴奋造成的。

沉默了一会儿，他感到了痛苦。他什么也不敢说，因为他内心恐惧，他担心自己将不得不扮演一个灵魂卑贱的角色。

她接着说她现在必须走了，其实她早就该走了。再说她让家

人久等了。她一边说一边拿起自己的外套。她声音冷冰冰的，他感觉到了。

本来，他想说点什么。但是，就在不久，他们在激情中沉迷，他对她讲了许多话，他觉得现在再讲什么，只会让人觉得可笑。他一言不发，尊重她的意见，领着她走到门口。道别的时候，他吻着她的手，踌躇不定地问："明天呢？"

"照原计划。你没忘记吧？"

"当然不会！"

她走的时候，没有就他刚才的举动说半句责备的话，他感到很高兴。她已经原谅了他，但又不公开表露，她这种高雅的矜持使他佩服不已。匆匆忙忙地，他们互相道别。接着，砰的一声，门关上了。

星期天早晨，天阴沉沉的。整个城市笼罩在浓雾之中。但是没过多久，光线透过浓雾照射进来，雾中的亮光像是用网捞到的一顶璀璨夺目的金冠。最后，在阳光的照耀下，浓雾消散了。春天的太阳光是那么清新，放出万丈光芒，光滑的窗玻璃、湿淋淋的房顶上都闪着亮光。太阳光无处不在，发光的地方、深水的洼地、发散着红光的半圆形教堂房顶、往外边张望的人们欢喜的目光，无一不反映它的存在。

下午时分，阳光明媚，街道沐浴在日光中。车辆来往不断，发出欢快的叽叽喳喳的声音，但是，麻雀在喧叫，叫声大过车辆的响声。它们叫个不停，争夺着电缆线。周围陷入了纷乱状态，此时电车发出信号，声音非常刺耳难听。市郊的大路，人流如潮，黑压压一片，声势浩大。人流中，有人率先穿上了白色和亮色的春装，在阳光照耀下，显得分外鲜亮夺目。太阳普照大地，发出万道金光，把一切都包孕在阳光里。

艾利卡向前走着，心情轻松舒畅，仿佛她正挽着他的胳膊一起在散步。她又奔又跳，像个狂喜的孩子。她穿的衣服整洁朴素，头发用发夹高高挽起，显得既孩子气十足又具有少女特有的风

韵。她热情洋溢，真心地觉得快乐，在她的感染下，他也没法摆出严肃庄重的神态。

原来，他们决定去普拉特公园，但没过多久，他们就取消了这个计划，因为这个公园既风光优美又安娴宁静，而现在是星期天，他们担心会不时听到尖叫，他们不想看到公园里乱成一团。普拉特公园有人精心地护理，宽敞的林荫路两旁种满了古老的栗子树。扇形的河谷草地宽广辽阔，一直延伸到密林地带，除此以外，还有一个草原牧场，占地很广。只要在这里享受柔和的阳光，就会忘掉身边这个大都市，忘记都市里上百万人毫不间断的呻吟和喘息。但是这种魔力只要一碰上星期天便没有了，潮水一般的人流一来，它就消失了。

他建议向德布林方向走，不过这样的话，要走一段很远的路，其间要路过一些有白房子的地方，这些白房子给人以亲切感。那是一个惹人喜爱的地方。透过风景优美雅致、略微暗淡的花园，可以清楚地看到里面的房子。他知道有两条路，宁静且富有情趣，走上开满槐花的狭窄的林荫道，就能通往一望无际的田野。今天，他们正走在这条路上。他们走到一个非常安静的所在，几乎带有乡村风味，一路上走的地方都很宁静，犹如看不见摸不着的清风无时无地不在陪伴着他们。他们有时候相对而视，默默无语，但是他们觉得此时无声胜有声，春天欣欣向荣，生机勃勃，在春光中，他们感到了幸福，而这是他们的沉默所带来的，而且更加强了他们的幸福感受。

田野下边，满眼绿色。大地是如此热情大方，毫不吝惜地发散出扑鼻的芳芬，好像是满怀希望的好心问候。卡伦山和利奥波德山就在远处。利奥波德山上，有个小教堂，历史很悠久了。小教堂那儿有峭壁，但呈下降之势，一直和多瑙河相连。一片肥沃的土地横亘在两者之间。地里长满了幼苗，这是农民们的期望，但这时田地尚未开垦，呈现出褐色。有些方形田里，黄色的胚芽笨拙地钻出了黑土地。因此，方形田看上去就如同皮肤黝黑、精

力强劲的劳工身上穿的衣服，但被撕开了很多道口子。燕子灵活地飞翔，啾啾欢叫，天空非常明媚，犹如展平的青山，只见燕子矫捷地飞进天空，消失了身影。

他们在林荫道上走着，这是一条宽敞而年代久远的路，两旁种满了槐树。一走到这儿，他就告诉她，这条路是贝多芬最喜欢的。贝多芬的许多作品，思想非常深邃，他最初产生灵感就是他在这条路上散步的时候。提起贝多芬，顿时，俩人油然而生敬意。在很多天赐良机中，贝多芬的音乐充实丰富了他们的生活，使他们对生活的态度更加热情诚恳。他们觉得这一切更加富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更加不同凡响，因为有贝多芬参与了进来。先前，他们只觉得这里的风光令人快乐舒畅，而现在，他们觉得这里风光壮美庄重。大地被太阳照得热腾腾的，幼苗正在茁壮成长，田地里飘出阵阵浓郁的芳香。他们孕育在春光中，他们是春天最隐秘的信使。

他们继续在田野里走着。艾利卡一边走，一边用手指耍弄着没有成熟的庄稼，沙沙作响。有时候，庄稼秆儿被她弄断了，可她毫无察觉。他们不说话，这使她犹如在梦境中一般，沉迷在那深邃而少有的思想里。温柔缱绻隐晦微妙的爱情在她心中复苏了。不过她想到的是存在于她周围的一切，而并非在她身旁的他一个人。她想着燕子，它们飞到天空高处，互相追逐嬉戏，她还想到了远处的城市，它如今正包在灰色的帽子里看着这里。她像个走进温暖阳光的小孩一样，又蹦又跳，快乐天边，觉得春天真是伟大，无所不包。

下午即将过去，黑夜尚未降临，在草场里，在田野上，他们已经走了很久很久了。强烈的阳光渐渐暗下去了，夜晚已经来临了。天空中呈现出微微的玫瑰红。艾利卡走累了，想好好休息休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们走进了路边的一家小饭店。饭店是乱糟糟的，光怪陆离，人们发出阵阵欢叫。他们坐在庭院里。在他们桌旁，一家人坐一个桌子，他们来自郊区，都是上等人，正在

无所顾忌地高谈阔论，看起来面色颇善。他们在星期天外出郊游，这是采用了维也纳的习俗。有个园亭在他们身后，几个音乐师坐在里面。整整一个星期，这三四个人在市里东游西荡，像乞丐一样，直到星期天，他们终于在这里找到了安身之地。用手风琴演奏古老的民歌是他们的拿手好戏。有时，他们弹奏起一个时下很流行的电影主题歌，只要旋律欢快自由，那么马上就会有很多人尖着嗓子跟着唱起来，连妇女也会参加进来。这里，没有人会不好意思。在这里，怎么做能快乐舒畅、满足安逸就怎么做。

他坐在她对面，艾利卡微微向他笑着，谁也不觉得她这样做不合礼节。他们很喜欢这些人，他们纯朴、厚道、纯洁、不隐瞒出于本能的冲动。这里气氛愉快，带有乡村风味，没有外来因素打扰，她很喜欢。

店主大腹便便，脾气很好，心地善良，现在笑容满面地向他们的餐桌走来。他在众多客人中看到了两个高雅之士，他非常乐意亲自为他们服务。他问他们是否需要来点酒。回答是肯定的，他接着又问："新娘子想要点什么吗？"

艾利卡羞得满脸红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她慌乱地点点头作为回答。坐在对面的是她所谓的"丈夫"，尽管她没有看他，但她能感觉到，他正微笑着看她的窘态。毕竟她是害羞的。她笨拙地想着对策，为的是能比较自然地掩饰过去。但是痛苦的感觉紧紧攫住了她，她的心情突然间糟成一团。现在她觉得，这些人反复唱的这些歌，太没有活力，太破碎不堪了。狂叫中夹杂的低沉的音调，她现在听起来无异于刺耳的喧嚣。她还是走开的好。

这时，几个不常听到的节拍从提琴里传出来，声音甜美柔和，这是一支约翰·施特劳斯的古老的华尔兹乐曲。别的人跟着轻快的旋律附和着。音乐几乎能控制她的精神，艾利卡又一次感到了这一点，她因此而惊恐不已。她马上觉得心情舒畅、浑身轻松了。她跟着悦耳美妙的旋律低声哼起了她并不熟悉的歌词。其实她根本不知道歌词写的是什么，只是觉得所有的一切重新变

得美妙，让人高兴。她又觉得春天如此繁荣兴旺，她的心在欢快地不停地跳动。

当这首华尔兹乐曲奏完的时候，他起身离去。她马上跟着他走，心里很快乐。她知道他为什么走开，因为他要保存刚才优美的旋律所带来的感人力量和他对此产生的热情和快乐，他不想让无聊的流行小曲破坏了它们。他们走上来时的路，走到了通向市区的漂亮的路。

太阳西沉，挂在山边。树林在阳光染映下放出红色金光，透过树林，阳光向山谷倾泻无数罕见的玫瑰色光线，像是一束束细小的水流。这种景像奇特无比、奥妙无穷。红光在天空中闪烁，仿佛远处燃起了大火。山下是个城市，城市上空的雾气在艳丽的夕阳中形成一个圆顶，远远看去仿佛一个紫红的大球。当夜晚来临的时候，万籁俱寂，和谐宁静。郊游的人们唱着歌儿回来了，远远地，传来了他们的歌声，还有手风琴为他们伴奏呢。蟋蟀唧唧唧叫得越来越响。嗡嗡声、沙沙声、飒飒声从树叶里、树梢中传出来，空中还响起了隆隆声。

她沉默着，神情庄严肃穆。突然，他的话打破了她的沉默：

“太好笑了，艾利卡，店主为什么竟然称你是我的新娘子呢？”

一声挤出的大笑。

艾利卡从恍惚中清醒。他提这句话用意何在？他是想以此打开话题，是想勉强她开口说话。她莫名地感到一阵恐惧。她没有回答他的话。

“你不觉得这句话太好笑了吗？瞧，你的脸红得多么厉害呀！”

她看着他，想看清他此时脸上有何表情。他说这话是想取笑她？——不是！他连看都没有看她，他是认真严肃的。这些话可能是他不经意中说出口的。不过，他的确想听到她的回答。她觉得他为了打开话头，非常牵强地找了这个话题。她心慌不已。可

是她又说不清是什么原因。但是她必须说话，他还在等着听她的回答呢。

“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好笑，只是觉得很难堪。我就是这样的人，不习惯开玩笑。”她的语气坚决、冷淡，气愤至极。

接下来便是沉默。以前，她们可以在沉默中一齐享受幸福，他们的沉默表明他们志同道合，而现在，这种沉默令人难受，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在这种沉默中潜藏着某些危险的、急切的东西。突然，她担心起他们的爱情来，她担心他们的爱情最终会让她感到剧烈的苦痛和煎熬，这种结局，像她所感受的幸福一样在所难免。正如那些感伤温存的书籍，她最心仪它们，但又常因它们痛哭流涕。正像《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1] 中湍急猛浪般的声音，对于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来讲，既是无上的幸福，又是至深的痛楚。沉默压得她越来越慌乱，犹如落在她眼睛上面的一场深浊浓厚的雾，弄疼了她。渐渐地，她不再觉得焦虑不安了。她想直截了当地问他，以此结束这个话题。

“我有种感觉，你是不是想在我面前隐藏些什么，是吗？”

他平静地看着她，眼睛一眨也不眨。他正在想着，盯着她的目光显得更加深沉、更加胸有成竹。随之，他发出润泽的、富有节律的声音，以前他的声音极少能做到这样。

“很久以来，我自己都不知道，直到不久以前，我才发现，我——我爱上你了。”

这句话使艾利卡全身颤抖。虽然她看着地上，但她知道他深沉的、敏锐的目光正在试探性地看着她。现在她脑子里想的是上次她去了他那里，他吻了她。那时，她心里非常清楚，但没有说他半句。到底是羞怯还是恼怒，连她自己也不知道。所以，她感到惶恐。每当他拉起歌曲，当热烈的、饱含激情的曲调在她耳边响

---

[1] 这本书是中世纪德国骑士史诗的代表作，作者是戈特弗里德·冯·施特拉斯堡。

起，她常常感到一种夹杂着快乐的恐慌，其间既有无比的幸福又有道德的铁镣。现在，还会发生什么事呢？噢，上帝呀！噢，上帝呀！……她知道他会继续往下说，这既是她希望的，却又让她畏惧。她不想听他说什么话。她只想看看周围的田野，看看这个美丽的夜晚。她不想听任何话，不想听任何话。她只看到市区和田野全被大雾笼罩着。云彩浮在空中……这些云飞到天上去了，速度多快呀！越往上，云越少。一……二……三……四……五……对了，一共五块云彩……不对！明明只有四块！……的确是四块云……

这时他又说话了。

“艾利卡，我心中激情似火，很长时间以来，我对此一直心怀恐惧！我有一种预感，迟早激情会来，可我又不愿意相信它真的会来。现在，激情真的来了，自从上一次你到我那里去，打昨天起，我就知道，激情真的已经来了。”

他深吸了一口气，沉默了一会儿。

“所以，这使我万分悲伤。因为我很清楚，我不能和您结婚。因为一旦我们结婚，我的艺术就完了。这个别人是不可能理解的，可您不一样，我最最亲爱的艾利卡，您能理解。只有艺术家才能理解，您有一颗无比丰富的艺术的心灵。而且，您是这样聪明。我们不能再这样交往、相处……现在是该做个了断的时候了……”

他不再说话，但艾利卡觉得他话犹未尽。她真想跪在他面前，哀求他，请他现在什么都别再说了。——因为，她现在什么都不想听，真的不想听任何话。——她一点也不愿听……她处于极度的惶恐中，心神不宁地数着天空中的云块……

但是，云块呢？都飞走了……不对，还有一块在那边……这是天空中最后的一片云，颜色呈玫瑰色，形状像一只顺着又深又暗的河水畅游的高傲的天鹅……这幅图景，她怎么会突然想起来呢？她自己也弄不清……她心乱如麻，理不出个头绪。她只想

着云，别的什么都不想……现在，云飞走了，真的，它们从群山顶上飞走了……她觉得她的心在云上，她伸出双手，高兴地想把云留住，但是它们飞走了……飞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现在——现在已经没有云了……现在，他又开始讲话了，艾利卡听得一字不漏、真真切切。他一说话，她便害怕得全身颤抖。

“你是不是这样看我，我不清楚。虽然我不敢这样认为，可是我总觉得你把我看得太高了。我绝非伟大的人。我并非那种……我并不能超脱世俗生活、并不能陶醉于自我满足，我不是这样的人。虽然我希望自己能这样，要是这样该有多好，可是，现在，我并非这样的人。我与世俗生活紧密相连。我追求自己所爱的东西，我仅仅只是一个这样的人。我和所有的男人没有什么两样，事实就是如此。如果我爱上了一个女子，那么我对她不仅仅是仰慕……我，我对她会有所需求……还有……关于这一点，我不想和别人一样隐瞒你、欺骗你，不想让你轻视我。在我眼里，你太可爱了，所以……”

艾利卡脸色如纸一般苍白。他话里的意思她现在听明白了。以前，竟然没有想到这些，她觉得很奇怪。她又一次静下心来。事情该怎样发生就怎样发生了。

本来，她想不说话，但她控制不住自己。他在讲话时，用了亲切的“你”来称呼，这声称呼情真意切，她屈服了。于是她也觉得自己是怎样地深爱他。她突然间头脑清醒了，就好像一下子重新记起了一个忘却的单词。现在，她觉得如果没有他，她将会非常不幸，有很多看不见的力量把他们连在一起。她觉得一切都像在梦中……

他仍在说话。他的声音温柔悦耳，仿佛在耳边柔情地爱抚。他伸手握住她柔软细嫩的手指，她感到了。

“你爱不爱我，是不是像我爱你一样来爱我，我都不知道。有一种爱情，它是最圣洁的，它撇弃一切细碎小事，毫无保留地奉献一切，只求奉献，不求索取，不拒绝任何要求。我只相信那种为

了爱而做出牺牲的爱情……可是现在，一切都已走到尽头。可是这并未丝毫减少我对你的爱……”

艾利卡既心醉神迷，又害怕胆怯。一种夹杂着甜蜜的恐惧占据了她的心。她惟一知道的，她应该离开他但又不能没有他。于是她把一切看得虚无缥缈，超尘脱俗。市区和它的喧嚣，还有所有能让人回忆起现实的东西都遥不可及。她觉得自己站在阳光明媚的高山之巅，心中满怀甘于付出自由和乐于奉献一切的爱情，她觉得自己有使别人幸福的权利而快乐无比，她远离了一切卑琐的东西。她心里充溢着感情，那如潮水般欢呼汹涌的情感狂涛，那以前尚未发觉的感情，除此以外，她什么也不想，不再去斤斤计较，细细揣度。她屈从了感情的力量。于是，她天真坦率地轻言细语：“我除了你，在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亲密的人。所以，我乐意使你过得快乐幸福。”

她不再羞答答地跟他说话了。她心里清楚，只要她说一句话，他就可以倍感幸福。因此她看着他的眼睛，他的眼睛亮闪闪的，目光中充满了感激。

他弯下腰虔敬地吻着她的嘴唇。

“我一向都是相信你的。”

接着，他们沿着林荫路下去，向市区方向走着回家。

他们迈着缓慢的脚步走回到昏暗的市区，经过白天的喧闹，城市似乎已疲倦了。艾利卡一度处在幸福甜蜜的梦境中，她站在被太阳照耀着的白雪覆盖的高山之巅上，而现在她又回到了现实，现实是冷酷无情、艰难险峻的，这时，她已觉得非常疲倦。她的眼神中透着惊恐和隔膜的光，她走进了雾气笼罩的市郊小巷。这里随处都是烟雾和喧嚣，令人厌烦。突然间，她伤感地觉得很空虚。这里的房子被烟火熏得黑漆漆的，此时仿佛都向她压下来。房子象征着日常的生活。它肆无忌惮，充满威胁，硬是挤进她的生活中来，想要破坏她的生活。

那时他出其不意地对她倾诉衷情，她惊慌失措。那几分钟时

间是多么宝贵可爱，她曾经对他许下了诺言，而她几乎把这些都给忘记了，着实让她惊讶不已。这里的环境，令人透不过气来，到处都是霉烂难闻的气味，那些曾使她沉醉迷恋过的东西，现在却觉得如此陌生。她小心谨慎地打量着他的侧面。他眉头使劲地拧着，但他的嘴角表明他现在信心十足，镇定自若。他脸上的表情显出男子汉气概，既百折不挠又沾沾自喜。以往他脸上的表情很忧伤，使他看上去有一种和谐美，而现在他的表情找不出半点温柔的忧郁。他的面部表情显得坚定不移又欣喜不已，可能这是隐藏的情欲的外化。艾利卡缓缓转过脸去，在这时，她觉得他太遥远太陌生了，她第一次深深地感觉到了这一点。

巨大无边的恐惧一下子控制了她。她心里仿佛发出成百上千种惊吓、警告、喧闹、声嘶力竭的呐喊。现在会出什么事吗？她不敢想，脑子里昏沉沉的。她那一分钟的诺言是软弱的表现，她心中的许多声音现在全都对此表示反对。强烈的羞愧灼得她生疼，就好像伤口作痛一样。她打心坎里意识到，她向来就没有一点性欲，她根本不想要个丈夫。暴力和强迫令她厌恶。在这时，她只觉得眼前黑乎乎一片，看起来低级下流、卑劣丑恶，她觉得非常恶心。一对对情侣手挽着手，在浓雾中若隐若现，他们从她身边走过，偶尔会向她投来不经意的一瞥，这些全都让她厌恶。她的太阳穴痛得厉害，因为她内心感到一阵狂怒。

爱情令她失望，让她颤抖，给她带来了深深的痛苦，她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像是以此对她进行惩罚。反复出现的事情一定让人难以忘怀。姑娘的万丈柔情和虔诚敬畏在男人的性欲面前化为乌有。幸福好像火焰耀眼的绚丽彩霞，高挂在黑暗上面，而现在幸福消失了。黑漆漆的夜晚降临了，四周寂静无声，显得昏沉凝重、带有某种威胁性，他们也不说话，显得冷酷无情……

她几乎不愿再走下去了。她发现他正向他住的地方走去。意识到这一点她倍感压抑。她想对他说清楚：她所想的爱情和他要的爱情完全不一样，简直是不相干的两码事；她对他作出了承

诺，可在当时的情况下，她是因为神经承受不住才这样做的；此外，刚才她同意和他恋爱，而现在她正竭力反对。这些话都没有说出口，但这些话是她内心的痛苦感受，她因为紧张而备受煎熬，因话未出口，所以她并未从中解脱出来。她心里是恍惚迷离、惴惴不安的回忆，像是被黑影般的翅膀覆盖着。有一个故事多次出现在她脑际，那是一个既罕见又常见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曾经和她一起上过学的姑娘。那个姑娘虽然已委身于一个男人，但她又和另一个男人相好，她这样做纯粹是出于愤恨，为了报复，后来他又与另一个男人关系暧昧。连她自己也弄不明白她这样做到底是为什么。恋爱就像一场风暴，把她的生活扰得昏天黑地。只要一想她，艾利卡不免一阵胆寒。她内心产生了一种强大的反抗力量，一个天真纯洁的姑娘在遇到陌生的事情时会产生恐惧感，并由此产生羞怯感，但她的反抗并非是羞怯。她是一个柔情似水、生性软弱的姑娘，这是她一个可爱的人性弱点；她既对喧闹的生活心存恐惧，又对残忍丑恶的生活不寒而栗。

他们俩肩并肩走着，谁也不说话，俩人的沉默显得有点冷冰冰的味道。本来，艾利卡想抽出自己的胳膊，但她的四肢全都不听使唤，像僵住了似的。她机械单调地迈着均匀的脚步向前走着。她的脑子里仿佛有无数精致锐利的倒钩和灼热的箭在猛烈的射过来射过去，把她的思想搅得乱七八糟。她无比恐惧却又无能为力，她只能顺从因而非常绝望，这使她的思想蒙上了越来越厚的阴影。她嘴里不停地祈祷，希望这一切马上烟消云散，变成虚无，不让人感觉丝毫痛苦，希望她丧失感觉，不用她自己多想，事情出人意料直截了当地结束，就像是做了一场噩梦，猛然间清醒过来……

他突然停下脚步，这使她提高了警惕并惊恐不安。现在，他们已经走到了他住的房子前面。她的心脏有一分钟完全停止了跳动，但随后因为恐惧而狂跳不止。

他对她说了几句柔情似水的甜言蜜语。一转眼，她几乎又爱

上他了。他的话情真意切、体贴温柔。他紧紧抓住她的胳膊,紧紧靠着她可爱柔软的身体,这时她无力反抗,隐隐地觉得恐惧。这次的恐惧感最让她害怕、昏乱。她仿佛觉得心中压抑已久的声音正对他大声哀求,请求他把她放开。但是她什么也没有说出来。她挽着他的胳膊,无意识地跟着他走进了那扇阴森恐怖的大门。她心中的痛苦是如此沉重,以致她几乎痛得麻木了,她决定听天由命。

走过一个光线暗淡的螺旋形楼梯,一股凉飕飕的地窖霉臭扑鼻而来。黄色的煤气灯在凉风中摇摆不定。每一级台阶她都清楚地感觉到了。台阶像即将酣睡的幻想一样滑过她的身边:既短暂又清晰;既瞬间即逝又难以忘怀。

现在,他们正在走廊上站着。她知道,他们正站在他房间的门前……

他松开手放开她的胳膊,走到前面去。

“艾利卡,我先进去点上灯,你稍等一下。”

他走进房里去点灯了,他的声音从房子里传出来一直送到她耳边。这很短的时间让她重新获得了勇气,她完全清醒了。她猛然感到恐惧,她对那种没有抽搐的痴呆感到害怕。她犹如闪电一般逃离了那个地方,急匆匆地从楼梯上向下跑。她几乎失去了理智,连台阶都没顾得上仔细看,只知道快速向前跑。她依稀听到他的声音从楼上传下来。但她一点也不愿多想。她只顾一刻不停地往回跑。她清醒过来了,感到无比恐惧,她担心他会追上来,她也担心自己也许会再跑回到他那里。她一口气跑过来了几条街,这才发现这个地方从未来过,于是她站住了,长吁一口气。然后,她迈着缓慢的脚步往自己家的方向走去。

现在有许多时间无聊空虚,但背后隐藏着决定人命运的力量。这些时间就好像天空的乌云,它们与世无争,它们成团涌来为的只是再一次离开。可是这些时间固执而倔强,它们停留下来了,像一道四处散去的黑烟,越散越远,越散越开,最后飘在生活

上不动了，成了一块有气无力、忧愁感伤、沉甸甸的阴影，嫉妒地追踪着短暂的时间，并一再对其施威。

她的房间昏暗但是舒服，艾利卡躺在沙发上，头埋在靠垫里哭泣。她欲哭无泪，但又觉得泪如泉涌，只能哀怨地往肚里流。她哭泣着，有时候全身突然打冷战。她意识到：那几分钟充满了痛苦，它虽然短暂，但却成了她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她第一次觉得无比失望，她的内心深处在倾诉衷肠，而悲伤在心中滋长。她的心在颤抖，但她胜利了，因为在最后的关键时刻，她成功地逃跑了。但是，这实在不应该成为快乐和喜悦的理由，她的胜利如同她的痛苦一样无声无息。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心底深处隐藏着痛苦和深沉的忧伤，只要发生重大的事件和使人震撼的事情，他们心底的琴弦就会被拨动起来。琴声忧郁、响亮、急迫，压过一切声音，压倒一切情绪。艾利卡·埃瓦尔德就是个这样的人。她像一个因贪玩而迷路的孩子，为自己年少美好的爱情伤心哀怨。她的内心无比羞愧，在心里火辣辣地燃烧。因为她一声招呼也没打就惶恐地逃走了，而没有冷静地理智地把心里话和盘托出，她应该严肃而高傲地向他讲明，而他也势必会听从她的意见。如今，回忆起他们的爱情，她又痛苦又甜蜜又恐慌。往日一切都重在眼前混杂纷乱地闪现。但忧伤笼罩着回忆，她感觉不到往日的欢快。

外边的门吱地开了，她心跳不已，惊慌失措。哪怕一丁点响动都会让她毛骨悚然。这声响动在她心里激起了波澜，她不敢细加思考，她还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但她力图去解释。

她姐姐走了进来。

艾利卡困惑不解，非常惊讶，她姐姐肯定会来这儿，这种事她竟然没有想到。她有一种奇怪的感受，觉得和她一起生活的人既遥远又陌生。

姐姐开始问她下午都做了些什么。艾利卡拙劣地回答提问。她对自己说的话捉摸不准，这时她忽然变得态度强硬、蛮不讲理，她说别人不应该老是拿这种问题来烦她，她也不愿操别人的

闲心；再说她现在头痛，急需休息。

姐姐二话没说就走了出去。姐姐是个听天由命、沉静的人，她很同情她。姐姐没有什么经历，她也不想去经历什么。在生活中，姐姐一无所有，连她这样高雅、丰富的痛苦也从未经受过。

这件事帮她找回了自己的思想。它们刚走近又消失在远方。这些都是在湍急污浊的洪流中急行的大船，带着黑色的翅膀，显得沉甸甸的，但是听不见哗哗的水声，看不到绚丽夺目的色彩，也没有深远的影响，一种人们既看不见又不知道的强大力量推动、驾驭着这艘大船。艾利卡的内心染上了忧郁的思想情绪，几个小时以来，她神思恍惚，后来，因为她意志不够坚强，她的忧郁因疲倦而消失了。

接下来几天，艾利卡心焦如焚，又暗中企盼。她暗暗地等着他亲手写来的信。她希望他的来信能表达他的愤怒和对她冷酷无情的指责。因为她想与过去一刀两断。这样以后她就不会再偷偷摸摸地往他那儿去。要不然，他也可以给她写一封温情脉脉的信来表示对她的原谅。她会被这些话所打动，并且能使她重回暂别的幸福。

可是信一直没有来。她看不出什么来信的预兆，这使她倍受煎熬。艾利卡还沉迷在自己的感受和激动中。她想确定自己是否依然爱着他，还是已经不再爱他了，换句话说，她是否处在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最后的过渡状态，只不过她自己没有预感到这个阶段的到来。现在她心乱如麻、焦虑难安、精神高度紧张，没法松弛，她的心情糟到了极点。现在的几个小时比过去更加难熬，她心烦气躁，头痛欲裂，一切虚情假意的事，一切不和谐的事现在更加显而易见了。任何响声都使她烦闷。外面人声喧哗，人们来去匆匆，这些都令她忍无可忍。她的思想变得冷酷、尖锐而深刻，不再像以前那样温柔、朦胧、令人快乐。她觉得一切东西后面都隐藏着对她的敌意，它们固执地想伤害她。她还有这样一种感觉，她生活在其间的这个世界就是一座阴暗庞大的监牢。里面

藏着成百上千的刑具，监狱的毛玻璃挡住了射进来的光线。

这些日子漫长得难以忍受，好像永远没有尽头。艾利卡在窗口边坐着，等待着夜晚来临。只有到了晚上，她才能稍稍缓和一下自己的情绪，让心灵得到一点平静。当太阳缓缓落山，夕阳的余光普照大地，最后天色越来越暗淡、越来越疲乏的时候，她就会获得心灵的平静和稳定。另外，她觉得她要改变自己的全部思想感受，她对自己的想法感到陌生，新的事物、新的感受一齐在她生活的门前争吵着要进来。但是她对它们置之不理，因为她知道自己心里日渐滋生的感情波澜只不过是她即将死亡的爱情最后的挣扎。

两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艾利卡没有得到他只言片语。一切都已成为过去，所有发生过的一切都埋葬在遗忘里了。但是她仍不断感到伤心，情绪很不稳定。她现在已不再感到厌恶和愤怒，她脸上又显出高雅而有教养的表情。痛苦的感觉变成了和缓忧伤的歌，变成了抑郁深沉的小调，化作了忧郁的和弦。无数个夜晚，她漫无目的地弹着琴，把忧伤的感受融进了自己的音乐创作。她奏出的声音越来越轻，就像她自己想渐渐在过去痛苦的爱情故事中消失一样。

现在她重新捧起了书本。每一本好书都让她有一种亲切感。因为她已经不再忧愁伤感，就像忧郁的花儿向外面散发出令人沉醉的浓香一样。现在她又捧起这本书，说的是玛丽、格鲁贝，她本怀有圣洁真挚的爱情，但被冷酷的生活击得粉碎，此外她还看包法利夫人，她想要追求幸福，但却丧失了最纯真的爱情。她还读玛丽亚·巴什克采夫[1]大部头的、感人的日记。这个玛丽亚，虽然有个富有而且狂热爱慕她的艺术家追求她，但她没有值得一提的爱情经历。艾利卡内心深受煎熬，她只有沉浸到别人的痛

① 玛丽亚·巴什克采夫（1860—1884）：俄国的一个女流亡者，她用法文写了一本日记，以此著称于世。

苦中去才能暂时忘记自己的痛苦。有时她会突然惊恐万分，这时，她既恐惧又高傲。因为她生活中应验了她读到的一些字句，她从这些字句中领悟到了它们的真正含义：命运何其艰难。她现在觉得，她的爱情故事并不表明生活是不公平的，对人怀有敌意的，而只表明活着就是要受苦，因为她这种性格的人不会嘻嘻哈哈，会对某些事情斤斤计较——如果她不是这种性格，她就能很快忘记不快乐的一切，从而不会陷入痛苦的深渊。她觉得非常孤单寂寞。没有人接近她。她有一种深沉的、含而不露的美，而她竟然向一个陌生人屈服了，这种奇耻大辱使她和所有的女友都疏远了。虔信的人在上帝面前会把最隐密的事情和盘托出，可她没有这种信仰。她的痛苦一会儿消失一会儿出现。她不断地向自己倾诉并且分析自己，以至她最后疲惫不已，昏昏沉沉，懒懒散散，完全失去了希望。她不想再与命运以及命运隐藏的威力搏斗，因而陷入了懒散状态。

透过窗口，她向下看着一条条大街小巷，一些怪异的思想不知不觉涌出脑海。她看到的都是白天里常见的景象：来来往往、摩肩接踵的人群、一对对幸福地走着的情侣、脚步匆匆的年轻人、疾如箭矢般的自行车、轰隆隆震天响的汽车。她仿佛来自远方、来自与此不同的另一个世界，看到的这些景象对她来说如此陌生。假如一切目的都是微不足道的话，那么她就弄不明白了，人们这样行色匆匆、拥挤急行到底为了什么。虽然还有东西比伟大的宁静更丰富多彩、更使人幸福，但是宁静自有它的威力，有了它，任何激情和渴望都能导致睡眠。宁静的确像一个源头活水，有神奇的功效，在它神奇温顺的激流中，像人们所厌恶的轮班制那样，轮流出现各种各样卑贱丑恶、病态肮脏的东西。既然如此，一切的征服和争斗，到底有什么意义？那么那种迫切、永不疲乏、只许前进不准后退的渴望又是为的什么呢？

有时候，艾利卡这样对生活进行分析思考和嘲讽。然而她不知道，信仰伟大的宁静也仅仅只是一种渴望而已，它是一种最真

诚的最长久的追求，但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达到。她觉得她在与自己爱情斗争的过程中最终成了胜利者。因此，一想到她的爱情，她就像在回忆一个已经死去的人一样。在回忆中，事物往往变得更加温情，回忆的人也会变得更加宽容。已被忘却的往事一幕幕浮现在脑海里。于是在似梦似真之间有无数如丝如缕的联系，直到分不清是梦是真。因为她的爱情故事在她梦中出现，就好似先前读过的一部非常优美动人的长篇小说闯入梦境一样。小说中遥远虚幻的人物渐次出场，讲的那些话都是她已经知道了的。就像被划过的闪电突然照亮，所有的房间都看得一清二楚。一切恍如昨日。每个夜晚，艾利卡在自己的思想里自我沉醉，在这种状态下不断创作，结局改了又改。尽管如此，她仍没有找到理想的结局。她希望一个既不失尊严又彼此谅解的温情脉脉的结局，两个人既做好充分的准备中止关系，但又非常理智冷静，互相了解，友好地握手言和。她的梦想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她渐渐有一种真诚的信念：他也在痛苦中把她回忆，并由此感到快乐，他也正在等待着她。仿佛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一样，她的信念越来越执着：一切最终都会好起来。她的爱情有着与众不同美妙动人的旋律，一定会有一个和它相配的和解和弦来结尾。

很多日子过去了，她的苦痛已经结了疤，这时当她回想自己的爱情的时候，她有勇气微笑了。她还没有感觉到，至痛就如山涧一条阴暗的小溪流，它有时在地下暗暗地流，表面上安静沉默，实际上穿穴越岩进洞，有时候它碰上叩打不开的大门，因为自己的无能而怒气冲冲地久久敲击大门，弄得砰砰作响。可是有时候它奔腾咆啸，穿越绝壁，但一切都是徒劳，最后它从千红百艳的山谷中坠落下去，自取灭亡，震得山谷发出快乐的摇晃，从而使山谷怀有不可置疑的信心……

注定发生的终将要发生，但与艾利卡所幻想的完全不一样。爱情又一次叩响她生活的大门，但此时的她已不再一如往昔了。以前她举止娴雅优美、温情脉脉、心地善良，而现在，她像是春天

的风暴，她变成了一个欲望强烈的女人——嘴唇焦渴，深色的头发上插着一朵深红的玫瑰花，这代表最热烈的爱情。因为虽然男人和女人一样都有欲望，但两者是不一样的。从男人刚一成熟之日起，他们身上的欲望就是很强烈的。然而姑娘们不一样，她们的欲望一开始就是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包装，会以不同的形象出现。情欲渐渐变成快乐的梦想和幻想，变成一种虚荣和美的享受，但是那一天迟早会到来，那时她会撕开所有的假面具，把一切伪装全都揭掉。

某一天，艾利卡突然间明白了一切。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无论是偶然的还是公开的，可是她在这方面的知识日渐增多。使她知识突然增加的也许是一场梦，令人目不暇接、充满了诱惑；也许是一本书，它隐藏着骗人的力量；也许是远处传来的一首旋律，她猛然领悟它的真义；也许是别人的青春幸福。不过她始终没有弄清楚是什么原因。只是她猛然觉得她又想念他了。可是她并非想念他说的那些话，也不是他们在一起时沉默不语的时刻，她想念的是他的胳膊，它是多么刚强有力，她怀念的是他的嘴唇，当时它渴望狂热地吻她，根本不理睬她无声的哀求。这种意识如此清晰，她像少女一样感到害羞，想要抵抗这种意识，但是丝毫不起作用。她竭力让自己去回忆从前那些没有让人忧愁焦虑的欲望的时光。她想自己欺骗自己，说她的爱情不仅已死，而且已被埋葬。她又回忆着从他房里逃跑的那个夜晚，当时她对他非常厌恶。接下来的几个夜晚，她觉得自己的血液受着强烈欲望的煎熬在沸腾、在燃烧。于是她用冰凉的枕头堵住嘴唇，她不愿自己在寂寞冷酷的夜晚发出呻吟，也不愿把他的名字叫出声来。如今，她连继续欺骗自己的勇气都没有了，意识到这一点，她吓得浑身颤抖。

她现在总算明白过来了，近几天来，她模模糊糊地觉得有点兴奋，这表示她的爱情正在慢慢地破土而出，长出嫩芽，而她的爱情曾搅得她心乱如麻、受尽煎熬，这种兴奋并不意味着她美妙

灿烂的爱情已经夭亡。这种爱情稀松平常、朴实无华，但只要想起它，她就会非常羞涩。命运是暗淡的，犹如一个心怀不善的坏孩子，新的痛苦又不断地从她新生的爱情中滋长出来。这种欲望像是晚秋霜冷空旷的田野上抛撒的一粒种子，贞洁的威力与她未曾受过急迫危机之苦的旺盛精力融为一体。她产生了一种狂风暴雨般的力量，她获得了胜利。她既不反对也不抗拒这种力量，因为它不受任何约束，也使她免除了后顾之忧。

这次欲望来得很突然，艾利卡没想到她的反抗是如此软弱无力。她心里有一种要求，希望能再次见到他，现在这个要求胜利了。她想即使从很远很远的、无人注意的地方看看他也好啊，哪怕他丝毫也没想念她、期待她。她又拿出他的照片。这张照片上蒙了一层灰，它原是放在一个隐蔽的柜子里。一看到他的照片，崇拜尊敬之情油然而生。她激情澎湃，吻着照片上他的嘴，然后把照片放在自己前面，对着它说着想对他说的甜蜜动人的话：当时她受了惊吓，做出了很幼稚的举动，希望能得到他的谅解。然后她又急切地向他倾诉，自己是多么渴望见到他，是怀着无边的深情在爱着他，爱得那么深沉，远非他所能理解。这些非常激动的话语却不能让她从中得到满足，除非她再次亲眼见到他。她来到以前他经常走过的街道拐弯处，一连守候了几天，但是一无所获。因此她又变得越来越没有耐心了。有时候她会惊魂不定、模模糊糊地产生这样的想法：她应该到他住的地方去，亲自为自己当时所做的一切表示歉意。恰好这时，报上登载了一个消息，说最近他将举行一次音乐会，届时将登台表演。这条新闻使艾利卡感到幸福沉醉，因为她现在有了最佳机会，他看不见她，而她却能清楚地看见她。她迫切地盼望那个晚上快点来到，因而她觉得眼下的时间过得特别慢。

千百盏灯把宏伟壮观的音乐大厅照得如同白昼。在最先进入大厅的人流中，艾利卡是其中一员。从天一亮，她就在急不可耐地期盼着，觉得几分钟简直犹如几个小时一样漫长。那时她就

下定了决心，豁出去了，这种想法把她的睡意赶得无影无踪。自从她下定了决心，每一分每一秒她都像在梦中，她思念着、等待着、平静地渴望着，但她又一再被工作的要求从恍惚迷离中惊醒。夜终于来了。她拿出自己最漂亮的衣服小心翼翼、非常庄重地穿在身上，这种神态只有女性等待情人欣赏时才会有。她提前一个小时去了音乐厅。可能她是想先散散步，放松一下她过于兴奋的神经。但她一走到大街上，一种朦胧的力量像磁铁般吸引她，使她走向那个方向。一开始，她的脚步不慌不忙，镇定自若，现在她加快脚步，步子迈得有些慌乱。突然间，她已经站在音乐厅宽敞的台阶前面，她不禁大吃一惊。她心里躁动不安，为此她深感羞愧。她有意识地在台阶前走来走去。第一批车子哐当哐当地缓缓来到了，这时她不再控制自己，脸上带着深思熟虑妥当了的表情走进被照得亮堂堂的音乐大厅。

里边一片静默，这种静默弥漫整个大厅，使人觉得空无一物，简直置身于恐怖的梦境中，幸好，静默并未持续多久。前来的观众拥挤不堪。艾利卡只觉得一大群人一窝蜂地涌进来，却连一张面孔也看不真切，只觉得一张张浓妆艳抹的脸在眼前撞来碰去，模糊混乱地一晃而过。她眼前的面孔像戴上了假面具，走马灯一样变幻不定。她心里是急切的等待和焦虑，她眼里只有一个名字、一个字眼、一个心愿。

嗡嗡的说话声突然传了出来，有人在来回走动。在沉静之前总会有这种骚乱，各种各样的声音在响：细微的拿观剧镜的声音、拿长柄单片眼镜发出的丁零当啷的声音、人的喧哗、物体移动发出声音、被暴风雨一样的喝彩声所淹没的杂乱的声音。现在，他走进来了，她看到了。然而她却闭上了双眼。因为她知道，在这样一个令人骄傲自豪的时候，她不够坚强，她做不到不发一言地只静静观望他。她简直想大声欢呼，站起来高叫他的名字，招手向他示意。但这样做无疑是愚蠢的、轻浮的甚至是可笑的。她觉得自己的心都跳到嗓子眼儿了。她眯缝着眼睛打量着一切，

静静地等待着，她要看他登上舞台的样子，他鞠躬的样子，现在——应该是现在——他应该把琴弓握在手中了。她耐心地等待着，他的小提琴奏出悦耳的声音，歌声越来越高，像一只田野中欢叫的云雀，先缓慢地飞旋、继而直冲蓝天。

然后她抬起头来，像在刺眼的强烈光线下看东西一样小心地、偷偷地看着他。一见他，她就被阴暗寂静的大海拥着，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反光的眼镜，找人的眼睛像浪尖在轻轻颤动，使大海到处亮光闪闪。他的演奏使她感受到了以前感到的所有奇妙的力量。音调越来越高、越来越强，她的心地越来越充实饱满。她的心一会儿痛哭流涕，一会儿欢呼雀跃。欢呼声像激流，像波涛，充满了柔情。从无数如阳光般跳跃不定的光线里，欢呼声直达她心中。如同喷水池欢快的水柱升起，她感到欢乐的浪花儿直向她的喉部涌去。她又一次被音乐的力量引诱和欺骗。于是她像是一个双目失明的人，非常愿意想有一只可爱的哪怕陌生的手让她依靠。欢呼声响彻整个大厅。大厅里黑压压一片坐满了人，他们一个个都像被施了魔法而沉睡过去了，但是猛然间，人海中波涛汹涌，怒吼咆哮。喝彩声从四面八方传出来，如雷鸣般轰响。此情此景使她非常骄傲自豪。回忆起他曾经追求过她，这个念头让她的灵魂欢叫起来。最初那几分钟，她无比痛苦甚至厌恶他，但现在她心中充满了自豪，他的艺术事业大获全胜，在这样的时刻，喜悦自豪驱赶了所有的痛苦和厌倦。

她的内心一直以来躁动不安，这个夜晚对她来说，是一个盛大的、有着重要意义的节日。他还会不会想起她呢？这是目前惟一令她担忧的问题。在这个时候，她简直说得上卑贱，一心只想委身于他。现在她心中只有他，忘记了自己，她看着他，看他在演奏提琴时迷人的热情和渴望，至于奏出的旋律和音调她根本不在意。

鼓掌长时间不息，犹如暴风雨一般，为了答谢观众，他决定加奏一曲。这个奇妙的答复让她快乐无比。他拉起了几个质朴

的节拍，旋律很缓慢，刚听了几个节拍，艾利卡脸如白纸。她听得着了迷。她十分惊讶简直觉得恐惧，她听出了这首歌，他们第一个晚上约会时，为了逗她开心，黄昏的时候，他断断续续拉着的就是这首曲调。于是她想像着在向他致意。她觉得他这首歌是专为演奏给她听的。在她看来，他在观众大厅里避过众人的耳目，以这首歌曲向她提了个问题。她仿佛看到这首歌曲像个精灵一样在大厅飞来飞去，专为在人海之中找寻她。她立刻坚信事实就是如此，于是她又进入了恍惚快乐的梦境。他想她，时时刻刻都牵挂着她，她是这样认为的。她只觉得无穷的幸福一齐向她涌来。她又超脱了现实，这是因为她又一次被音乐欺骗了。她仿佛觉得自己飞离地面有一人多高，一直向上升飞。这种情景几乎和他们以前站在沸腾喧扰的市区上面的情况一样，只不过这次她飞得更高了，高得超尘脱俗，忽略了一切细枝末节和踌躇不决，也超越了命运。这次加演总共只有几分钟，她做着幸福甜蜜的梦，在梦中，她没有任何约束，也不顾现实如何。

他的演出结束了，紧接着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欢呼声，艾利卡在梦中超脱俗世地畅游，但欢呼声把她从梦中惊醒了。她匆匆忙忙地往出口处挤去，因为她想出去等他。她想把自己交付给她，对于阻止她这样做的最后一道障碍，现在她有了确定的答案，这使她感到高兴。她认为，他其实仍爱着她，比过去爱得更有激情、更加美妙神圣，更急不可待，更无法控制，这些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今天就不会给这么多人唱起这首歌。这是一首灿烂的赞歌，是他为了祝福她，以他对她的爱情为蓝本而创作的。早在那时，她就被这首歌的威力完全征服了，歌声控制了她的心，但是直到今天，她才决定把自己精心保管的爱情之果呈到他面前，跪到他脚下。有了他，她会更加幸福快乐……

艺术家走下舞台后通常会走的出口处在哪里，她是知道的，因此她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挤到那里。一到这个出口，听众们也不再推搡了。因此她又可以不被人打扰了，她又可以在她快乐自信

的梦境中沉迷陶醉了。如果她能够更早一点知道他并没有忘记她，该多好啊！她一再这么想着，她对未来充满了快乐的希冀，两者合而为一更使她觉得幸福。她高傲地微笑着，想像着他走下阶梯，猛然间看到自己刚才的心愿立刻成了现实，而他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他肯定会惊讶不已。还有，假如……

现在，他的脚步声传过来了，愈走越近，声音越来越响。几乎是不由自主，艾利卡退到一个更加黑暗的地方去了。

他有说有笑地从阶梯上走下来，向一位小姐温情脉脉地鞠躬。她身穿镶着花边的衣服，娇小可爱，这个女歌手正在哼唱某一出小歌剧中的旋律。艾利卡全身发抖。他看到她了，无意识地伸出手想摘帽致意。但是举了一半的手突然有气无力地垂下来。他的嘴角边有嘲讽的微笑，表明他想把自己的愤怒和所受过的伤害掩饰起来。他扭转头，领着那个娇巧玲珑穿着花边衣服的小姐走到他的车子旁边。他扶那个女子上了车，紧跟着自己也上了车。艾利卡孤零零地站在那里，他竟然都没有回头看她一眼，她觉得他背弃了他们的爱情。

这件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潜藏在她心底的深沉可怕麻木了的痛苦又一次被唤醒，她受到了猛烈的打击，连理解和感受的能力都丧失殆尽了。她觉得自己正从一个万仞高峰上往下落，她不能呼吸，丧失了意志，也无力抗拒，一旦自己摔下来，摔到一个未知的只能想像的渊底。她如陀螺一样向下坠落，每过一分钟，她就越来越接近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终点，她知道那时她会摔得粉身碎骨。

艾利卡·埃瓦尔德已经经受了无数的小悲伤，她只求能够有勇气心平气和地正视重大的事情。细小的精神上的苦痛充塞着她的生活空间。她心里因为这些痛苦而滋生出一种怪异的幸福感觉，因为精神上的苦痛给她带来忧愁感伤的梦境，能够让她体验到柔肠寸断的绝望，让她品味甜蜜和悲哀交织在一起的感觉。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诗人往往能创作出最伤感、最真挚的

伟大诗篇。但是她觉得那时她已经感知到了命运无情的利爪，然而，这还仅仅是它伸出的手的阴影，仅此就足以让人感到威胁。生活最难以忍受、最黑暗的暴虐她都可以而且已经承受过来了，她原来是这样认为的，由此她更为自信，而现在像一只儿童玩具掉进一只神经质的手掌里一样，她的自信被现实击得支离破碎。

现在什么也不能束缚她的灵魂。对于她来说，生活就像一阵无情的冰雹，把鲜花和秧苗砸得稀巴烂。只有黑暗横在她面前，宽广无边、荒凉孤寂、难以跨越。黑暗使人变成了瞎子，看不清脚下的路，因恐惧而发出的呼喊的回声也被黑暗无情地吞没了。她惟有沉默，她昏昏沉沉、神思恍惚、气喘不止。这种寂静意味着死亡。因为转眼间，她心中的很多东西已经死去了；快乐爽朗的笑声就像一个争抢着来到人世的婴儿。虽然还没有出生，但却要在她心里占据一席生存之地。对未来充满信心，并且想像着在那些应他们的要求而打开的封闭大门后边有万丈光芒和无穷快乐，这种迫切的愿望是很多年轻人都有的。他们对人世间充满信赖，有纯真的信仰，要献身于整个人类，献身大自然。大自然的奇迹和欢宴只有忠心耿耿的学生们能享受到。最后是一种丰富多彩的爱情，它在痛苦黑暗的水中沐浴过，为了臻于完美之境，不断变换人物。

但是新的胚芽也会从绝望中萌发。她萌发了对周围一切非常强烈的厌恶感和强烈的复仇欲望，虽然她还不知道如何着手复仇。她脸上火辣辣地生疼，一双手颤抖不止，好像为了抗拒什么，她随时都会用双手愤恨地出击。她不再软弱无能也不再胆怯羞涩。有一种力量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狂躁不安，催促逼迫着她马上采取行动。被命运摆布的人如今勇敢地面对命运并准备与之奋力一搏。

心中漫无目的、粗鲁狂野的冲动逼迫着她，但她下不了决心，只在大街小巷里游来荡去。她已远离现实，她不知道何去何从。尽管她的双脚像灌了铅一样沉甸甸的，疲惫不堪，但她仍然

机械地往前走。她用思想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为的是摆脱现在越来越剧烈的痛苦，并试图在不断的快速走动中把它忘得一干二净。可是，她觉得自己流出了点点热泪……

走到一座桥前，她突然停住脚步。桥下的河流缓缓流动。河面上星星和桥灯的倒影闪闪发光，形成很多亮点，像是向上凝视的一双双睁大的眼睛。河水在有桥墩的地方分流了，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轻轻的、不停歇的潺潺水声。

她觉得这种景象中好像有死亡隐藏其中，她突然间身上一阵颤抖。她扭转头，没有看到周围有人，有时会有黑影走过。有时候，欢笑声或是滚动的车轮声从远处传来。但是在附近没有谁会来阻止她。而且这件事太容易了，一下子就能有个了断。她可以抓住栏杆，越过桥面然后往下跳，然后再挣扎几分钟，之后一切归于平静……远离现实，一切归于永恒的平静。那就是已死的让人心灵平静的慰藉……

但是她立即又产生了另一个想法！如果一具尸体从水中打捞出来，那么，就会有许多好奇的人以此开心，还会随之而起许多谣言、议论——这才是最让人痛苦难堪的！如果一个人了解了这种情况还能微笑，那么他一定会觉得自己是个胜利者……不能！绝对不可以这样做。她觉得自己的生命仍在延续，因为她生命中还燃烧着复仇的火焰，她要在绝望中最后一击。生命是美好的，可她这样活着是一个错误。以前，她心地善良，性格温和，对别人信赖，对自己能够克制，而其他人肆无忌惮，狡诈贪婪，犹如同类相食的猛兽。

她转身离开桥面，这时一声大笑，一声让她为之惊恐的大笑从她胸中发出来。因为她意识到自己根本不相信自己说的话。真真实实存在着的，只有钻心的痛苦、狂热的仇恨和不顾一切的复仇欲望。她觉得自己变得连自己都不认识了，她甚至看不出来自己是多么软弱无能、多么卑贱丑恶！

因为冷，她全身发抖，不愿思考任何问题。她向着市区走去，

越走越远……走到哪儿去都行……回家吧……不行，不能回到家里去！回家的念头让她害怕。家中只有无边的黑暗，那么狭窄，让人憋得透不过气来。回忆充溢着家中的每个角落，它们对她指指点点，满怀恶意。她呆在家里，孤孤单单，只有无边的痛苦与她做伴。在她家中，痛苦像一只大鸟，用黑色的翅膀把她紧紧地包围，使她几乎要窒息。

可是，现在到哪里去呢？到哪里去好呢？这个问题让她绞尽了脑汁。除此以外，她一概不知。“往哪里去”这个问题集中了她的全部思想活动。

在她身旁，一个人影在跑动着。

她根本不留意这个阴影。

那个阴影向着她的影子凑过来，和她并排走了一段时间，可是她依然没有感觉到。是个志愿兵在她身边走着。她从一盏路灯旁边走过，他趁机仔仔细细地打量着她。他文雅有礼地对她打招呼，她这时才从自我沉迷中惊醒过来。对于她现在的处境，她得花点时间好好想清楚。所以她对他的招呼不予理睬。

这个青年志愿兵是个笨拙的骑兵。她沉默不语，但他并未因此退却，继续用既亲切又谨慎地声调对她说话。很明显，他也不知道他正对她说话的这个人是何种人物。她当时衣着高雅，没有理睬他的话。他真的一点也不明白了，这样一个衣着高雅的姑娘一个人深更半夜地缓缓漫步，她到底会是个什么样的人。但是他依然毫不在乎地自顾自往下说。

艾利卡一声不吭，本来，她想要拒他于千里之外，但是自从经历了以前一系列的事情之后，她产生了一些离奇古怪的念头。现在，她不想再浑浑噩噩地打发日子，也不再有任何渴望，因为它们常常给她带来无尽的烦恼和痛苦，她确确实实想开始一种新的生活，而且她也的确应该开始过一种大胆热情、狂浪不羁的新生活。她又一次想起了他——她要报复他，要重重地侮辱他。无论是哪个男人，只要他第一个接近她，她就会委身于他。她之

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他非常轻蔑地拒绝了她，所以她要报复，要他承受一次彻底的致命的侮辱。她在心里迅速下定了决心，并且制订了计划。这是一种残酷的自我煎熬，并且会自取其辱，但她之所以做出这种选择就是为了忘记以前受到的现在生疼的侮辱……她走到这里，这时正好机会来了……这个人非常年轻，对这些事根本一无所知。那么第一个到她身边来的男人，应该就是他了……

于是她突然热情和善且急切地对他说：她乐意与他同行。那个小伙子倒难以决定了：他面前的这个女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但是从几个方面，譬如说她身上带着的用来观看音乐会的观剧望远镜，还有她的言谈举止大方高雅，这些马上改变了他对她的看法。但他仍然放不开。实际上他只不过是个大孩子，穿着军装，就像穿着军事伪装衣一样，显得有点怪异。所以到目前为止，他的感情经历都非常单纯，几乎没有什么艳遇。他现在生平第一次真正面对一个难解之谜。因为她有时会一动不动地站上几分钟，一言不发，对一切充耳不闻，当她走路的时候，给人的感觉仿佛她在梦游。之后，她突然对他说话，与他开玩笑，眼中带着挑逗性的转瞬即逝的柔情。可是他甚至也感觉到，她的笑声是故意装出来的。

事实上，在艾利卡的脑子里，有一些极为疯狂的念头在嗡嗡旋转，她竭尽心力，想使自己看起来像个热情轻佻的女人。她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等着她，但她乐意这样做。可是，她又隐隐觉得忐忑不安，这样做无疑是对自己犯罪！尽管她的复仇计划不能用积极的方式去施行，现在她在这里发现另一种复仇的办法，尽管这种复仇的方向错了，把仇恨的矛头对准了自己，但是这种方式的力量是强大的，因此让人欣喜若狂，作为一个女人，她的情感无力抗拒它。事情要怎么来就怎么来吧，就算她以后会后悔……只要能让她忘掉她那次所受的凌辱，不管发生什么事都无所谓……只要能将它忘得一干二净，就算在艺术中哪怕在堕落

中沉湎也无关紧要……只要能让她永远不再去回忆那次伤心的侮辱……

于是，她非常高兴地接受了那个志愿兵的提议，他陪着她走进了一个隔离的房间，她隐隐预感到这样做会带来什么后果，可是她不愿多想……只要不去想那伤心的事情……

首先，小晚餐送过来了，但她没有多少胃口。她一杯又一杯急切贪婪地喝酒，为了能够麻醉自己。可是她并没有做得很成功。有时候她仍头脑清醒地对自己的境遇综合衡量考虑一下。她看着那个坐在她对面的人。他真不愧为理想的人选。最好别让她得到他，因为这个小伙子很不错，脸色红润，身体健康，结实刚健，只是脑子不太灵便，还有点虚荣……今天晚上要发生什么事情，他肯定想不到，他也更不可能想到，他今天将在可怜巴巴的充满煎熬的人生中饰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只要过两天，她就会把这个人忘到脑后。但是她偏要这样……

她反反复复地考虑着，眼睛里的表情恍惚迷离，捉摸不定。她内心的痛苦在脸上表露出来。过后她又渐渐进入了梦境之中……她的手指在轻轻地抖动……一切她都不记得了。缓缓地、缓缓地，一些遥远的掩埋多时的情景又一次浮现在眼前……

突然间，她被一句话或一次触动从梦境中惊醒。这种事情她还不习惯，她需要时间来慢慢适应。她端起酒杯，喝得一滴不剩。然后她喝了一杯又一杯，直喝得她的胳膊无力沉重地垂了下来……

那个志愿兵这时挪了挪座位，紧靠她坐了下来。她知道他在干什么，但是她继续不动声色地引诱他……

酒渐渐在她身上发生了效力。她的目光游移不定，她看东西很不真切，就像是隔了层弥漫着水蒸气的又浓厚又混浊的云雾。在她耳边，响起了温柔的劝解的话语，这声音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过来，模糊难辨，最后消失。她的舌头已经不能清楚灵活地说话。尽管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但是她的思绪仍乱如麻，没个头

绪。她觉得闪电的耀眼的光从眼前划过，耳边呈嗡嗡的响声。她不知道该怎样抗拒这种响声。疲倦紧紧地温柔地将她包围，她感到压抑忧郁：其中有一半是因为喝醉酒而生的没有缘由的嘟嘟哝哝的忧愁，另一半是在心里憋了一个晚上现在仍未倾吐出来的痛楚。她只知道自己的悲哀，对于身外的世界，她没有一点知觉，全然麻木了。

她的态度，这个年轻人并不能全部理解。突然间，对于他和她现在做的事情没有信心了。他觉得她喝醉了。他不愿趁人之危，不想利用她的醉态，于是他想让她活动一下，慢慢清醒过来。但是光是劝说并不能消除她的冷淡麻木，他讨好地亲吻她。他用扇子给她扇风取凉。可是正当他要把她的衣服解开的时候，一件出人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把他慌得手足无措。

正当他想拥她入怀的时候，突然间，她扑倒在他怀里放声痛哭。她哭得那么伤心绝望，简直令人恐怖。这种哭泣并非喝醉酒的人恍恍惚惚的抑郁表现，她的哭泣中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她的所有痛苦是如此深厚而圣洁，犹如一只野兽，在笼子里被关押了许多年，现在突然狂野地冲出了栅栏。她隐隐约约感觉到的痛苦让她止不住颤抖。艾利卡发自肺腑地哭泣着。现在，似乎一切都好起来了。现在她流了很多泪，沉重地压在心头的激动得到了宣泄，她像受了暴风雨的洗礼一样不再有任何负担了。她仍在哭泣。突然，她孤苦无依的柔软温顺的身体传来一阵战栗。然而她泪如泉涌，流泪不止。一切苦涩忧伤都被泪水带走了。悲伤就像结了晶，渐渐停止了，它不可能软化，只会越来越硬。在哭泣的并不仅是她的眼睛。她受到冷酷无情的打击，她的身体娇弱，现在抖个不停，她的心也在不住发抖。

她突然间表现出的强烈痛苦慌得年轻人不知所措，六神无主。他轻柔地抚摸着她深色的发辫，努力要使她恢复平静。他努力地这样做着，这时一种奇怪的、满怀同情的爱慕之情从他心底涌出。这样的哭泣他第一次听到。他虽然对这种悲痛的原因毫

不知情，但他能想到一定是因为某种重要的事情，这使他对这个任人摆布的躺在他胳膊里的女子心存敬畏。她现在四肢无力，连最低限度的抵抗力都没有，如果他现在侵犯她的身体无异于犯罪。然后，他冷静下来，把事情处理得很成功。这是一次不寻常的经历，他产生了一种孩子般的欣喜，从而使他的意志力大大增强了。他问她的地址，等到她说出之后，他帮她叫了辆车，把她送回了家。他友好地安慰了她一番，然后离开了。

当艾利卡终于回到了自己房间时，酒精的效力已经全部消失了。最后发生的事情她依稀还记得。她静下来休息，冷静地回想刚才发生的事情，她既不心怀恐惧也不再感到羞愧。她在泪水中埋葬青春和痛苦：神圣的但却令人窒息的爱情；如火般猛烈的侮辱；还有她几乎要成功了的自我作践。

慢慢地，她脱去了身上的衣服。

一切注定只能这样。似乎有的人生来就不适合谈恋爱。他们老是遇到神圣的畏惧，一如他们所期盼的那样，因为他们不够坚强，无法承受那种让人痛苦的巨大幸福。

艾利卡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她现在知道了，她不会再有爱情了，爱情也不会光顾她了。她最后一次断绝了爱情的念头，但仍气愤难平。

她踌躇了一会儿，隐隐地觉得羞愧，不过她接着对着镜子脱掉了身上最后一层衣服。

她既年轻又漂亮。她通体雪白，闪耀着青春蓬勃旺盛的活力。她的身体曲线平缓，几乎像个孩子一样，只有她的胸脯在一起一伏，这是她内心时升时降的激动情绪的反映，她身体的线条富有流动感，很柔和，她的胸脯微微地有节奏地起伏。她的身体兼具阳刚和阴柔之美，因而更显得光艳照人。她所有的一切都适合接受和馈赠爱情，她也准备这样做，这种交换的过程既能给人以幸福也能让自己获得幸福，她要不断向着神圣的目标努力，并且用心去体验美的造化奇迹。难道她要让自己的一切都浪费掉，

最后一事无成地消失了吗？就像被风吹散的美丽的鲜花那样吗？难道像宽阔无垠的谷场里扎成捆的谷物旁干瘪的谷粒那样吗？

突然，她有了一种决绝的念头，但它是温顺的宽容的。经历过剧痛之后的她有了一种无上的尊严。她清楚地意识到，她宝贵的青春年华已经送给他了，那惟一追求过她也蔑视过她的人。最后这次是一次非常艰苦的折磨，现在她也不再对它怀恨在心了。她忧愁感伤，熄了灯，只一心渴求到温柔的梦乡里寻求柔情万种的幸福。

艾利卡·埃瓦尔德的生活圈子在这几个星期中确定了。这几个星期里包含了所有她体验过的东西。此后的时光从她身边一晃而过，像毫无关系的路人一样匆匆走过。她父亲离开了人世，她姐姐嫁给了一个公务员。她的亲戚朋友各有自己的酸甜苦辣。命运不能再使她感到孤独，生活的暴风骤雨也不能对她有丝毫损害。现在，她清楚地意识到一个深刻的真理：只有深沉的、磨炼人的痛苦才能换来她所渴求的神圣伟大的平静；没有经历过痛苦的人就不会感觉到幸福。她从生活中获得了这点含糊的、平常的、不起眼的知识。她的本性被奉献爱心的愿望激动得剧烈抽搐，她决心向孩子们献出爱心。她教孩子们音乐知识，给他们讲人生和命运，让他们小心命运中潜藏的危险，就像让他们提防一个应该提防的人一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她的时光就这样流走了。

当大地春回，当暖烘烘的令人幸福的夏日降临，一到晚上，她便散发出诚恳真挚的美……

窗户敞开着，旁边摆着一架钢琴，这时她就在钢琴前面坐定。窗外微风习习，夹杂着浓郁的花香，如同初春散发的芬芳。城市的喧扰像大海一样遥远，大海把滚滚奔涌的波涛抛到白色的岸边。房子里金丝雀啾啾欢叫，快乐地跳上跳下。从走廊里望过去，邻居家的男孩子纵情地做游戏。但是只要她一弹琴，外面就会一片寂静。接着，房门会被轻轻推开，男孩们一个接一个探着

头，专心致志地听她弹琴。于是艾利卡用修长白皙的手指弹响忧伤的旋律，这些旋律能透视她的内心，其中也有一些想像的成分，让她想起已逝的记忆。

有一次，她弹着琴，突然想到一个音乐主题，但她怎么也记不起来了。于是她几次三番地弹着，后来终于顿悟：这就是那首民歌，他用这首民歌作为自己创作的情歌的开头，他创作的那首情歌旋律伤感……

她垂下手，追忆着过去的岁月。现在，她早就不再妒嫉和怨恨了。如果当初她不那么冷静，是否会好一些，可是谁又能知道呢……他们会不会言归于好呢？谁又能知道这种事呢？……然而……——她简直对自己的想法感到羞愧——她非常渴望有个他的孩子，长着一头金黄色的鬈发，很漂亮。当她孤独寂寞的时候，她就可以去照顾那个孩子，把他抱在手里轻轻地晃悠……

她微笑着。可是这个想法如此蠢笨！

于是，她用手指摸索着，又一次弹奏起已然忘却了的爱情旋律……